

原件短缺

大 阪 日 報

藝文

半月刊

附

第十七卷
第六十五號

歡迎汪主席訪日特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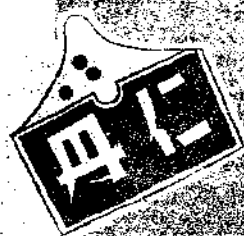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章文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蓬萊確有神山藥

仁丹便是仙靈芝



立癒胸痞頭沉

健胃清腸

爽神順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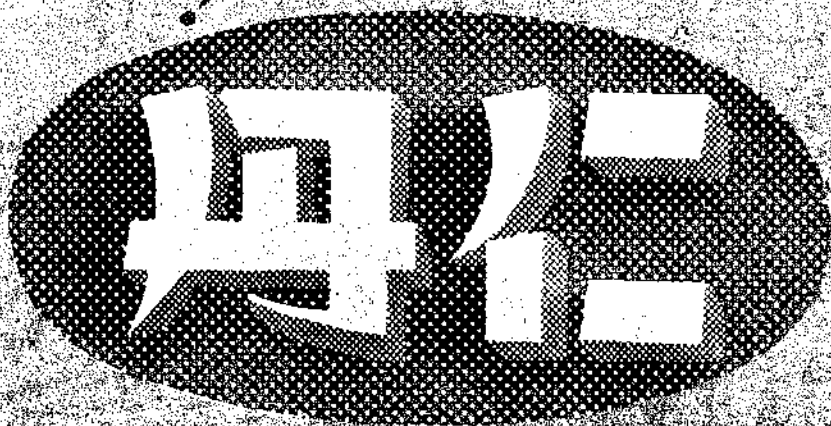
急救防疫

口中消毒

尤其是對於

胸滿頭重

立奏奇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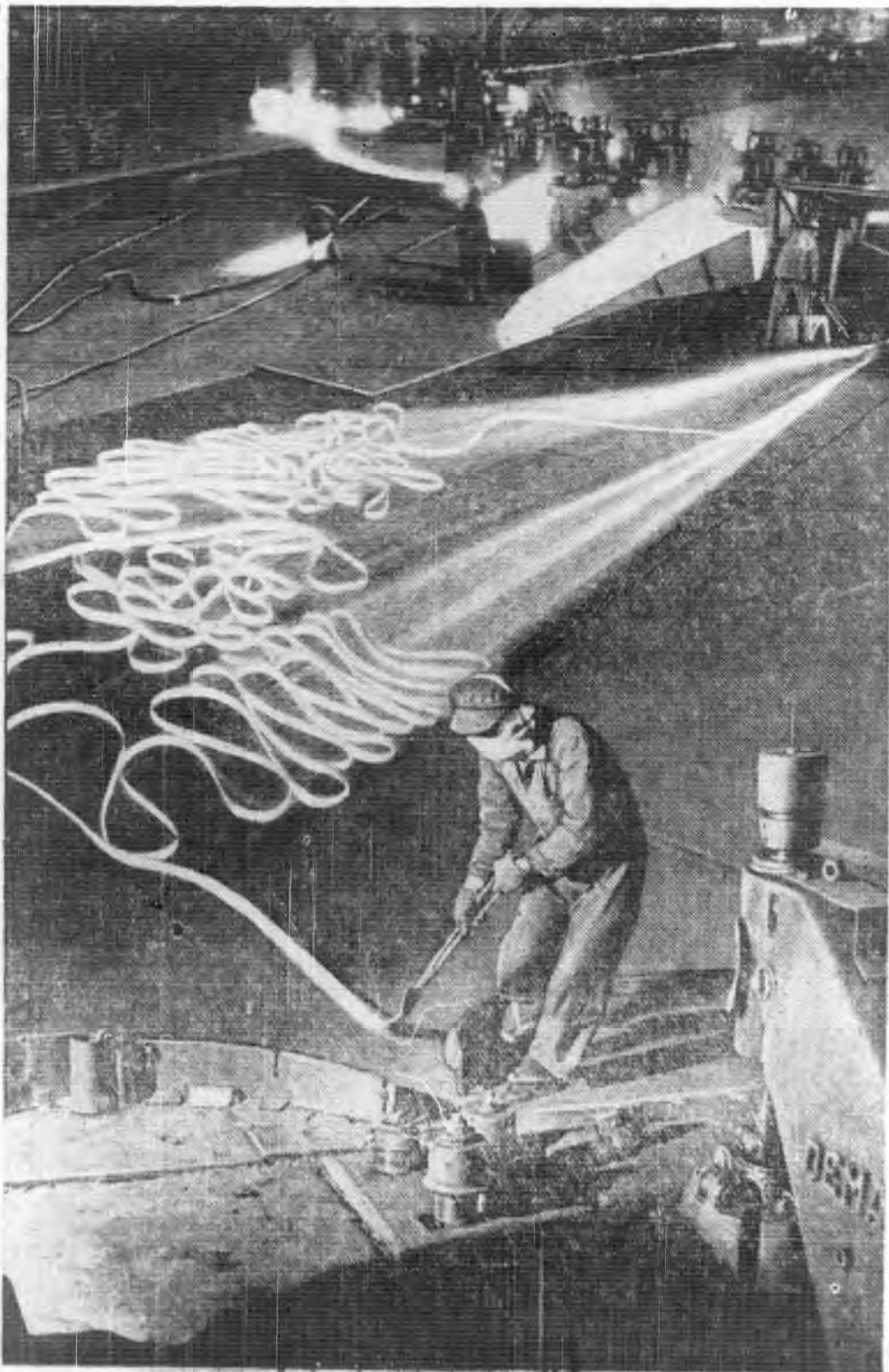
藥神備常 ◆

今日的日本工業

① 帶 鐵

火紅的鋼鐵塊，在轟然的聲響里，就從碾壓機底下，飛出了耀目的火帶。在那熾兒上，用火鉗子巧妙地挾起，上在卷取機上，那瑰麗的帶鐵，就完成了。這是大花那樣地可觀的作業。

帶鐵，由於日本之技術來製造的，那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在今日，不用說可以充作軍需品，其他的包裝用品、管子以及刀片，均已輸出到印度、澳洲各地去了。這在「鋼之日本」的出品里，又增加了一件可以自傲的東西了。(照片係日本製鋼工場作業之情況)





我們的主張

歡迎汪主席訪日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氏如其所願，實現此次日本訪問，既已於六月十七日到達東京。這是以新中國的元首最初之正式訪問。

汪氏訪日的目的，第一是以元首的資格，對國府南京還都以來，日本舉國交授來答禮，與強化中日兩國之親善；第二是以行政院長的資格，與日本當政者作重要的談話，照應目下國際情勢由於中日提議，以資長期戰體制之確立。日本已經以強化汪政權為處理中日事變的軸心，日本舉國以此方式向中日事變處理週進，所以，日本朝野對汪氏的訪日是非常表示歡迎的熱誠。更且日本天皇陛下賜以國賓待遇，十八日於宮城會見，必須認爲這是中日國交上劃期的事情。

比汪氏訪日先歸來一步的本多駐華大使，爲對應世界新情勢，由於更一層促進東亞新秩序起見，關於既已決定的日本國策，汪政權育成強化具體化，與政府當政者協議決定。於此時際，挺身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同志汪氏一行來訪，是極其有深遠的意義吧。既然明瞭汪氏訪日的目的，那麼國民政府存在的意義是比什麼都重要，日華共同打開世界難

局，對新秩序建設的共同目標集中着他們力量。因之日本必須支援而且加重強化國民政府，是自不待言。中日事變處理的現階段，國民政府，所謂和平建國，以中國內部的必然要求達成的前提，與日本布列共同的陣營。

所以，汪主席訪日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即是，如從日華國交上來看，是強化日華軸心，使東亞新秩序進展。對於重慶政權粉碎他等的偽宣傳，更使他等不得乘隙策動，給與他等一種無言的壓力威脅。再如從國際關係來看，是給與與世界新秩序的軸心國家群一種光明。德意軸心國家因此亦可早日承認國民政府，更能提高國民政府的國際的地位，是值得期待的。

於此意義，我們是重視汪主席的訪日，而且，衷心歡迎之至，同時，期待其偉大的成果。

日本外交的基調不變

其調不變

日本松岡外相於日前對新聞記者團，更次闡明了日本對外政策堅持不動的基調。此種顯明論及問題之核心的，是因爲最近在美國的新聞上掲載有「日本對三國同盟冷淡了的隱測記事」。因爲如此的謠言對南洋及其他第三國，

並不是沒有影響，所以自然又勢外相再次闡明。

像松岡外相所說日本的外交是「日德意同盟條約締結以來，即以軸心運用。外交的基調絲毫未動，是以日本外交自體證明着。因此美國由於如此情勢不得不感到不斷的震憾。對大東亞阻止日本的發展，同時防止在歐洲的德意的飛躍，這對於同美國的「崇高」的使命而行動着的羅斯福政權，日德意三國強硬的協力，沒有比這再大的威脅吧。以日本與德意離間爲目標，美國試行許多謀略的事是不難想像的。

最近由於一部份美國新聞流布而成的謠言，亦不必問是從於那方面的指令。然而以這種類似兒戲的謀略，若是能够想到會離間三國同盟的關係，實在是只能說是可驚的認識不足。日德意三國是各據自己的立場與領域，向世界新秩序的建設週進。不能不指摘羅斯福政權，不承認如此事態，就是對於日德意三國任何一國的外交工作，也是完全徒勞無獲。

狂奔於援助英國的羅斯福政權，對日本和蘇聯不得有至大的關心吧。然而，蘇聯也斥却美國引誘的手段，而締結了日蘇中立條約，於歐洲亦毫無躊躇接近軸心國家了。打算掃蕩蘇聯牽制日本的背後的羅斯福政權的謀略終歸於失敗的事，這必須認明美國的國際的勢力的界限。例如像除美國以外沒有援助英國的，所以現在與美國提攜的國家亦就是除英國以外沒有。我們不否認美國資源豐富，但美國的勢力達及的範圍自然有一定的界限，沒有把

羅斯福政權再重複的觀察一次的必要吧。換句話說，就是羅斯福政權是將美國落於國際的孤立的地位。美國試行三國同盟的離間的動機，我們是能够了解，但同時我們置以斷言，那是一定不成功而終了。

日本對三國同盟冷淡，結果，對南進政策也容緩，雖然這樣的謠言是由一部份美國新聞報道，以之攪亂日本民心，到底是不可可能的。所以，就是日本自體沒有拿這種惡質報道當作一個問題的必要。然而，東南亞細亞諸國，雖然絲毫也不能被這種捏造報道所迷惑。然而，在爲防止的意義上，松岡外相再次闡明日本外交的基調，可以說正是機宜的措置。

日本堅持和平的南進，那種擴大強化作最善的努力的是徹明於日荷經濟交涉的經過。又在過去締結了的法。泰和平條約締結之際，日本對泰與法印所示的態度也可以立證。日本堅持不變的決意，以期完成事變處理與和平的南進政策。以育成汪政權與打倒重慶政權，爲事變處理的根本方針。就是第三國如何的策動，這種決然的大方針絕對不得變動。

蒙古政府的機構改革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六月一日，改革了政府機構，行以人事異動。這改革是：(一)即應戰時體制確立國家總力體制機構(二)爲期待蒙、漢，回各民族分別的指導力的徹底，即應各民族的特

藝文「大阪每日」
第七卷第一期
第六十五號
六月一日號 目錄
(封面)汪國府主席
今日的日本工業 1
帶 1
我們的主張 2
歡迎汪主席訪日 2
日本外交的基調不變 2
蒙古政府的機構改革 2
荷印當局之措置 3
魯爾區之措置 3
歡迎汪主席 近衛首相 4
歡迎汪主席的感想 曙大使 5
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長汪主席 本多大使 5
汪主席訪日的意義 本刊記者 6
中日國交與強化國民政府之方針 高木陸郎 8
中日事變與歐洲大戰 大崎彌平 11
汪精衛氏與中國革命 田崎三郎 13
汪主席的家內生活 陳 鳳 15
推廣後的汪主席 陳 鳳 17
王先先生的生印 18
奧村信太郎、高田元三郎 18
下田將美、長岡克雄 18
吉岡文六、桐原貞二 20
村上 剛由中香苗 20
田中花實、三浦俊夫 20
汪主席訪日 本刊記者 25
汪主席訪日第一步 25
我們的大學校 25
北京輔天學 25
天德由里 25
日本文壇指南 25
本社座談會 25
海上作戰的新形勢 25

性確立行政機構(三)由於從來的部分的配合簡素強力的組織來強化行政的滲透力。發表了以這三點為目的。

原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是以蒙古民族復興主義的發展而誕生。即是於事變以前，德王等已經就反抗將政權的壓迫，所謂蒙古民族的復興與蒙疆的特殊地位，即是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存立的基礎。所以今日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始公佈特殊的高度自治制，因之以東亞新秩序的一翼，與中國的概念特異的存在着。然而從來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機構，於此一點是不適當的。所以這次將此改革，同時，由於蒙古復興主義的具體實現的觀點，對於與蒙委員會委員長與政治運用中樞的政務院長的選任，是費了許多的考慮。

然而同政府不僅是蒙人的政府，如以住民分野來看，即可一目了然。更且東亞新秩序運動，是希望以大東亞民族的民族主義為根底，使東亞民族構成的各民族，各得其所，應為共同目的而協和。於是東亞新秩序一翼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與專念蒙古民族復興，同時，當然必須請求構成各民族的協和。

要之，此次機構改革的主眼，由於政治的運用與經濟的建設的進步，而更使其圓滑，達成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本來的使命之點，新設這次改革能速顯實效。

荷印當局的錯覺

自昨年開始的日本·荷印交

涉，在最近由於荷印當局不合理的態度，於日本朝野憤懣裡以致暫時停頓了。日本政府連續的數次協議最高會議的結果，決定了「對芳澤代表日本政府的回調方針」。此即是第一決定芳澤代表等撤回，第二確定了以後與荷印應作的諸般事項。

不向日本政府對於荷印交涉歷次向中外表明，極力以平穩的和平原則進行交涉，反之，對方之荷印却乘機不滿。如果日本施以高壓政策的話，在去年問題當時就能實行吧。而且在最近日蘇中立條約締結的當時乘機南進是容易可能的了。不用說，至到今日，日本如果漠視其傳統的外交原則去作的話，也許早就達到目的。但是日本却不那樣作，對目前現實的不遜的回答，仍然考慮對方的立場而努力使其反省。

然而立在榨取着六千數百萬土人民族的荷印當局，認為日本的和平的，協和的交涉方針，是容易應付，所以才呈示着這樣不遜的態度。這亦是格外的英美依存主義所致。祇是依存英美，才能便荷印當局的榨取政策得以安全繼續着的這種錯覺，就是對於日·荷商支配置荷印的根本方針。然而為確保日本的生存權，為增進大東亞的繁榮，必須得打破荷印這種錯覺和迷夢。

因之，芳澤使節的撤回和交涉停止，並不是這個問題就達到最後階段。以荷印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成要素，將日本與荷印的經濟關係，置於有無相通的立場，使其發展，為日本及其國民的決

意，因此，對荷印當局不當的反應態度不得不強硬吧。率直來說，東印度諸島的資源並不是應為荷蘭的榨取政策所獨佔的，亦不是荷印所依存的英美應當遮斷開關的。

關於對荷印交涉，以日本政府堅固的決意和信念去着手是不會錯誤的。在第一段的交涉不成功而終了の場合，能夠對處以以後的事態的第二段方法當然考慮了，相信一定準備了。為貫徹日本政府公正妥當的要求，對於今後所錄取的政策，日本國民一定全而支持的事，自不待言。要全日本國民希求政府為貫徹正大的要求，以不遲轉的決意對處。

在背後使荷印有第三國存在，亦極為明顯。當對荷印問題的解決，關於第三國的策動，應不忘的嚴重監視。對荷印日本政府今後的方針如何，同時可以豫想到對日本南進政策的進展有至大的影響。我們必須銘記關於荷印問題，現今不僅是荷印的問題了。

毫無意義的赫爾氏的提案

爾氏的提案

美國國務卿赫爾於密與重慶政府新外交部長郭泰祺的書翰上說：「美國政府，如果中國和平恢復，準備提供撤廢中國的治外法權」。

郭泰祺是由前任地倫敦國途中而過訪美國的，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於此時特別將與赫爾氏交換書翰的內容發表之點。如果要回想一下，在羅斯福總統統的爐邊談話裡，關於重慶政權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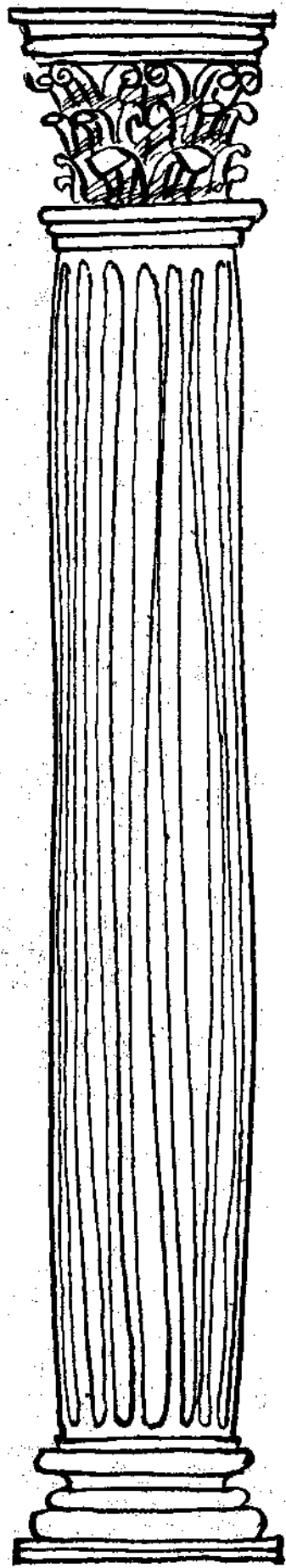
是談及一點應酬的程度而已。總而言之，所說的内容，體諒美國的真意繼續抗日戰是辛苦的了。絕沒有說，美國是如何的賤以國運，來援助重慶政權的話。果然，重慶方面對此次的「爐邊談話」露骨的表明了落於期待以外的感覺。特別的將赫爾氏給郭泰祺的書翰發表了的事，不是含有安慰重慶方面這種不滿的願意嗎？對於赫爾國務卿的書翰，不得認有比這更大的意義。

連戰連敗的重慶政權，於內地保持着發喘一息，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現實事態。而且，對於喪失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者的資格，徘徊於滅落一途的重慶政權，約定在和平恢復後撤廢治外法權的事，談何容易，完全如同紙上繪餅，毫無成就。由於這樣空洞的提案，赫爾氏以為能夠易揚重慶方面的萎靡的士氣嗎？

將中國由英美的半殖民地狀態解放，這是東亞新秩序主要的一個要素。援助不肯建設這個新秩序的重慶政權的美國，又約定像這次的撤廢治外法權，於此可見包藏着極其險惡的矛盾。

美國敵視的南京國民政府，才是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真摯的協力者，日本再次強化國民政府，與之緊密化的提議，始能達到事變解決的決定的方向。赫爾國務卿與郭泰祺都應率直的認識，打倒重慶政權是事變處理不可缺的條件為日本的方針，當如現在所示的進展之時，就是赫爾氏對重慶政權有任何的約定，亦是毫無意義的事。

本刊下期徵文之簡章
今後編輯應注意之事項
本館第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二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三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四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五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六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七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八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一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二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三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四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五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六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七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八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九十九期同人啟事
本館第一百期同人啟事



歡迎汪主席

內閣總理大臣公爵 近衛 文 磨

這次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氏的訪日，使我不禁感慨的，就是在大前年的秋天，聽到脫出重慶後的汪精衛氏響應所謂「近衛三原則」的聲明强有力的和平建國運動第一聲的情景。當時，那運動的前途，不僅還屬於很大的未知數的世界里；並且還要達於像喪失那有力的一員似的，危及到汪氏以次諸和平同志們的生命狀態里。經歷了那些在二年後的今日，汪氏為國民政府主席，遂公式地訪問日本了。

其間，汪氏的和平建國運動，在內，與重慶政權的不斷的迫害相鬭爭，在外，則對敵性第三國的重壓加以反抗——這運動就是那樣地實質地在繼續着奮鬥的。雖然和平運動的努力所得的報酬還難說；但，在去年三月，國民政府斷然地還都了；其次，與帝國之間，締結了日華基本條約，在日華新關係上，打下了不動的礎石；同時，發出了日滿華共同宣言，在東亞新秩序建設上設立了日滿華三國的互助協力的關係；這些都不能不說是向着終極目的的達成上，已踏出了一大巨步。在內政方面，其實績，在和平建國軍之創建，財政經濟政策的確立，以及其他諸多的民衆施策上亦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這些明輝的業績，雖當然亦是由於帝國的緊密的協力與支持所收穫的；但是，在同時亦是由於汪氏與重慶政權違反了民意仍高喊着抗戰建國的口號相反，而以熱烈的意氣果敢地推進了和平建國運動的力量所致成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日華兩國的不幸的戰爭，由於重慶政權的不敏，和世界戰爭下的諸影響，雖還沒有見到有收拾之途徑，但，汪主席及其同志們所推進的和平反共建國的運動，那就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帝國的事變處理的方途，亦不外乎此，那可以說是極其明白的事情。亦就是，帝國已經以新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的正統中央政府，予以正式承認。與新國民政府協力以期事變之完遂的根本國策已屬於不動的國是。在國民政府，亦就只向於所謂全面和平之達成，不焦急，只堅實地進行那自強之方策。

當迎着汪主席的時候，略述感懷，並代作歡迎之辭。

歡迎汪主席的感想

中華民國駐日全權大使 褚 民 誼

自汪主席抱和平建國的遠大之理念，從重慶脫出後，我便參加於和平陣營裡，與之共嘗苦難之劑道。到了今天。而且今日又肩負國民政府的代表便於日本，且此次得以在日本，迎接還都以來初次之正式訪問日本的汪主席者，真是感激涕零之至。



汪主席是日囉了三十六。七年就來過日本，那時雖是來求學，但在求學之外，一面又加入汪總理的同盟會，從事於中國的革命工作，而汪主席革命論的「民權」，非常熱心地發表於民國革命論，鼓吹革命思想，但是當時汪主席認為革命是不應只靠言論，必須實行才能達到革命的大業，於是遂單身赴滬，入北京，不顧一身之生命，發動當時的炸彈事件（計電報投遞新攝政王溥儀）震駭於天下者此實非人所能測也。

其後遂從事於中國革命東洋西走，幾乎無處不可到日本，從此文章連綿不絕，看到此時之汪主席又與抗戰應非雙方之苦的情形，從其痛心，遂至近距離說明救國後，汪主席對一切之危險，從重慶脫出至河內，發出宣言以呼應近距離說明，向天下公表其和平救國之信念。

都，繼之去年十一月復見到簽訂兩國國交調整的基本條約。此次的訪日為國民政府還都以來初次之正式訪問，其意圖正如前日松岡外相所說一般，凡國家的政治家，若能互相見面結識懇談，則一切問題都容易了解，外交談判潤滑的進行，當以當事者同志互相認識者為第一要緊，尤其在現在的中日關係，此種友誼是屬最緊要的，這一點汪主席也深以為然，而決定了此次的訪日。

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汪主席

日本帝國駐華全權大使 本多熊太郎

這是我任職於北京公使館一等書記官時代的明治四十四年（西曆一九一一年）初春某一個早晨的事，突然打來電話，告訴有人在攝政親王的門口裝設炸彈，幸而攝政的車輛未曾受難，平安入宮的消息，繼之在經過數小時後，據報炸彈炸彈的犯人已被逮捕，係革命黨的一青年汪精衛氏，再於翌日又報國內政部大臣汪親王親問此位犯人，因看到此位青年的風采的高雅，救國的熱烈至情深為感動，認為中國既有這種青年存在，則國必不亡，把這樣有為的青年處以死刑實為國

我對於汪主席的勇猛堅決之精神，是非常的佩服。此次來訪日本，對於中日兩國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協力實行的一點，相信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效果。本來汪主席早就抱着訪日的夙志，只因國難繁忙未曾有此機會，於是此次得告實現此夙願，汪主席的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對於歡迎汪主席的一層，也頗費盡心力，打算趁在汪主席還留於東京之期間中，招待日本的朝野名士，開一個歡迎茶話會，雖因時局關係，不能夠開盛大的歡迎宴，但為衷心表示歡迎的誠意，預定開一個極其簡單的歡迎會了。

國民政府的南京還都已有二年三月，中日基本條約的締結已經半載，國民政府的基本，現在已逐次告諸強固起來。但是和平建國的前途尚屬多難，其治績是仍待於此後之努力。我們在此，深望汪主席的訪日，能够獲得很大的意義。



家的一大損失，遂經攝政王的裁可，減輕死一等之刑，處以終身禁錮，此就是投初次聽到汪精衛氏的名字時期了。這位革命青年就是此次來訪日本的盟邦中華民國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汪精衛閣下

的前身，且當時即在清朝最後的帝位的六歲之幼帝就是現在的滿洲國皇帝陛下。再現在我又被委任國民政府初代的日本大使，居在與汪先生盡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地位者，可謂真是奇蹟，不得不令人感覺人生相違之奇異了。

汪精衛氏的為人，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的教養的溫良恭謙的紳士。在革命新中國指導者中，大半以精於日本或歐美的新學問者為多，對於中國古代的學問歷史，具有造詣深博者則寥寥無幾。然而汪氏自幼時就受了中國傳統的教育，在十五、六歲的少年時代，就以優秀的成績，及當時的文官考試制度的科舉，曾受當時任兩江總督李鴻章引見大加賞識。其後來日本留學，畢業於現在的東京法政大學的前身法政學校特設之速成科。再在其後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亡命於海外者有好幾次，尤以還留於法國者為最久長，對於政治、法律、經濟、文學、美術等的造詣也極為深博。

汪主席的論談之思路整然，表現之精練，其識見的透徹之點，正可稱為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在社交上曾與汪主席接觸過的日本人，頗多讚頌汪主席的禮量之強大，可是難以酒量自誇的日本人，在酒席的時候，都要降服於汪主席了。此種是由於汪氏的意氣與強健的體力所賜，汪氏自身並不嗜飲酒，在家庭時連一滴也不飲，只要看到這一點，也就可知其意志是怎樣的堅決的一概了。

私生活的清廉潔白之點，為中國政治家中所罕見的，從來未曾聽過有風流之韻事。汪主席的公館真是一所極簡單的小邸，且重要會議總是在這裡舉行，故其稱小之狀尤甚，雖有樓閣再新造一所之議，但汪氏以全面和平未成，國民尚苦於救國之際，斥廢此議，直至最近為供行政機關之用，才在窄小的邸內增築一會議室。家僕（未曾看過有使用婢女）僅數人，與東京的中等社會之家無異。

汪主席訪日的意義

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氏的訪問日本的夙願，終見實現了。汪主席於六月十三日隨帶多數的隨行人員，自首都南京啓程，十四日由滬搭乘日本汽船八幡丸就訪日的壯途，海上一路平安，於十六日安抵神戶港，十七日午前八時半，以中華民國元首的資格，初次蒞臨於友邦日本的國都東京。時正值初夏薰風的良辰，最合宜於恭迎友邦元首的佳節，日本朝野舉國盡化為充滿着歡迎的誠意歡呼感激的坳場。

汪主席的訪日，爲去年十一月中日簽訂國交基本條約以來的一個驛案，在汪氏心中是懷抱着欲答禮日本對於該條約的成立以及還都以來的舉國之支援，兼進而與日本交換關於強化國民政府的坦白之意見。在日本方面爲表示有成新政府的真意起見，正是希望汪氏之來訪。然而現下的複雜怪奇的國際情勢，正是在阻止着這雨面的希望，致而遲至今日了。

上次歸國的本多駐華大使，已向政府當局作重大的進言，由此，強化有成國民政府的具體的重大國策，才見諸被決定爲最後的不動之方針，今後日本的支援國民政府，可更趨於一層的集中了。汪主席的訪日得告實現，是由於本多大使的努力所促成，是循沿於國策決定後的既定之方針者自不待說了。

日本政府對於汪主席的訪日，特以友邦元首的資格之國賓待遇，安抵東京之日，將日本皇室的禮儀離宮供汪主席的宿舍，又十八日恭謁訪日本天皇皇后兩陛下賜

謁，汪氏的光榮與感激可想而知了。再自十九日起，以行政院長的資格，仍留住於東京，與近衛首相以下政府的要人們交關，對於根基於中日新條約的具體的事項舉行會談。汪精衛氏確是以一位的眞正意義的中國元首來享受日本皇室的殊遇，且又以眞正的意義之中國代表者，來與日本的當局折衝的。中國的元首得蒙受日本皇室的殊遇者，可謂在中國外交史上未有其類例的盛事，不論在北京政府時代或在前南京政府時代，都未曾有過這樣的大事。單以此一事來說，汪主席的訪日，是具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者，自可明瞭的吧。

汪主席的訪日，確是在強化中日軸心上兩國國交的一大進展，而且又可促進在建設途上的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故此舉，實爲兩國國民所應同表示大可慶祝的事情。

中日軸心的強化

汪主席的訪日，雖具有許多的重大意義，但是第一應注視者，爲將貢獻於中日國交的劃期的進展之一層了。

日本對於處理事變的根本方針，可以歸約在強化南京國民政府與徹底地打滅重慶的抗日政權之兩點。此徵諸近衛聲明以來，當局的屢次之聲明以及所實行來的方策就可明瞭，乃是日本的不動之國策。然而對於強化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層，已由於去年十一月成立的中日基本條約，加以正式承認，日本已向世界闡明過是以國民政府，認爲中國的唯一有主權的正當之政

府，而且，日本在中國所從事的一面建設，一面軍事行動的處理事變之方針，也都是置在以強化有成國民政府的目的上而邁進的了。

然而一部份的中國人士中，由於被重慶的宣傳所惑，或陷於英美反軸心國的策謀，誤認日本對有成國民政府缺少熱情與誠意，以疑心暗鬼的目光來評語者也頗不少。不錯，若顧到日本的重難之國際環境，則有對南洋問題，有對蘇聯的問題，有對美國的問題等特着舉動，故當然有不能舉全力，來有成國民政府的事情，這是勢所難免的。

然而正如羅馬城非成於一日的古語所示，一國的政治中樞，並非在剛告護生的短時日內，就可強化起來的。況且當於此次的大事變之處理，一面須要進行軍事行動，一面又須建設有成新政權的時際乎，這是當然應看做須暇以相當的長期時日，才能達到完成之期了。

汪主席的訪日可以推察是在於爲中日基本條約成立後，初次對日本朝野答禮而來，可是由於此訪日之告實現，不但得以明瞭日本的真意是在哪裏，同時疑心暗鬼之徒的迷夢，也可由此完全被粉碎殆盡了。

原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簽訂的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乃係根據於如其條約前文所明載的：「中日兩國應在相互尊重其本然的特質，在東亞建設基於道義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之下，敦睦善隣，堅固

提携，以確立東亞之恒久的和平，希望以此爲核心來貢獻於世界全般的和平」之趣旨來簽訂的。而且，全文七條項所包括的內容，有把近衛聲明之三大原則（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予以條文化，確約尊重中國的獨立與中國的主權，對於剛告誕生的新政府，首先加以承認，這可謂是在處理事變上劃成一條新線路了。此舉，正是對中外宣示着對於處理事變的日本政府之態度與方針是始終一貫確固不動的。把日本的國論統合於一元化，同時把中國以及第三國所擁抱的與重慶直接交涉的疑感加以一掃殆盡了。

在簽訂中日基本條約的同時，並發出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在滿華兩國間聲明互相承認。此三國共同宣言的趣旨，也與前記的中日條約同樣，係在相約三國應敦睦善隣，緊密彼此間的提携，由此，中國便作成東亞共榮團的一翼，肩負了建設新秩序之責任與義務了。

於是，還都後的國民政府，向其所標榜的和平建國努力邁進者爲當然的職責，又日本對此新政府的育成加以強化者也是爲當然之義務。

但是強化新政府的一層，並非如口說那麼容易，是只有靠諸一步一地向於目標而努力前進的一途了。汪主席在本年三月三十日的還都一周年紀念日，作廣播放送，披瀝其熱烈如火一般的建國之至情，對於逼及刻苦精勵費盡幾多的犧牲所獲得的國民政府還都以來一年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之各般的業績，以及政府的將來的建設目標，具體的闡明於中外。對此現在雖無暇可以再揭載出來，惟其結論說到：

要之對於還都以來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的改善，及治安的確立等，均有收顯著相當的成果，而此成果確實由政府與人民的協力所獲得的，我們當然不以此引爲滿足，但是由此成果，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前途，已經得到一條的光明了。若能修不斷地努

力，不斷地前進，則全面和平一定能够實現，反共一定可以貫徹，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建設必能完成，真正永久的和平，共存共榮的理想一定能够達到。我們只有拿出全部的信念，來貢獻於國家民族，來完成此重大使命而已。

正是可以說是以此信念與努力，來鑄造國民政府的基礎了。

目下國民政府治下的和平建設方案，正有極似層層之問題等待舉辦，然而其中可視為最緊急的問題者，就是治安的獨立，與民生的安定問題了。在治安未告確立之處，經濟無從可改善，而且政治力的浸透亦無從可獲得。然而國民政府治下的治安方面，率直地說，是可謂還未到達安定之境。可說是僅站在「一點與線」的和平實現之程度，是否可將此遍及至各方面再擴大至全面呢？這完全是屬於今後的問題了。為此所講求的具體的手段者，便是清鄉委員會的成立。

成立清鄉委員會的意義，正如委員長汪主席所說明，乃在中日條約的實踐，在中日双方的協下來建設完全的和平地區。其具體的方法，是在對於特定的清鄉地區，首先由於中日兩軍軍隊的緊密之協力，肅清反抗的份子，然後再由中國獨自的軍隊警察以及保安隊，來謀該地區的政治經濟之確立與復興。如此，為減輕日本軍的警備力，以國民政府自體的警備力來代替，俾逐次建設廣闊的和平地區，並把其逐次擴大至中國全境。然此雖屬全面和平的唯一之實踐方案，但此種運籌，須有國民黨組織強化之必要，是把重點置於國民黨的地方組織下部組織。

民生安定的第一要素就是吃飯的問題，是不可使國民有飢餓的，出產米糧的中國，因戰火繼續不息，致招致食糧的減少，因此一面須由於日本的協力使增大輸入米，一面須積極地實施米穀的增產計畫。除此食糧問題之外，如物資統制之合理的解

決，中日合辦事業問題，特種教育問題等，俱是屬於民生安定所不可缺的條件，這些問題俱是強化國民政府的具體的方針。

然而更須強化國民政府的這些措施，是只有仰賴日本的支援，此外再無辦法。關於這一點，由於上次訪問的本多駐華大使之努力，與日本當局之間，意見已完全見諸一致，汪主席的訪日也是根基在此等諒解事項，來促其實現的。再汪主席抵東京後，將以行政院長的資格，與近衛首相以及政府諸要人舉行關於中日條約的前記具體的事項之會談。汪主席的隨員中，如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氏，宣傳部長林柏生氏，外交部長徐良氏等俱是才幹優秀的名士，與日本當局的交涉事項，當然是遍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部門，且相信一定可收舉顯著的成果。

中日間的各項之合理的解決，就是促成和平事實的具體化，此同時也就是促成國民政府的強化了。在這意義上，汪主席的訪日，可以斷定是中日國交的一大飛躍，中日軸心增加強化之表現了。

粉碎重慶的煽動

汪主席訪日的第二意義，是可予以對重慶政權之無形的壓力。重慶政權由於日本的長期戰體制下的軍事行動，物質精神雙方俱受其打擊，其抗戰力，不啻從軍事，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來看，都是顯示漸加緊地低下，這是不可掩蔽的事實。可是重慶政權，現時正在進行與敵性的第三國結托，流布着惡意的宣傳，企圖攪亂和平陣營。

直至日，德，意成立三國同盟之前的重慶，是繼續採取以自力為基礎的抗戰，是把它抗戰的原動力，求諸第三國的援助。可是最近的重慶政權，是加入於民主主義國家群的陣營裡，作成對世界新秩序的軸心國之共同職之一翼，來加入對日的武力戰。

重慶政權的參加舊秩序國家群，對於此

次的事變，參入了英美的性格。英美的援助重慶，雖有過及軍事上，經濟上，一切部門，然單對其借款方面來看，則英國自事變以來，共有十件合計六千三百五十萬鎊，美國有七件，合計為二億四千七百八十萬美元，此等數目若兌換中國法幣來計算，實達至四十四億元的巨額。此一事，正如美總統羅斯福所宣稱「中國為美國國防的第一線」的思想之具體的表現，在經濟組織極低級，財政極困難的重慶政權，隨於抗戰之期日的延長，甘願作成英美的奴隸的願使，完全墜於英美的殖民地者，此比賭火還要顯明。

一面國共的相剋，自新第四軍問題以來，只有趨於深刻化的一途而已，其分裂只是成爲時間的問題。國共分裂所以重慶抗戰力的影響是極爲重大，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打擊尤甚，因爲直接發動抗日戰者，是中國共產黨，所以其重大可想而知，重慶政權，與作成抗戰思想之背後的民族解放，自主獨立的指導者共產黨分離者，可謂是把他連繫着青年將校，青年層官俸的繩子加以切斷無異，是表示抗戰理論的破壞。且在重慶政權內近來也有漸次喧騰着應警戒由於繼續抗戰促成中國變成歐美殖民地化之聲浪，於是國共分裂，是會作成此等民族主義者，從重慶離反出來的一個很大的動機吧。

但是若把國共分裂看做是表示重慶之潰滅，那未免太過於早計了。汪主席在本月初旬的全國宣傳會議有說「我中國目前形勢，共產黨盤據於西北，蔣政權據守於西南，我國民政府居於東南，天下正顯示着三分一嘆息而出現了新三國時代。西北的共產政權，是奉承共產主義，西南的蔣政權是信奉英美的自由主義，與標榜民族大同，東亞新秩序爲目標來作成一箇中心勢力政治指導原理的南京國民政府是顯示着截然的對立狀態。」

國民政府與重慶政權，都是在標榜着遵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在這一見似有

共通之點，可是只把三民主義掛做外面的招牌，與時代錯誤的歐美自由主義思潮結托，實質的已變成歐美的傀儡的重慶，與汪精衛氏的國民政府，在本質上是具有差異者，此應十分加以認識才是。

第一，重慶雖有尊重輿論，集合各黨各派組織國民參政會，可是在實質上，並未取消其「以黨治國」之制度，完全猶是採一黨專制。與此反之，國民政府在遷都之際，是以網羅着各黨各派的全國有厚望之人士來組織起來，不過只其作成中心勢力即推進力，置在於國民黨而已。

此與被歪曲的軍閥之三民主義，是判然有所區別，此思想上的根本的乖離，就形成和平與抗戰之對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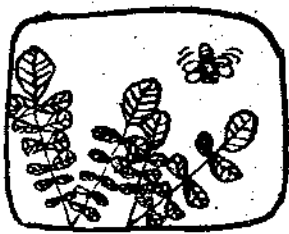
於是，重慶政權在性格上，變成全然與國民政府不相容，現出汪主席所說的三國鼎立之形態，因此隸屬於歐美的舊秩序陣營的重慶，與作成志向於世界新秩序的軸心國家群之一員的國民政府，是呈示着完全屬於別個範疇，而互相對立起來，此本質問題既不能解決，則欲期望重慶政權目標的改變，應說是極爲困難了。

汪主席的訪日，對於與重慶完全處在對立的國民政府之性格，劃成了一條劃然的分界，對於南京的和平的軸心的地步之確立，加上一層的促進。在這裡，所謂與重慶直接交涉的謠言，也就變成空幻的白雲夢一般，歸於雲散霧消的吧。就是重慶方面，造出日本還在期待與重慶進行和平交涉的似屬真實的謠言，甚至說蔣和平提議必須美國居間斡旋始能接受的堂皇大言的虛勢，已完全被粉碎無餘了。

日本的支援汪政權，爲唯一的處理事變之方策的此一舉，既顯示着極明顯，則對於重慶是予以重大的脅威。據情報所傳，謂在重慶內部以及各地的實力者，內心迷於去就的人，頗有多數的樣子，對於像這樣的人們所予以的心理影響可謂最爲劇烈，此將關於和平建國理念之浸透，發生動搖。再者，解決事變始終要由於中日

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

兩國直接舉行，絕不許第三國介入，重慶所希望的那種和平方式既變成無一顧之價值，則現在的情形，和平的門徑完全只剩留著經由南京以外再無他途了。此又是作成對於重慶內部的和平份子的一個痛擊。又在和平陣營之中，因為太過過於期待和平之餘，便陷於錯覺和平可容易實現，忘掉抗戰力的殘存，並且輕視作戰繼續中的事態，若稍有不如意，便立即發出悲鳴者也並非沒有。他們的心理乃顯示著給前記的煽動容易侵入的空隙，正是對和平抱著懷疑的態度，對他們只有拿和平的事實來作實證之外無辦法，而且此和平事實的具現，今日已成爲和平陣營全般的熱烈之要望。因此汪主席的訪日，在和平陣營來說，正是可予以促進其一大勇猛心，對其前途可予以加深其確信者，也是屬實，同時此舉可確信將促成重慶的抗戰力趨於低下，及招致全面和平的唯一捷徑了。



中日國交與強化國民政府的方策

高木陸郎

最後，可以提到汪主席的訪日，對於國際關係將波及極重大的影響。如前項所述，國民政府與重慶政權性格上是處在根本的差異，是作成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有力之一翼，對於志向世界新秩序的軸心國家陣營頗有予以貢獻。

如世人所周知，國民政府由於中日滿三國的共同宣言，滿洲國與中國之間，發出相互承認，在此共同宣言，滿洲國的具體的事項，由於今後的急速進展，已約定不久就可締結，但汪主席的訪日，對於此方面的實現促進，是可予以相當的効力者，不待說。滿洲國的國交之進展，爲完成東亞新秩序的重大之要素，由此，日本的南進政策亦可促成無後顧之憂，得以順調地遂行了。

又汪主席的訪日，對與三國同盟有關的軸心國家群，也是顯示在世界新秩序的建設上，點綴着光明的一件慶幸事。

現在世界的情勢，正是各國盡陷入於動亂的禍中，軸心國家群對英美舊秩序國家

群之放勢，日趨於激化，決戰之日也似日迫迫迫。而且，曾屬重慶之友邦的蘇聯，竟違背重慶的期待，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再最近又成立了通商貿易條約，日蘇的親交益加顯著。世界和平的招來，須待於軸心國家群的絕對的勝利者誰也不能否定的。現在的世界局勢，正是按照軸心國家群的希望，英美的敗色已顯示無可掩蔽的趨勢了。

當於此時，國民政府的強化，貢獻於軸心國最後的勝利也是可謂極大的，何以呢？因爲國民政府所企圖的全面和平之招來，任你世界呈示着怎樣的變化來說，並不妨害世界的安定呢。

這裡，東亞新秩序的進行，在日本方面在國民政府方面，都不可忘掉其增強世界的發言權的一事。然而在此方途的外交的發動，是應把強化國民政府的世界的地位，同時計畫起來才是。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承認，除日本滿洲國承認之外，意大利在成立前已經有作過

將予以承認的表示，德國也與意大利一樣爲日本的盟邦，繼續作希求世界新秩序的血關。從三國同盟與其內容的建設世界新秩序之共同的立場上來說，德、意兩國，應出而否認東亞新秩序的敵人蔣政權，承認新秩序的政權之汪政權者，是不待贅言的。由於汪主席的訪日，將促進德、意的承認國民政府者，此正大可期待的了。

這樣看來，汪主席的訪日，在強化中日軸心之一點，在對於威震重慶之一點，在東亞新秩序進展上，以及在國際地位增強上，從一切的角度來看，都是具有極重大的意義者已屬極明顯。我們把汪主席的訪日加以重視，衷心表示歡迎的理由，也是在這一點。

據所傳，謂國民政府當局，待汪主席歸國後盛夏七月之期，爲謀和平工作之具體的展開計，將加以整備其機構。我們深信汪主席的訪日，一定能够收舉偉大之成果，並且不勝地冀念此成果之極爲美滿。

如果在這裡要探究中日國交的現階段如何的命運，無論怎樣，切不可沒却中日兩民族現在中國大陸上以干戈相見的事實。尤其如果想起這兩民族鬭爭的因由，則我們不能不認識徹底的剷除那

誘引其底流的誤謬根源，是兩民族應共同擔當的大任務。現在就是對於中日國交之破壞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由敦厚轉變爲激鬧的本來原因，加以種種議論，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既然到了這個地步，則日本只有依照

日本所信的正義及和平的要求，以期徹底的剷除那破壞這歷史的重慶抗日政權。

關於重慶對策，在後面將要披瀝若干的意見。總之，這是日本民族對重慶抗日政權的當然的報復手段，決不是日本民族對中國

民族的全部思想。日本民族對中國民族的態度，大概與中國大陸的戰國行爲沒有關係，而在於依中日兩民族的協力，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是如日本政府屢次所聲明的，又是日本民間有識之士，每有機會時所主張的。其最顯著

的事實，就是反對抗日政權，而正式承認那以中日合作爲要綱而顯起的汪精衛氏的南京政府爲中國的中央政府，並與之締結對於將來之行動的條約。這就是說，對於抗日的中國，始終不放棄武力的脅惑。但對於親日合作的中國民族，則舉國一致與之協力，以發動東亞的新生命。

日本政府對南京政府的協力信念，已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南京所簽署的「中日基本條約」前文，以及「中日滿共同宣言」前文，極率真的向世界闡明。在中日基本條約前文，明定着：「大日本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

府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為善隣，緊密提携，以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並希望以此為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在中日滿共同宣言也闡明全然同一的旨趣，即宣言中日滿以「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為目標，互為善隣，緊密提携，俾形成東亞永久和平之軸心。」

中日滿共同宣言，是約束中日滿三國的緊密提携，同時在其第二項聲明建設新東亞的實質原則如下：日本國，滿洲國及中華民國請求各項必要之一切手段，俾三國間以互為善隣之一般提携，尤其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得收實效。」

以上的宣言，不外乎是暗示具瀋東亞經濟集團的軸心任務的中日滿集團的重要性，並向天下闡明中日的協力信念。又日本政府也於當日發表聲明衷心表示欣快之意，並向共存共榮的完成，伸出手來，而謂：「原來本條約的意義，是在世界陷於新舊秩序交流的一大混亂期中，立脚於人類相愛的大道，保守瀋天賦的本分，闡明有無相通，建設共存共榮的世界新秩序的先驅，這是東亞民族引為最欣快的。」中日兩國應該順利的育成當時的心境，而邁進於初志的貫徹。

於是我不得不就當面的中日關係，加以考察。因為我對於南京政府以去年十一月三十日阿部信行大使與汪精衛氏之間所簽訂的條約為基礎，究竟在民生上反映多少有意義的政治，是具備許

多的疑問。其主要的原由，我認爲是南京政府政治力的脆弱性不能推動現狀。如果不充分檢討中日提携合作和南京政府政治的刷新，即南京政府的現實姿態，而注入活力，則所期待的中日國際關係的飛躍，是不可希望的。

因之，以下我擬就關於強化國民政府的具體方策的意見，加以簡單的敘述，以資中日關係方面的參考。原來在中國大陸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現今仍繼續存在，多數的日本軍都武裝在中國各處警戒和平的破壞者，而奮圖於新秩序的建設，所以目下中國大陸正處於未曾有的非常時期中。因之，爲要在這非常時期中國大陸上建設理想起見，其一個手段的強化南京政府，終究以非常時的感覺為基礎的考察是必要的。於是我們非置這問題於論的重點不可。在這意義上，我想把強化南京政府的具體方策分爲下列二項，舉其概要加以敘述：第一，日本方面必須有積極的與南京政府協力的雅量；第二，南京政府方面應具有自發的斷行的決意和準備。

三

第一，南京政府的強化，即南京政府政治的強化，在事變現階段上可說是完成中日關係和建設新秩序的前進政策，這是誰也知道的。然則關於南京政府的強化，日本方面究應以何種對策，何種決心與南京政府協力？關於這個問題，固然在許多方面需要國家的總團結力，但最必要的，就是日本國民全體，比今日更要充分理解事變的性質和目

的，並爲了完成其目的，應表示一步也不退縮的氣魄，而實踐之。中日事變已經四周年了。然而重慶的抗日政權仍被抗戰意識煽動着，而夢想着破壞東亞的和平。這顯然違反日本對事變的目的，我們的使命必須始終貫徹消滅這種行為。所以我們對重慶，斷不放鬆警惕之手，直至以武力使其崩潰爲止。或對重慶實行空中轟炸，使抗日首腦者直接遭受炸彈的攻擊，或在前後各地的作戰上，確保清重慶公路，猛襲妨害日本的建設事業的敵軍，使其瀕於消滅，這些都是對重慶工作的既定方針。

然而雖常常聽到日本與重慶直接交涉的議論，但以現在重慶的思想傾向與日本實行直接交涉，那是糊塗的。假若有直接交涉的必要，那是在重慶降伏於日軍軍門，或要求南京政府旋旋和平的時候。除此以外，這是不成爲可討論的問題的。日本只有依照既定方針，以長期形勢的姿勢而實行武力推進的一途而已。關於這問題，然則外相於去年十二月九日與駐東京外國新聞記者團的會見時，早已言明「這問題主要的將委諸南京政府之手」。

其次，就是關於強化南京政府政治力之根幹的維持治安的組織建設問題。關於這問題，我早已有自己的主張，就是劃定一定的地域，使南京政府相當其地域內的一切政治，軍事，民生。這就是說，日本確保其地域之外廣的所謂「點」與「線」，以擁護南京政府，而南京政府則在內部之「面」的部分內斷行有自信的政

治。到了南京政府在一定的區域

內的政治，能够貫徹到民衆的生活，和其威力能够充分發揮的時候，再將其威力擴大到其他地域。這樣依次擴大下去的南京政府的威力，終以漸進的組織宣揚於全中國大陸。

然而我自己這個主張由於日前成立的清鄉委員會，約略已見其概念的實踐方策的一致。所以以爲日本方面只監視關於運籌清鄉委員會的汪精衛氏以下的南京政府要人之怎樣發揮其才智就行了。可是，際此運籌清鄉委員會之時，我欲附加一旨的，就是：汪氏領導下的南京政府所主張的和平建設，實由清鄉工作的完整而開其端緒，所以工作人員的操行非崇高不可。因之，關於工作人員的養成，必須特別強化嚴肅的精神訓練，以與民衆相融和，並要對於設施灌入本格的格精神，俾獲得能強有力的把握民衆的人物。

四

第二，就是期望南京政府的許多事項。特別要喚起南京政府要人的自負心的前提要件，就是「南京政府是中國唯一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雖是極平凡而當然的事，但這種自負心若不勃勃的湧起於胸底，而成爲堅固的信心，則此後自己期望於南京政府的任何一事項也不能實現。如果南京要人沒有實現我們所期望的事項的勇氣，實力和信念，則和平建國的理念將歸於「空念佛」並且也不能實行日本倡導的東亞新秩序之一環的任務，甚至中日滿共同宣言所闡明的「形成東亞永久和平之軸心」也沒有希望。因此，我遂喚起了南京政府要人

的自負心。

然則南京政府爲了實現政治力的強化，究竟應講求什麼手段方法呢？我相信至少南京政府有應斷行下列五項的必要，即（一）強硬的對外宣言，（二）對華僑的積極工作，（三）強化純正國民黨的組織訓練，（四）國民政府的改組，（五）強化汪精衛主席的獨裁力。

（一）強硬的對外宣言

去年三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時，新政府對外發表宣言，曾闡明下列二項：其一，在「國民政府政綱」第二項規定「尊重友邦各國之正當權益，並調整其關係，以增進友誼。新政府是繼承國民政府的法統，代替蔣政權以代表中國主權的唯一統一政府，而正式成立關係上，闡明其與第三國的友好意圖，那是極妥當的。其二，在「國民政府還都宣言」的一節中，先陳述了中日外交調整後，維持永久和平，並安定東亞的抱負，然後引申上述的「政綱」，而謂「同時對於一切友邦亦本此和平外交之方針，以講信修睦，增進友好關係也」，因之「重慶與外國所締結之條約，皆當然無效」。

這種對外態度，是新政府成立成當時，當然應採取的方針，由此給了列國對華行動的將來以含著的暗示。南京政府成立後既應立即獲得友邦日本的正式承認，便置於國家雖然存在的地位了。因此此後爲了完整國家的確信，應採取的對外態度，就是應該計劃更前進的政策。例如宣言末尾所說的，把重慶

與第三國間所締結的任何條約，都歸無效的主張，更加演繹，而聲明與第三國間個別開始關於確認既成條約與新條約的交涉，對於拒絕交涉的第三國，表明將與無條約國受同樣待遇的態度，這也是其一個方法。總之，我相信，爲使第三國確實的認識南京政府的國家力，而請求對外手段，那是極緊要的。

(二)對華僑的積極工作

南京政府即從其性格上說，與華僑的關係更沒有惡劣的道理。尤其汪精衛氏早已在華僑之間具備特別的誠懇和親密關係，那是世人共知的事。

自從事變爆發以來，華僑的態度，不論好壞，全然爲重慶的宣傳所迷惑，不理解民族存亡的真相，徒作援助抗日戰線之夢，似乎對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崇高理想，持着反對的態度。然而這種虛偽宣傳不能長久繼續下去，因爲重慶的抗日宣傳是太無謀而無理的。所以被擁護民族的實名所誘惑，而對重慶提供物心兩方面援助的華僑，最近才明瞭了個中的真相，而從重慶的共鳴感中醒悟起來了。

這就是說，在南洋華僑有力者之間暴露了重慶的策略的結果，八百萬華僑的心便忽然發現了重大動搖的徵兆。在這機會，豈不是南京政府對於華僑工作應該發揮極力量的時機嗎？重慶一看到南洋華僑的動搖，便立即派遣特派員赴南洋各地，大力的開始宣傳以挽回名譽，並竭力圖謀強化華僑對重慶的援助。然而一旦抱了疑念的華僑，總不會永久

爲重慶的欺騙所迷惑的。他們關懷祖國的熱情，是比別人要加一倍的旺盛的，所以南京政府應該乘這機會，依照年來的關係，而使南洋華僑明瞭南京政府之理想即「和平建國」的真意義。南京政府對這一點的缺乏積極性，我覺得是非常遺憾的。

(三)強化純正國民黨

的組織和訓練

南京政府的組織主體，是所謂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有識有志結成綜合力，而予以支持的。這綜合力是指導着中國的民心，而擔負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主動體的任務。但其組織究竟在思想上能否堅持一貫的指導新中國國民衆的理念，而完全成爲把握民心的中樞，那是不得不有的疑問。

不用說，把握民心是實行善政的妙諦，所謂把握民心，必有能把握民心的透澈的指導理念，但若有對其指導理念注入精神，而具有那樣的情緒和誠心的指導，那是不能成功的。在南京政府下的現狀，各黨各派的指導理念，只顯示着渾濁的形態，而要追求徹底把握民心的總力的理念，是無理的。

然而，純正國民黨是根據孫總理遺囑的真髓，倡導純正三民主義，以期糾正重慶國民黨的邪道主義，毅然對民衆呼籲，俾得發揚南京政府核心之一的推進力。或者政府組織的當初有幾分的糾紛，所以好像稍稍缺乏霸氣熱情似的，這在全體的誘導和把握民心上，倒反映了脆弱性。

然而現今新生中國非生存爲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環不可。對內若沒有強烈的思想團結力，則國家的蓬勃發展和新秩序的建設，終究是不可能的。我們非使新生的中國全部拋棄一切的情緒，爲結成那燃燒於更生的情緒的總力，結成而斷絕不可。換句話說，純正國民黨必須自覺其本然的使命，對黨的組織加上強力的指導性，並對黨員的訓練加上斯巴達人的勇敢精神，由此使南京政府擔負團結內部的任務，同時也使其擔負思想方面的基礎行爲，以鞏固其把握民心的決意。

(四)國民政府的改組

這樣，如果純正國民黨的組織和訓練能夠強化，而積極的能動的民意指導有可能，則南京政府必須與純正國民黨的真誠活動相呼應，整備非常時體制，而勇往邁進於「還都宣言」的實現。

和平的實現和憲政的實施，是國民政府於去年三月遷都南京時的兩大方針。我想將來南京國民政府爲了實現這兩大方針，將突破一切的難局，而專心於所謂現代國家的完成。然而從政府組織的狀態來看，雖其成立時對酌各般事情，但其形態多不是從突破非常時和解決事變的源頭產生出來的。例如南京政府的出現，是從打開事變下迫切的情勢的重要意義產生出來，所以決沒有顧慮政府組織之外形的粉飾的餘地。可是，南京政府却徒設了不必要的部局，給了各方面人材以均霽式地位，因此反使政府的機能運營缺乏圓滑，這是國民政府應該大

加反省的。

現今中國正遭遇着未曾有的困難。南京政府已以「和平救國」爲口號，爲匡救國難而奮起了。所以政府組織也應該置重點於匡救國難，俾得能够敏捷圓滑的行動；至於閣僚也應該以汪精衛氏爲中心，以組織名實相符的非常時的內閣。換句話說，在首班如財政、治安、實業三部長以及副總理的無任所部長一名就足够了。如果對這少數內閣閣員打關非常時的一切權限，則一面與日本軍事當局聯絡協調也可以敏活的運營，而面也能够發揮南京政府政治力的強化。因之，民衆也能够放心，依存和信賴南京政府了。

(五)強化汪主席的獨裁力

不純正的獨裁政治，會導國家於滅亡。然而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爲國民誰不供獻其至情於國家的存續呢？現今世界有爭先恐後的將國家的存亡專任於賢明的獨裁者的傾向。即表面上以民主主義爲幌子的國家，也努力讓國民民主主義的獨裁政治，以謀打開非常時局。

我自然不倡導不純正的獨裁制度。然而在中國，尤其在現在非常時期的中國，其社會情勢是非依賢人聖者的獨裁政治，總難以救濟的。因此，我以爲拋棄過去充滿了醜態的中國，爲新生中國的建設而騰起的汪精衛氏，必須以南京政府爲中心，網羅有力

意。

南京政府在「還都宣言」中，曾聲明應該排除和改革過去蔣介石個人的獨裁制。這是對於以過去的誤謬爲基準的獨裁制的態度。然而建設立脚於正義的新秩序的共同責任者南京政府，如果當實踐其理想時，想要更進一步的團結，而有機的表现至上的熱意，則應該強化其首班者汪精衛氏的純真的獨裁力。這是我特別希望汪氏以至南京政府要人的熱慮和斷行的。

五

總之，中日的新國交，要從中日民族的意識成爲一體的地方建立起來。現今雖有尚作着舊夢不醒，從事抗日而不顧犧牲東亞的永遠和平。在其時機未到以前，更生中國的有識之士和日本，必須緊密的協力以確保東亞的安定。

這次中日事變，是期望着日本完成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指導任務。實現這崇高理想的協力者南京國民政府，必須始終強化其政治力，以堅持新生中國指導者的立場。然而要強化新生中國指導者的政治力，先覺者汪精衛氏以至國民政府首腦者必須具有挺身斷行達成理想之改革的勇氣。如果不如此，新的中日國交也不能樹立，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也將遭受巨大的障礙。這是汪精衛氏以下的國民政府要人應該記住的。

(六月十二日)

(筆者係中日實業公司副總裁，署名
的中國研究會)



中日事變與歐洲大戰

大 場 彌 平

自中日事變爆發以來，現在快要滿四年了。日本軍乘著連戰連勝的餘威，已把蔣軍擊退於陝西，四川，江西各山地；在蒙疆華北幾乎佔領了所有的動脈，在華中已把揚子江為根據的大動脈；在華南則已佔據了廣東以及華南之心臟的大部份諸要衝，並且海軍也封鎖着三千數百公里的海岸。

情勢既如此，蔣政權所企圖的勝算，究將在何處尋求呢？如果觀察一下最近山西省南部的所謂中原作戰的戰績，則蔣軍之陸續不斷的投降之多是事變以來未曾有過的，甚至其中也有高級幹部和將領的舉。何況嶺南險山峻峯的要害，尚且蒙受好幾萬的損害呢？這是現實的暴露了蔣介石在其連戰連敗中也高喊抗戰反攻，募兵練武，以期他日之用，究竟是什麼東西，並且是證明瀕瀕全軍的戰意的喪失，以及澎湃而起的和平慾求的實狀，是怎樣的深刻。情形既這樣的壞，而現在尚且繼續抗戰，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這是由於蔣介石對於這次世界大戰的動向和現今所展開的全中國戰局的判斷和認識，有錯誤的緣故。

蔣介石的唯一的根據地，不過是陝西和湖北湖南的一部平野而已。這就是說他只躲避於腹地而已。原來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有躲避於四川的腹地，而獲得了最後勝利的人嗎？

以諸葛孔明之忠誠，智能，聰明以及統帥才略，尚且不能獲勝，終死亡於秋風落葉的武侯原；魏承先帝創業的義師，也一朝為司馬仲等所敗。其原因是由於佔據的戰略地是四川的腹地。關羽曾一度敗於漢水平野，喪失了中原一角落的蜀軍在其地利上已陷於必然敗亡的境地。現今蔣軍的態勢不是像三國史時代的蜀軍情勢，是什麼？所以如果蔣介石想戰勝日本軍，他應該堂堂率兵進攻中原。

如果蔣介石想憑藉遊擊戰術，而使孤軍長驅的日本軍像拿破崙一世在莫斯科失敗一樣，自陷於衰頹的狀態，這是不知遠近代戰形勢的變化的。

原來兵是「勢」。其「勢」依人，物以及佔有地域的廣狹而定，自無庸多贅。百戰百勝的項羽，終於刀折矢盡，在垓下一戰而敗於四面楚歌之中，其原因是由於其勢之不足。換句話說，在黃河南岸的地域，與根據於關中的劉邦交戰了數十次，常常獲得了赫赫的戰勝的項羽，不顧其左右地域變成敵人勢力範圍的重

大事實；反之，戰敗的劉邦却在「一浮一沈」之中，一方面使其名將韓信逐漸佔領山西，河北，山東的廣大地域，另一方面在南方則把揚子江北岸的地域收入於其翼下。確保這廣大的戰略地域，就是把握由於其地域內及其地域內的事和物三者而必然興起來的兵勢，並且由其包圍而終於制勝了。

我們再把這種狀態與德國在這次歐洲大戰的佔有狀態，比較觀察一下。德國所佔領的地域，北自挪威，西南則及至法國西南端，達三千六百公里，若在東南端，則已延長至四千公里。然而德國所以站於百戰不敗的地位，而整備長期戰的態勢，實因為能夠把握其廣大的地域所產生的力量。在這種顯然不可爭的事實之前，拿破崙的交際時代和原始的砲火時代的拿破崙戰史來談論今日日本軍在大陸佔據的戰力和兵勢，則免不了有一知半解之譏。

況且所謂佔有「點」與「線」的日本軍被包圍這一事實，在一部份或許是如此，但在華北，可說蔣軍被包圍，在華中則他們反被切斷，在華南則其心臟反被抑制。

原來蔣介石欲號令天下，叱咤三軍，不應住在險阻相腳接的四川重慶，而應出到中原來。崛起於綠林的滿洲和蒙古草原的源，金，元三朝，在兵爭告一段落後，必進出華北平野一角落。如胡閣中國興亡幾千年的歷史，凡想要逐鹿中原者，沒有像蔣介石那樣避於四川腹地的。即這一事也足以表示其敗勢，況且謠傳蔣介石因不境日本空軍的轟炸，搬遷於腹地的成都或康西方面。

這樣，蔣政權將在那兒尋求勝利呢？將在那兒獲得勝算呢？他專想在那兒獲得勝算呢？他專想在那兒獲得勝算呢？他專想在那兒獲得勝算呢？

然而歐洲大戰的動向是怎麼樣呢？這次歐洲大戰所出現的德國戰略的銳鋒和閃電戰術，以及突破粉碎任何物的異常衝擊力，徵諸古今三千年戰史，沒有出其右者。即以迦太基(Carthage)的英維漢尼拔(Hannibal)，亞歷山大大王，赫特烈大王乃至拿破崙一世的戰略銳鋒而言，也不能同日而論。所以我們可以斷言英國要予德軍以一擊，使其締結城下之盟，那不過是一場之夢，而且在現世是不會有的。

然而英國現在尚要繼續實行戰爭，這是我所不能瞭解的。英國所依賴的，似乎是以其優勢的海軍，杜絕德國和在德國旗幟下的諸國輸入物資，使其缺乏食糧和物資，而陷於敗亡的深淵。

然而這果有可能嗎？現今德意兩軍已席捲了歐洲大陸，其威勢已遠及巴爾幹半島。所以在這廣大的地域內彼此融通時，則食糧的缺乏決不會有的。上次歐洲大戰德國雖東遭受俄國，東南遭受巴爾幹諸國和意大利，西遭受法國，英國等完全封鎖的厄運，尚孤軍奮鬥歷五十餘個月之久。我們即看這一事，也可以明瞭。何況這次歐洲大戰德國有能利用蘇聯和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之物資的利益呢。

然則戰用物資方面怎麼樣呢？以德國合併捷克為始，挪威，比利時，荷蘭，法國等軍事工業以及所有的生產事業，都為德國戰力而活動着。所以其持久性，其生產量以及其速度，可認為比當初已增強了好幾倍。所以德國一經在巴爾幹用兵，僅僅二週間便擊潰了南斯拉夫，殲滅了希臘；一經對克里特島開始攻略戰，僅僅以十二日間的短時日，便結束了全作戰。英首相邱吉爾曾揚言「死守到最後一兵一卒」的克里特島，已經如此，尤其在於這次爭奪戰，英艦隊二十數艘已為德意的壓倒優勢的空軍所轟炸，而化為海中的殘屑了。

這樣，喪失了巴爾幹和克里特島的英國，終於放棄了侵入歐洲的唯一進路，而完全喪失了其根據了。英軍現今尚進兵於近東敘利亞，對孱弱的法軍採取攻勢，稍稍壯其氣焰，其作戰似乎是在看破了法國基於德法協定的依賴德國，而先發制人加以打擊，以圖先奪取和確保德國攻陷克里特島

後，攻擊塞浦路斯島的根據地。這對於現在德意戰勢，究竟能給以多少的打擊呢？在已確保了歐洲大陸全部的德意看來，一方面以黑海博斯普魯斯海峽一線為作戰的界限，在東部採取守勢，一方面則能舉其全力對西方英本土採取攻勢。所以這這地而言，德意的作戰決不應視為作戰的驟跌，也不應視為戰勢的退縮。

然而以英國在地中海所佔有的現在制海權以及近東的軍事擴張，來壓迫土耳其，因之或許要發生與蘇聯有無相通的變調。然而如果德軍一旦憤怒，動兵於土耳其，則德軍博斯普魯斯那樣不過一百餘公里，而幾如一條河川的狹窄海峽，要加以突破，而把進攻的銳鋒轉向近東，那不僅是容易，而且是所向無敵的，這是毫無懷疑的餘地。

歐洲形勢既如此，所以今日德意兩軍雖只對巴勒斯坦的海法港，塞浦路斯島乃至亞力山大里亞軍港施行轟炸，但及至德國的攻略和戰略的陣營整備，則驚天動地的狂瀾一定要震盪近東天地。

如秋風落真的英國，其強點只在海軍。這就是從地中海經東南紅海至印度洋的制海權。因之，在阿比西尼亞孤軍奮鬥的意大利軍，也陷於補給線斷絕的悲慘狀態。於是，東非埃及都為英軍和反德政府的特戈爾一派軍隊所佔領。可是英國領有東非一帶，究竟予英國以多少的戰略利益呢？如世人所週知，東非不是荒涼的沙漠地帶，便是險峻峻峰重疊的無

人地城；只尼羅河畔可稱為沃野而已。所以要在那裡尋求許多的物資，那是奢望的，這並不出乎防止德意兩軍南下非洲，以及確保和掩護蘇伊士運河之消積守勢利益的一步。這並不意味著積極進攻的戰略。所以邱吉爾首相雖揚言「以蘇伊士運河為中心而集結五十萬大軍」，但這不外是在西部防守迫進利比亞國境的德意兩軍，以及阻止德軍向近東地方南下。這不能或不應視為左右戰局的大措置。

三

如果德國一方面把銳鋒轉向英本土方面，一方面其進行的交通破壞戰即所謂反封鎖，潛潛進展，那麼，大英帝國的崩壞將一天天的走上沒落之途。英本土之戰略的優位，在海上艦隊萬能時代是難攻不落的，但到了潛水艇和空軍出現的上述大戰以後，便以此為轉機而轉落於極危險的地位，尤其在這次大戰的場合，在北由挪威南至法國西南岸大陸各處建設潛水艇根據地的德海軍之前，恰如弱羊被群狼襲擊一般。

就潛水艇的猛攻說，上次大戰第四年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德國一開始無限制潛水艇戰，對於出入英法意三國的船舶，不問其國籍如何，實行無警告擊沈的戰法時，每月遭擊沈的已達數十萬噸；四月間被擊沈的已達八十萬噸之多，到了八、九月間則倫敦所剩餘的食糧，為數寥寥，無幾，只可供幾星期間之用而已。在戰勝絕望深淵的英國，終

陷於這樣悲慘的狀態；其首相和外相甚至規定了對德屈服的條件，以待時日的推移而已。這是可以證明其一端的。在這次大戰，德國的潛水艇很少，而由極狹少的自國海岸出動，尚且如此，那時並不具備像今日洋洋廣大的地勢優位。所以我們期待德國潛水艇的活動，並不能謂為希望的判斷。德國潛水艇可說是使頑強的大英帝國枯竭，餓死的重要戰

果若如此，其擊沈率怎麼樣呢？其數字極多，本年二月為六十八萬噸，三月為七十一萬噸，四月為一百三十一萬噸，五月為七十四萬噸，每月平均在六十萬噸以上。這雖係德國方面之宣傳的發表，但誰也莫不承認。

然則其擊沈之對象的英國船舶，究竟有多少艘？英國在開戰當初擁有二千一百萬噸，開戰時由敵性國家逮捕的船舶大約六百萬噸，統計有二千七百萬噸。直到今日止，被擊沈的計有一千二百萬噸。若果如此，則其剩下的，美國對英援助的，暫且不論，實減至一千五百萬噸。另一方面，如果考察島嶼的英國每月需要輸入多少的船舶，則戰前已需要五千餘萬噸。戰後由各方面加以嚴密統制的結果，如果食糧一千二百萬噸，軍用品四百萬噸，總計每月一千六百萬噸，則似乎不感缺乏。所以這一千六百萬噸，是英國必須確保的生命線，同時也是不可失腳的斷崖上的死線。

英國一天天的被迫到其一千六

百萬噸的死線上了。然而英國現在尚敢繼續實行抗戰，實由於美國的援助所致。假若德國每月擊沈了英國船舶六十萬噸，而今後這種狀態繼續十個月，即便剩下六百萬噸了。所以十個月後的英國船舶，將減至六百萬噸，英國所有一千數百萬噸一定要降落至一千萬噸。如果到了這個時機，戰爭的最難關頭，便可看出來了。勝利的絕望固不用說，即戰爭的繼續也是不可能的；四千六百萬國民的志氣勢必陷入淪沉的深淵。然而這數字不過置基礎於擊沈數目上，如果把破壞或不堪使用的滿身瘡痍的船舶計算在內，則其數字必更多。這是德國所以高喊本年中結束戰爭的緣故，決不是虛構之論。

然而這裡成為問題的，就是德國潛水艇究竟能否獲得如以上所述的擊沈率。據估計開戰當初的德國潛水艇數目，為五十六艘，去年底約一百艘。但到了本年四五五月間，由於異常的製造力，大體已達二百四五十艘。這至去年底，假使德國以約一百艘潛水艇，擊沈了一千萬噸船舶，則二百四五十艘的能率當然要增進。英海軍之力尚且不能擊沈，就是像惡魔般的跳梁於海底的潛水艇的特性。所以直至今日雖實行了幾十次的戰團，但法英各國的潛水艇之遭擊沈沒厄運的，可說僅僅四十艘左右而已。

對於像這樣不死的潛水艇的反封鎖，在明與會議後立即準備貯蓄十五個月的糧食的英國，據傳現在所剩下的，僅有二三個

月份，這不能說只是一種的謠言而已。於是德國的鐵鎚便緊密的迫至英國頭上了。不論邱吉爾首相如何的剛復，也不得不加以承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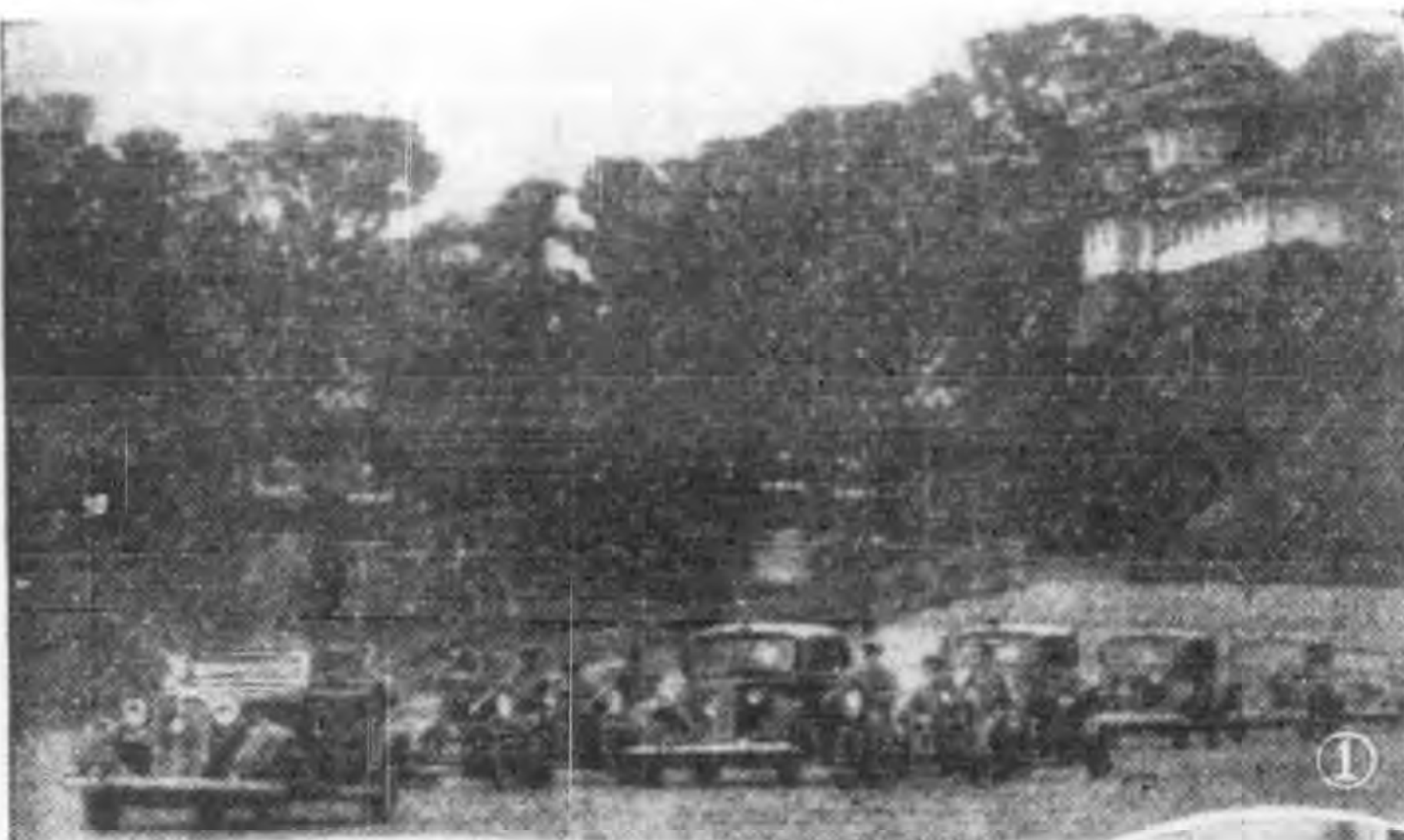
四

英國一方面雖由於德國的反封鎖而陷於這樣的敗亡，但另一方面還遭受德空軍的轟炸。因遭受德空軍的轟炸，英國的造船能力大大的減少，戰前一百二十萬噸的能力，現在已減少至一百萬噸，至於美國的造船能力，比英國的更少。羅斯福大總統雖謂「英美兩國的造船能力為二百四五十萬噸，但究竟怎樣呢？這即認為真實，也不能補充一年七百二十萬噸的擊沈率。不如此也，所有的船舶也將日益減少。

然而美國於上次大戰的最後一年——一九一八年，曾建造了三百二十五萬噸船舶，又於翌年的一九一九年建造了四百萬噸。所以如果美國建造那麼多的船舶，把其全部用於援英的一途，則未嘗不可以挽回趨向於衰亡一路的船舶交通頹勢。然而要造船，必須有船架。可是現在美國的船架却寥寥無幾，這較之全盛時代的四百四十架，其數是不足道的。所以一時要建造那樣多數的船舶，那是不可可能的。何況把其建造能力的七十%乃至七十五%專用於海軍擴張的造船方面呢？羅斯福大總統揚言於明年一九四二年度將對英國供給七千五百萬噸的貨物船二百艘，大體二百萬噸的輪船，這不過是一片口頭禪而

抵東京後的汪主席

- (1) 汪主席與日本天皇陛下會見後由宮中退出(二重閣前)
- (2) 汪主席初次作訪問日本的致詞(十八日在中國大使館)
- (3) 汪主席以中國元首的國賓待遇入霞關離宮(十七日)
- (4) 汪主席抵東京受熱烈歡迎情形(十七日晨)
- (5) 汪主席往明治神宮參拜(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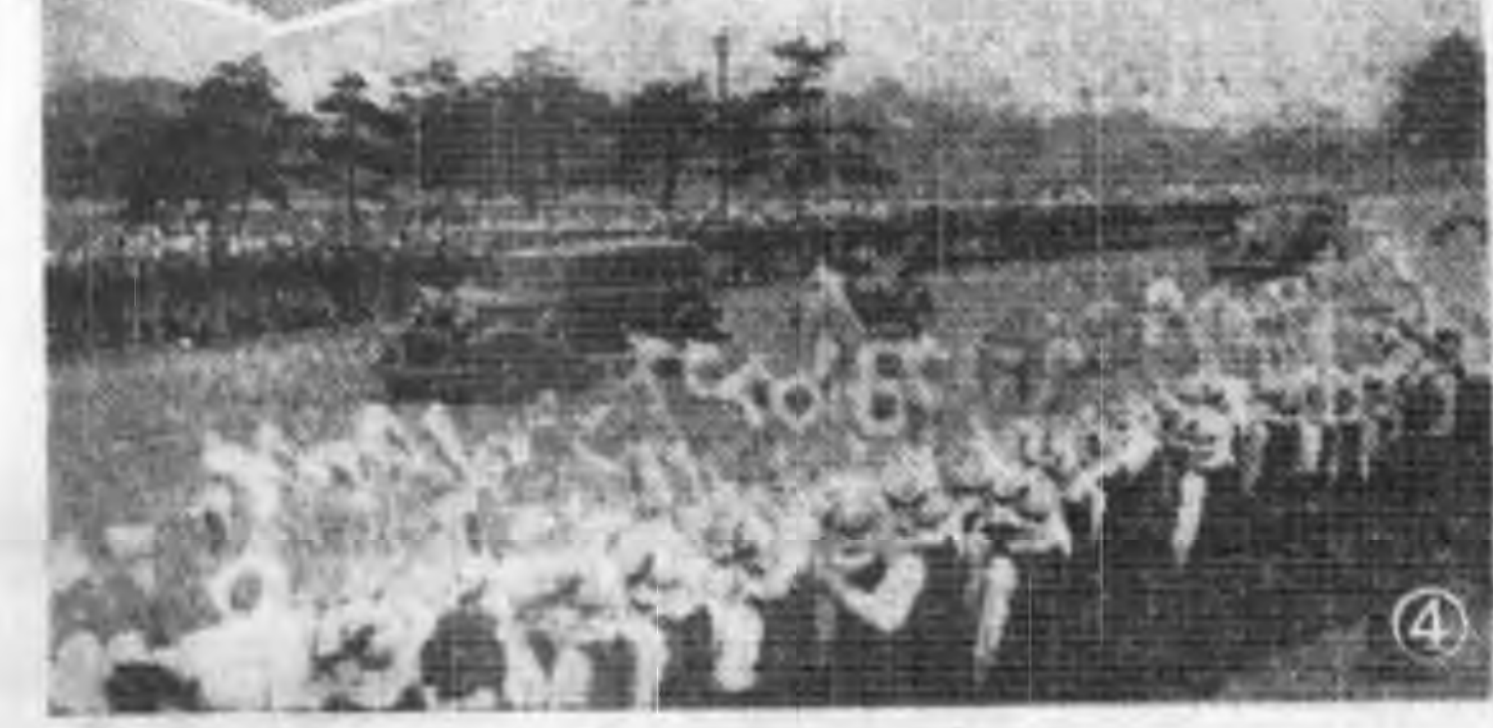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④



⑤

隨員特寫

國民政府 財政部長 周佛海氏

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周佛海氏在汪主席的隨員中是屬於首席地位。自汪氏和平運動開始以來，周氏之名常與汪氏並列而映



到我們的腦前。所以現在沒有一個人不不知周氏之名。就是在中日事變前的南京政府，周氏的存在也較有心的中日兩國人注目。周氏之名的與色人。事變前蔣介石與汪氏，所以事變爆發時，周氏與汪氏為政府發言人。周氏之完全理論的，即是完全實踐的。周氏在和平運動和

其政治生活。他在日本京都帝大經濟學部畢業中，曾為留日學生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結成。

他與陳獨秀是其黨的幹。理論家，甚為活躍，不久因發覺共產主義的不能適合中國的理論，遂改入國民黨。在廣東大學，上海大夏大學任教後，曾任任中央軍官學校政治訓練所主任，統監部訓練所長。一九三二年參加C.C.團，歷任第五期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黨部民衆訓練所長，中日事變爆發時，即就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然而聰明的周氏，其目的在於挽救國家與共產黨的倒台，而陷於亡國的悲運，所以使然於回復純正三民主義，和平救國的熱烈信念。因此，他便與汪精衛氏為同志，自前年

他與汪精衛氏為同志，自前年設出了重慶以來，任汪精衛氏的參謀長，繼續其八面六臂的活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尤其去年春中央政府獨立後，就任左右政府之物質基礎的最重要地位財政部長。據悉，阿部大使派赴南京，開始國交調整交涉時，他即任交涉委員，而繼續活躍。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與影佐少將同行來日，不久十一月卅日歷史的國民政府的承認便實現了。我們若想到這一層，周氏即在中日國交調整上，也充任主角而活躍。

周氏係湖南長沙出身，今年四十五歲。他去年春由其長男幼海君來東京留學。在這恐怖瀾漫的時世，脫出重慶赴日的幼海君，其勇氣是很壯大的。周氏關於中日提議的決意，並不容易，由這一事也可想像得到。他是透過和平抗戰兩陣營，解體三民主義之理論的第一人。這出其著作「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是有定評的。他尚有其他許多的著作，譯書。以周氏為始，在國民政府的首腦部內有許多學者，那是新政府的特點。

到這一層，周氏即在中日國交調整上，也充任主角而活躍。

徐良氏是在去年末，外交部長賴氏任駐日大使後，由政務次長昇而繼任部長。但，從來在外交界很少有人聽到他的名字。國民政府 外交部長 徐良氏



今後以幅輻國家的一翼，處理複雜的國際關係，擔負日華國交調整的重大使命的外交部長的椅子，將由於從來的賴氏，幾乎在外交界不知名字的徐良氏來佔據着，國民政府的人事是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然而汪氏等首腦部對於徐氏的手腕頗具期待。

徐氏自就任外交部長以來，不負期待的大加活躍。在去年年末，任國民政府承認滿洲的答禮使節使於滿洲國，將身立在國民政府外交的第一線。

直刺入國民政府時止，徐氏是一位實業家，是任天津中原公司的總經理，及任中原銀行的經理執業北方財界的牛耳。中原公司為華北唯一的大百貨店，其得造或如今日之繁榮者，亦是由於氏之干預所賜。然他對於外交關係亦不是完全外行。經日本橫濱大同學校，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華盛頓兩大學後，入當時的北京政府外交部，作了數年駐美公使館之秘書。隨後歷任廣東省長公署秘書，兩廣巡閱使署高等顧問，總統府顧問，山東督軍公署顧問，其江巡閱使署秘書等，直至北京政府消滅之時才進入實業界。前國務院秘書之際，記者曾在南京福昌飯店會見過他，他說：「現在起一切都是重新出發，自當以外交一年生的理念而努力。」今年四十九歲的徐氏的前途正可謂遠闊洋洋。五尺不足的身軀，好像比不上鄉間村長的風采，然而却令人感到滿身充盈着熱誠與智力。日華國交調整將益趨入具體化者是自不待言，與第三國的國交

國民政府 宣傳部長 林柏生氏

在近代戰理，宣傳戰。是站在怎樣地重大任務者，此用不備來說了。在與重慶作無武力的競爭，以及立在與南京對敵的英美



等之對立上，國民政府得擁有林柏生氏來當宣傳部長之重職者，可謂確是與境有一個不可多得的重寶無異。林柏生氏任宣傳部長最出色的特點，就是在林氏生來就具有新聞記者的才幹，有具備着新聞記者（Newsman）的豐富之經驗與智識。他的任宣傳部長的活躍情形，與他人不同完全地無帶着官僚的部種運轉事務的氣味。把任過中華日報編輯長時，所獲得的經驗，來做從廣播宣傳戰者，是非一般的官僚所能構構得到的。在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際，南京除中日兩國的新聞記者之外，從上海，北京，天津等來

了三十人以上的外國記者，其中半數以上，不但是對南京政府不懷好意，甚至顯露若若有空國可乘，則不惜將加以攻擊的態度，然而林氏當時竟能使這些人感服，堂堂地發揮其發言人的任務。他的那種如火一般的熱情以及過人的態度，巧練的英語等，對於使對子人或第二者來認識新中央政府的實力，是具有多大的功效者這是不說可知的事。

林柏生氏為汪陣營內的一位最年輕的博士，今年才四十歲，生於廣東，畢業於廣東的教會學校嶺南大學及莫斯科中山大學，自早就在報界服務，自任中華日報編輯長時代就屢開其反共派陣。前年以香港的南華日報為舞臺，屢顯其攻擊重慶之筆鋒時，遭重慶方面的惡毒毒擊，頭部受了重傷，但林氏不但下痛癢，反而加上尖銳的筆勢，其堅決的意志於此可知。其後及至任汪氏在上海推進和平運動時隨行抵滬，復刊中華日報，展開尖銳的和平言論，雖身材才有五尺的短軀，但其滿身正氣滿身熱忱的詞意，因詞意強注香港，遂使其後由宣傳部副部長昇任為部長。

去年參加陳公博氏的香港使團訪問日本一次，在日本與國民政府正式回復了國交的今日，擔任汪主席的隨員，再三至日本訪問者，其感佩必是很深刻的吧。

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廳長 陳君慧氏

行政院參事廳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前被選為中央政治

委員會委員。



廣東人，長期留學於美國，專攻經濟學。在前南京國民政府，汪主席任行政院長時代，陳氏曾任秘書，並兼任參政會秘書。

陳氏因愛慕汪氏，故隨之脫出重慶。其對金融貨幣造詣頗深。為汪主席最近重慶之青年參謀之一。最近活躍於經濟方面，奔走致力於中國新經濟體制基礎之鞏固。

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 周隆庠氏

在汪精衛氏與日本方面的代表，例如阿部前大使本多大使或與有名無名的訪客，會談之際，或與新聞記者團會見之時，總有一位矚目端正的青年常隨在汪氏身邊擔任其通譯。雖說是不過失的巧練的通譯。雖說不是通譯，但決不是僅僅翻譯的日常寒暄語，乃是在以微妙



的表現來傳達難解的政治經濟問題，故此若非能十分洞悉說話人的心境，將身體在如說話人的境地，則其工作是極不容易的。但自汪氏開始和平運動以來直至今日，一直擔任如此困難的通譯工作者，就是外交部次長周隆庠氏。

汪主席與周氏的關係，是從汪氏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與日本折衝諸多難的對日外交問題時起。當時對於畢業九州帝國大學外交部服務的此位才氣煥發的周

氏，認為是將來有顯的青年予以別眼看待。汪氏的眼力果然不差，周氏的才幹敏銳，在外交部內漸次顯示頭角，未幾就被昇任交際司的日本科長，是在擔任專應付日本新聞記者的發言人地位。當時才三十歲左右的周氏，自居在此重要的地位後，便說意發揮其生來的熱情，認真地幹其工作。

在事變勃發的直前，居在發言人地位的周氏，與當時居在南京的我們（新聞記者）每日莫不在激烈地論爭中日問題。其後周氏跟隨政府自武漢遷入重慶，迨至汪氏發表和平救國，表示共鳴相借脫出重慶，對日問題曾抱看相當強硬的周氏，對於以理論論爭的和平建國之信念，是相當強烈的，是十之可憐得得到。

周氏的日本語，雖常被不客氣的人指為他的口調是九州口音，然而其準確與流暢是有定評的，此次隨汪氏訪日，其活躍是大大可期待的吧。

國民政府財政部參事 彭盛木氏



財政部參事，福建晉江出身，年四十歲，民國十六年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後，即任該校講師對於中國經濟造詣頗深，曾著有「中國經濟之解說」一書。事變後，由周財政部長之囑咐，出而參加和平運動。擅長日語。中日基本條約簽訂當時，曾擔任事務局方面大為活躍。

外交部亞洲司長 薛蓬元氏



外交部亞洲司長，江蘇省江陰縣人，年三十歲。北京大學畢業後，即赴日本，入東京帝大及日本大學，專攻社會學。事變前執教於

上海之中學校。有學者風度，擔任外交部研究室副主任。亦擔任公館之參謀。

國民政府宣傳部參事 鍾任壽氏



廣東省潮陽縣人，現年四十二歲。曾學於早稻田大學政經科。其日語之流利與日人無異。蔣介石北伐當時，曾從事於北伐軍獨立第四師之政治宣傳工作，民國廿三年，任浙江省政府專員。事變後，隨新政府成立時，即任宣傳局秘書。國府遷都後，入宣傳部，去年五月，為國府特使節之隨員渡日，擔任林部長之通譯。除任宣傳部參事職外，並任廣東國圖之長，中國救國協會總務秘書。

聞中華華民國

汪主席來訪日本歡迎敘懷 約軒

乘風建節駕層瀾不問滄溟行路難

十丈紅妝銀鬪近萬年白雪玉峯寒

鸞鶴赴急无層嶺磁鐵長隨更教無天

地茫！塗炭苦須史事得冷中看

汪先生的生印象

奧村信太郎

我與汪精衛氏會見，是在去年三月廿八日，也就是歷史的國民政府遷都式典的前天。我搭乘了本社的「日本」號世界一周飛行機，負責慶祝國府遷都之使命而去南京訪問，向汪主席表示敬意。所以，去祝賀遷都盛典的，可以說我是最早的一個人吧！

與汪氏大概有一點多鐘的談話。會見先生時所感觸的是：比起真實的年齡來，看實總是年青得多。而且態度非常溫和，高雅的漂亮的紳士。那轟々烈烈的革命意志，是在什麼地方隱藏着呢？不禁使我疑惑起來。然而，這便是由於高尚的文化人的教養的原故吧！

我，曾經會見過許多北京政府時代的要人。並且，在奉天，也會見過張作霖，這些位要人們，也許是由於型的不同吧！但是，與汪氏的印象却全然異樣的。我以為，恐怕汪氏就是代表新中國的文化的一人。

所謂日本的志士，有雄壯奮鬥意志的人，從外表一看，就明白的。然而，中國的志士，是在內面深藏奮鬥意志的。這個，便是異於日本的特性的吧！

我是深々地同情現在汪氏之立場的。中國的現狀，總是不能如汪氏所希望的那樣吧！這事情，可以說，我是很清楚的。那苦慮的程度是超乎想像以上的。但，觸及汪氏的私生活也是同樣，主席公館是狹窄的，汪氏在那里，過着一步也不出外的所謂不自由的生活。為天下，不顧自己，這

雖是汪氏偉大的優點，然而，僅々以私人的友誼去同情是不行的。更需懷着無畏的精神，祈禱汪氏完遂回天之大事業。

由於汪氏這次訪日，日本朝野，尤其是日本一億的民眾，對於新政府，以及汪先生，懷着怎樣的好意，想來是可以判明的。不，我們期望汪氏務必瞭解這番好意的。這，便是贈與汪先生最大的土產了。

(本社社員)

高田元三郎

人，都有好幾面性格的。大人格的人，尤其有看更多面的性格——我這樣想。我會見的汪氏，給與我印象的一面，是宛如山峯純潔的白雪，柔軟處女的肌膚一般，無論如何從哪兒也看不出來會是壯烈的革命救國烈士底激奮的一面。

第一次會面握手時，許是感動於汪氏柔軟的手，與其風貌底年青的原故，也未可知。那州餘年前在北京甘水橋底下，抱着炸彈，由於革命企圖救國的大烈士的面影，卅餘年來，貫徹其主義主張，幾度挺身於生死之間的烈士之風貌，却是從哪兒也看不出來的。光潤的皮膚，漆黑的頭髮，慈祥光輝的眼睛，溫柔的聲音，固然是汪氏予初見面人的無上好感。然而，不知爲什麼，還總覺得汪氏是文雅的人。

如果，我只說些初次見面的應酬話，僅々幾分鐘會見完了。那麼，我會見汪氏的印象恐怕就限於前面所說的一面吧！所幸的是，雖然我們圍着桌子談話的時

間很短，可是還聽了關於和平救國汪氏的理想，以及從國際情勢談到中日親善的必要的宏論，就是不理解中國話的我，也漸漸地由於那激奮的語氣，感動於汪氏的氣魄了。如果，會談的時間再長一點，我能够聽懂中國話，那時，被感動於汪氏的革命烈士，烈士底激奮的意義與熱情的情緒，我想，也會是同樣的。聽過了後面的汪氏的言論與心情，會見汪氏的印象，使我明瞭那不過就是在大人格中的一片面而已。總結前後一貫殘餘的印象，我便肯定汪氏是有熱烈的信念的，而且始終是清純的人。祇是，汪氏有缺少權謀的地方吧！這可以說是在掌握中國政治特別的缺點。並且，聽說汪氏麾下連將兵都沒有，這也是實行治國經驗上不足之點吧！但是，汪氏至少是有堅決的信念的，有熱情的，純真的偉人。這些，就是成爲現在及將來的中華民國指導者最大的資格。如果，汪氏有什麼要求的話，那麼，我們日本應該以友邦的情誼予以絕大的援助。此外，如果，有能够代替汪氏的人，汪氏一定能够委讓的吧！然而在沒有人能够代替汪氏的現在，我們是要使汪氏成爲中國的真正實力者。

三月三十日，國民政府遷都一週年紀念的佳節，南京真叫人爽快的溫和春天。

遷都紀念典禮嚴肅地舉行了之後，從十點鐘，招待日本，滿洲國和德國，意國的代表在大禮堂

下田將美

開了祝賀會。我亦參加這祝賀會，這真是我深以爲欣幸的事。現在我可以顯著地想起來當時遷都式典的大禮堂的光景！大禮堂前面廣場，却擠滿了音樂隊，警備隊等和汽車。在大禮堂裡頭的廣大會堂內，排着鋪上白布的馬蹄形的桌子。桌子上面擺置了茶花會食物及酒杯。汪主席好像心裏高興似的，笑容滿面，聽了參加者的致賀。他的白暫的臉龐，淡淡地染着上火了似的紅暈。

象徵日本的櫻花！櫻花現在爛漫地滿開的大禮堂裡，舉行可紀念遷都一周年典禮！靜靜的站着這眼前的櫻花來着，我心裡湧起一種無可形容的心情。

會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同志，超越生死，努力實現和平建國的汪主席，看這爛漫的櫻花，有甚麼感慨呀？

過去一年的汪政權必定受了比風雨更痛烈的苦惱。回顧的一年，汪放權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還沒充分堅固。這樣批評的人，對於產生出來的苦惱，未免太沒有同情心。這是對於新生的嬰兒，希望其立刻站起來走路的無理解者的暴言。我們寧可評論這一年間，汪政權樹立中央制度，改革地方行政，以及設立中央銀行整備財政經濟，軍事方面的進展等基礎工作其効力頗大。甚至爲民衆設立糧食管理委員會等，漸漸地爲新生中國民衆努力，實在是感佩得很。

汪政權的特質就是汪精衛先生的人格的反映。我看到大禮堂的滿開的櫻花時，我以為這是象徵日本的風姿，同時也是象徵新中國的風姿。在爛漫櫻花下，我衷

衷

心地慶祝新中國的永久發達和汪主席的健康。

當茲在日本歡迎汪先生，萬感交乘，二個月以前在南京的汪先生和櫻花的印象顯明地湧起在我心裏來了。

(本社主幹兼本刊主幹)

長岡克曉

那個有清溫雅的风度與儀表的，無論是站在壇上或者座談的時候，總帶着熱情，算是汪氏的一個特徵吧！不，也可以說是革命者的真正面目吧！

然而，汪氏給予我最有熱情的談話，却是民國廿二年的秋天，汪氏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部長，在南京當時總領事館會見的那一次。

當時，也是汪氏對滿洲事變，中日關係調整上最努力的時期。那時，汪氏已經確信反共與中日親善就是誕生中國唯一的道路。

汪氏曾簡單地說：

「明瞭共產黨的恐怖性的第一人，無論怎麼說，也是我。可是，覺得慚愧的，却是在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的當時，我是最後一個為共產黨挽留的國民黨員。實在，也是因為這個，才有今日之痛感共產黨的脅威的。」

這樣，汪氏把過去的失敗，坦白地述說着。

不用說，民國十六年仲夏的時候，國民黨總是有着反共的傾向，當然，第三國際共產黨是非常惱恨的。雖然如此，可是，任在武漢的第三國際的代表印度人巴易，却好像信賴汪氏就是共產

黨永久的朋友似的，將一些從第三國際本部寄給羅易的指令及一切文件都示與汪氏。汪氏由於這些，完全握獲第三國際共產黨的陰謀。因此，更堅強了反共的意志。這件事已經是世間都知道的，所以，汪氏並不具體地說到其內容，然而抽象的，實際却是滿溢熱意來闡述其反共的精神。

在那時，以那樣的態度來披瀝反共的汪氏，從中日事變後，便關心着汪氏是沒有永久和抗日政權繼續關係的道理的，所以見了汪氏從河內逃出，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廿九日的電報後，一點也不覺得是意外。但，當想到其前途的難關的時候，却又不得不對汪氏的熱情有很大的期待；在今天，也是同樣的。

(本社外傳部長)

吉岡文六

我降生在九州的南國地方，在我的附近，有一片桑田，田地里的桑樹上，每到夏天，便有尺蠖蟲。在我，比起它的一伸一縮地爬着的样子，是它生長得那樣白色的滑溜的身體，覺得更有興味的。這個幼年時代的感覺，不意成了晚年大有傷害汪兆銘先生感性的事情了。

我在南京特派員時代，正是汪先生任行政院長，那時候，我寫了論南京政府的外交的文章寄給大日本社。裏面寫汪先生的印象是，對於汪先生的臉龐與皮膚的感覺，宛如尺蠖蟲似的。尺蠖蟲三個字沒用漢字寫而是用日文字母寫的。在當時，是南京政府的新聞檢查所檢查最嚴厲的時

期，外交部日本課的翻譯，讀了「シヤクトリ蟲」雖然十分不解，然而却想做：「蟲子固然是蟲子，一定是個醜陋的蟲子。所以，當時的日本課長，范漢生君纏着眉頭，闖進我的事務所來了。他遂提出抗議問道：「一國の行政院長，比做蟲子，到底是什麼意思？」於是我便：「雖然比做蟲子，然而尺蠖蟲是聰明的。就是我們人類，處世的途徑，還向這個蟲子學習呢！我所以將汪先生比做蟲子的原因，不僅是汪先生的人格與尺蠖蟲的風格，而是皮膚的感覺相似而已。范君的抗議不是誤解了？向生了汪先生那樣漂亮的皮膚的父親去抗議，不好麼？」笑着回答他了。

范君也訕訕地平氣，展開閉着的眉頭。於是從我近旁的桌子裡拿出中央日報(國民黨的機關紙)打開漫畫頁上這個也不行啊！」給范君看。那是畫着一個田中義一將軍的頭，龜的身子，中國人用線吊着龜的繩電。」「堂々一國的總理大臣，比做龜，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反詰問着。范君對此一句話也沒說。這些黨奴，總是不好辦啊！然而汪先生是：「於是便強力地說汪先生對於現在中日關係是非常憂慮的，以及為打開中日關係在怎樣苦慮着，而且是個真正中日親善的論者等等。到底，范君是機智，舌鋒都銳利的，從范君的談話中，恐怕大概的都要不行吧！然而只有汪先生是很爲他佩服的，無論如何也必得說服我的情勢淵淵着；我只是失神地聽着他的論說。可是，以後仔細觀察汪先生的行動一切，那麼，不過是一個關係的

范君的話，便都中了事實。一時的言論，我是將它置之懷霧中，不重視的，然而，經過稍長的時間，范君的話，便真的成爲事情了。現在，范君果然參加了和平運動，大概還在任朝鮮京城總領事。

(東京日日東亞部長)

桐原真二

俗語有所謂「一見傾心」的話。然而，汪精衛先生在我所會見的人們中，實在就是，只一面，就使我從衷心傾佩的人。

那是在過去的三月卅一日，南京舉行慶祝國府還都一周年紀念的翌日，與下田主幹約會於是日午後四時訪問汪公館去了。恰巧，因爲汪先生正會客中。於是，便在接待室等了一會兒。不久，就由領路的人帶領着從正門右邊的小門過來，走到截斷中庭右邊的那時候，就正巧與汪先生遇見了。在那健康的圓潤的臉上，堆着滿臉笑容地向我們鄭重地寒暄。那樣，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人相信就是曾經投彈刺殺親王的革命烈士。那麼，是溫和和氣的。

在一間僅擺成圓形的鋪着毛絨氈的五六隻沙發的會客室裡，汪先生與我們一々地握手。聽完下田主幹的國府還都一周年祝辭。等我們每人都坐下後，便聽見汪先生說話了。可是，先生坐在椅子上的態度，實在是極謙和的。稍微向前探着身子似的，左腳放在前面並着。兩手在胸前握攏，靜々地與我們談話。但是，在那談話的內面，却潛伏着銳利地感動我們肺腑的感情。會

客的時候，對着常常有在沙發上「脫靴」地坐落，添身無理地誇示洋々得意的大人物，汪先生，大概也是與之相反的。這個，實在是與我們好感的印象。

「我自從任主席以來，對於物價暴騰，物品不足，是最感遺憾的事。奔政物價，安定民生，這就是我最大的任務了。」當聽着汪先生從容地說着這些充滿熱情的話時，我實在是感激得淚幾乎要流出來了。因此，便把當時想着的日本無論如何也得幫助汪先生，與之協力達成其目的。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感慨。牢々銘記在心裡。

只以威力是不能離擊人心的。有那樣謙讓的精神，以及在謙讓的內面那溶化鐵石的熱情，就會有那麼多能幹的人跟從汪先生走向和平運動的。——我深々地相信着。

(本社總務部長)

村上剛

與汪主席會見，從今年算起，已經差不多有四次了。會見時的感想：主席的談話可謂是理路整然，總是使對方從心裡不禁地「誠然不錯」點頭感服，是一點都不能插言疑問的燃燒着確信的話。而且，還是非常有氣魄的。會見過汪主席的日本人，從衷心裡共鳴他的主張，成爲他絕對的支援者，那也是因爲感動於他，以爲是當然的。舉止端整，一邊攢着大的，有力的拳頭，一句一句地清々楚々流流似的話，全然是「一貫愛國」的大文章。

而且，汪主席對於對方的話總是用着很真摯的態度傾聽着。最近來，也常用日本語談話。尤

其是難的時候，也像是十分地理解了。當對方要發問，立刻便表示出不麻煩翻譯的人，自己用中國話回答的表情。雖然，對方的話，常有些拙笨可笑，也是一言一語，不能聽漏一句的主席的認真態度，是使每個人都覺得待人親切而傾佩的。

大概，是昭和十一年吧！南京旅行中的中野正剛氏與蔣介石會見的時候，有：「我如果有像他那樣的軍力與地位，一定能夠治理得更好吧。」這樣戲言似的話。當時，汪精衛氏正任行政院長，是不如蔣之勢力雄厚的。出於中野氏的話，就可以如想像那樣，雖然一點鐘前還是與你懇切的談笑，很好的友誼。萬一，對方的存在於蔣是不利的，那麼，秋霜烈日，忽然逮捕對方，踢落水狗似的那樣險惡的策謀，在蔣本身是若無其事一般。

汪氏，絕不是像蔣那樣險惡的人。與說是威嚴勿寧說那是信念的強力。總而言之，給與人是非常溫柔的印象。至於汪氏的政治的經歷，非難的地方雖有，然而這也是基於汪氏的不屈不撓的信念。自然，與蔣介石死守個人的地位底策略是不同的。

在主席公館的大房間裡，置放着數個裝得密々實々の日文書籍的書櫃子。這地方，還是集合政府要人開嚴重會議的屋子。在中日合作上，汪主席的信念底一端，是使我們如希望那樣的欣喜的。這一次的訪問日本，我們更不禁熱望汪主席的信念，在日本徹底化，而產生更強力的中日合作。
(本社東京支局長)

田中香苗

我與汪精衛氏會見，是在前年秋天的十月。正是汪氏剛逃出重慶，潛入上海，隱居在滬西愚園路領導同志進行和平工作的時候。當時的上海，是蔣介石的陰謀，暗殺汪氏的暗殺團橫行無肆。滿城迷漫着凄慘恐怖的气氛。汪氏的隱居是因了青年同志而嚴守的。我去拜謁汪氏時，是從武裝的護衛者的守備下進入會客室的。在會客室里汪氏現在是外交部次長周隆庠氏的汪先生出來了。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這就是中國革命中逃脫了生死之境，挺身奮鬥的長老嗎？其次就是汪氏高大的身子，稍微斜欠一點臉上是現着不到三十歲的年青健康的精神，待人接物非常柔和，中國風流人的印象。汪氏與我握過手後，我又覺得那手是溫暖的了。而且對於我的話，汪氏是始終在揉搓着雙手，誠心地傾聽着。不久，汪氏，就以那開靜的語聲，談着含著意義的話了。那些，完全是構成理念的流利的文章一樣。開始是和平救國問題，貧窮的中國，以及憂慮並細細的前途，呼籲中日協力等。開靜的溫暖的汪氏的相貌，在燃燒着無限的熱情。手也隨着高舉起來了。

然而，汪氏是有着學生似的憧憬於理想與洞徹人生表裏之微妙，沈着的性格的，給與人一種不知道是什麼的所謂清澄的感覺。彷彿從其中進出不可侵犯的，一貫的氣魄。這樣的要素，於親近過汪氏的人，恐怕是一種強烈的魅力吧！讓人感銘汪氏是有親密的思想，洞察力與靈感，覺得汪氏確是個思想型的政治家，並且具有實踐理想氣魄與豐富經驗的人。永遠是年青的精神，與熱情，胸襟，理智，恐怕就是使他成爲中國智識階級的青年領導者的最大原因吧！傾注於理想，深沈的內省的態度，是一定有越過死線的青年同志聚集到汪氏的和平建國理想的旗幟下來的。
(東京日日星報副部長)

田知花信量

從汪精衛氏得來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年青與理論的巧妙。雖然什麼樣的政治家都有種々特異的風味。然而，像他那樣使我深刻印象着的人是很少的。那年青與巧緻的理論，不單是便表面的印象，而是使筆者非常感佩的。

筆者第一次與汪氏會見，是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北京舉開擴大會議的時候。我們新聞記者闖進擴大會議的禮堂，懷着汪氏的行動是否於革命生活上有沒有遺留污點之疑惑，在懷仁堂里向汪氏質問。當時，汪氏實在是在青年革命鬥士，而且還是大膽地排擊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強調民衆政治的促進，孫文主義，純正的遵奉者。汪氏的政治生活是宛如文字所示極爲波瀾萬丈的。然而，這些都是因爲他不斷地固執着公正的三民主義之推進，以及拒絕蔣介石利用國民黨爲其獨裁政治的工具。在一九三五年國民黨四期六中全會，汪氏因爲一面對日抵抗，一面交涉的理論而遭刺客的狙擊。這時期，雖然西

安事件還未暴發，然而蔣介石就已經階段地強化抗日政策的決心。筆者，當時往來於南京上海之間，看見了從南京進入上海的德國醫院療養中的汪氏傷痛的姿影，便覺得中日關係也許會漸漸地趨於惡劣的情勢吧。那年末，汪氏的心腹好友唐有壬被殺，以後直到汪氏如周知的順路逃出重慶，從河內又上到上海來。最初會見的筆者，再度望見年青的充滿熱血的汪氏，只有驚奇。雖然死了好友會仲鳴，又失去多數的同志，但，汪氏是仍舊賭着生命爲開拓建國的前路，澎湃着熱血，努力奮鬥的！

多憂悶的政治生活，而且像汪氏那樣突破幾重難關，獻身建國生涯的偉人，中國的民衆是可以有疑惑的眼光來窺視的嗎？筆者以一個日本人的熱情，非常同情汪氏政治生活之苦惱的，同時，也是不惜協力與之達成和平建國理想的一人。
(本社上海支局長)

三池玄佐夫

今年四月十八日的傍晚，我第一次在南京的汪公館，與汪先生會見了。

在一間不能想像政府主席的會客室的，簡樸的屋子裡，姑着等了一會兒。於是，從推開側面的門那兒，大搖大擺出現的身高六尺魁偉的大男人——那便是汪先生了。仰視那有福相的臉上，浮着和善的微笑，左眼下，映着稍顯黝黑的暈紅。但，只那麼一注意而已。我是因爲太唐突了，所以，在那一瞬間，還有一點兒慌張。一邊就揮着伸出的汪先

生的手，那隻手，是大的，柔軟的，而且還是溫暖的。與汪先生的會見，大約有一個半鐘頭吧！所談的話題，是以日蘇中立條約爲中心，從國民政府政治下的一般政況，一直談到歐美諸問題。起初，是坐在會客室的一隅。可是，因了院子裡正修築工事，工作聲音的喧吵，就又移到隔壁的類似會議室的另一屋去了。

汪先生談吐的態度，是極穩和而高尚的。雖然一邊揉搓着手，但在每一句話中間，都像自己是肯定自己的話似地，是的，是的。連說着的那種樣子，是深沈着宛如文化人的高深的教養與信念的。偶爾在談話中，激奮地用握着的拳頭敲桌子，也是表現有熱情的。使我驚佩的事情是：汪先生十分理解日本話，我說的日本話，幾乎都不需要翻譯，直接地就用中國話返答了。當然，複雜的日本話是需要麻煩翻譯的人。然而，自從國府遷都以來，頻繁地與日本人接觸，也是使汪先生能够這樣聽懂日本話的一個原因吧！

告辭的時候，我的同伴，寺島南京特派員，贈給汪先生一張相片。相片是，在河內代替汪先生殉身的會仲鳴氏的靈墓。那上面，還照上了說是每天早晨拿着花束去敬神的，滯住在河內的某法國人。汪先生，一瞬間，立刻變了悲痛的顏色，眼眶凝視着相片。於是便嘆道：「謝々，謝々。我認識這個墓。這個法國人我也認識。」——從先生的眼裡，淚珠巴拉巴拉地流下來了。汪先生，到底是一個熱情的人。
(本社編輯長)

新東亞史 上的一頁



汪主席與蔣主席在上海南京路



汪主席與兒童歡迎情形

「和平實現我中國」的信念，來函對於新中國建設途上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氏，這次爲要對國際世界的新情勢，並且還要更進一步地來促進東亞的新秩序，使中日兩國核心強化起見，於是決定了以新中國元首的資格，來舉行了這次最初性的日本公使訪問。

在六月十三日的下午二時四十分，南京機場就迎來了汪主席，以及隨行的徐外交部長，林宣偉部長，周外次，主治醫羅廣賢氏等。三時，就在國府軍樂隊的奏樂與中日軍官民多數的歡送

聲裏，汪氏一行以及同行的日高公使，乘特別旅客飛機福州號，就飛臨了神戶。

飛機在紫金山麓中山陵的上空，旋迴了一周，就掉頭向東，開始了東行的旅程。

十三日一行就在上海住了一夜。

十四日，汪主席去出雲軍艦搭訪了島田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

初夏的太陽，映着黃浦江的水面，漢山碼頭橫泊着可以持爲日本第一豪華船八幡丸，船裏，汪主席一行跟歡送者乾完了「一

汪主席 席訪 日記

「路平安」的看禮酒。船就出發了，主席一行亦就漸次地出了碼頭。八幡丸的巨體，橫搖地，前進，在東亞歷史上劃長了標刻的痕跡。——歷史底出發時間，那是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午前十一時正。

這次新中華民國的元首訪問友邦日本，在中國的歷史上那是新的一頁。——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後的有史以來的初次，亦是鴉片戰爭以來，以元首資格正式地訪問友邦的頭一次。

說到八幡丸，還有一段歷史呢！中日新關係獨立之後，籍民

讀大使一行就是從這船去東京赴任的。並且在國府還那一週年紀念的當兒，籍大使亦是搭了這船回來的。——當平井船長對汪主席說明了這些的時候，主席亦不由得對這船留下了可紀念的——

「這真是中日親善船呢！」

船裏的兩天，那是稍微可以休息一下的。在辦公室裏每天忙碌的大官們，在這船裏的生活，覺得有些像在學生時代的放暑假似的。汪主席在特別船裏異常出來。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周佛海氏在船裏，搜埋關於研究經濟問題。宣傳部長兼中央電訊社長的林柏生氏，一出來就給中日記者團包圍，回到船裏裏，還寫着「汪主席隨行記」。徐外交部長一幅一幅地在鑑賞船裏的壁畫，油畫，發嘆道：「倒底日本的美術好！」

外次周佛海氏老緊隨着主席，擔任着主席通譯的重任。鍾任壽氏擔任着林宣偉部長的通譯。薛亞洲司長擔任着徐外長的通譯。周財長是日老留學生，用不着什麼通譯的。

「汪主席來日本了！」這消息傳遍了日本。各處都起了不少的動。歡迎陣，接待陣的佈置，都忙煞了各地的當局。除了東京之外，那就是要算神戶最歡迎前翼的神戶，爲最顯得忙了。政府的各代表亦由東京急行地到神戶。外務省山本東亞局長，代理了近衛首相。木內儀典派長代理了外相，海相代理了奧野海軍部長；清水南京大使館書記官，國民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少將。之外，還有籍民駐日大使，阿

部前駐華大使，青木國府最高經濟顧問等都集中了港都神戶，來等待歡迎汪主席一行的人。——

十六日那天，在梅雨剛歇，那是好天氣，神戶全市披上了一層歡迎的氣，中國國旗在各機關門口亦都掛上了。神戶背山頂上的高旗亦亦揚起了很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是港外就可以望得見的。

在港碼頭，八幡丸就在神戶港外和神戶那裏抽了。一艘小汽船，載了籍大使，與日方先頭代表以及記者團們，出迎前去，上了八幡丸。

中華民國國文孫文氏，其畢生的理想大亞細亞主義，就是在神戶最初的向天下發表的。現在汪氏攜着孫文遺志來使其實現，這次又將踏上這神戶，在汪氏及其同志，那是感憤無量的。

八幡丸的碼頭上顯起了中華民國國旗，漸漸地靠近了碼頭，聽了兩聲的汽笛。碼頭上即時展開了熱烈的歡呼，那是中日兩國國情的交流，最可感奮的親善的情景。

在要乘，岸上的政府以及其體代表的新與會長何均，中華會館理事黃敬勳，中華總商會會長唐廷英，新與會理事熊賀君，商話別會會長曹恩等氏，亦都代表了全神戶的歡，來歡迎汪主席的國府主席。

船裏主席的談見，船上長隨着中日兩國的國旗。汪主席與全體隨員們，以及日本方面的關係人員，亦都整列地站在國旗的前面。都是穿了整齊的禮服，拍

部前駐華大使，青木國府最高經濟顧問等都集中了港都神戶，來等待歡迎汪主席一行的人。——

十六日那天，在梅雨剛歇，那是好天氣，神戶全市披上了一層歡迎的氣，中國國旗在各機關門口亦都掛上了。神戶背山頂上的高旗亦亦揚起了很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是港外就可以望得見的。

在港碼頭，八幡丸就在神戶港外和神戶那裏抽了。一艘小汽船，載了籍大使，與日方先頭代表以及記者團們，出迎前去，上了八幡丸。

中華民國國文孫文氏，其畢生的理想大亞細亞主義，就是在神戶最初的向天下發表的。現在汪氏攜着孫文遺志來使其實現，這次又將踏上這神戶，在汪氏及其同志，那是感憤無量的。

八幡丸的碼頭上顯起了中華民國國旗，漸漸地靠近了碼頭，聽了兩聲的汽笛。碼頭上即時展開了熱烈的歡呼，那是中日兩國國情的交流，最可感奮的親善的情景。

在要乘，岸上的政府以及其體代表的新與會長何均，中華會館理事黃敬勳，中華總商會會長唐廷英，新與會理事熊賀君，商話別會會長曹恩等氏，亦都代表了全神戶的歡，來歡迎汪主席的國府主席。

船裏主席的談見，船上長隨着中日兩國的國旗。汪主席與全體隨員們，以及日本方面的關係人員，亦都整列地站在國旗的前面。都是穿了整齊的禮服，拍

層高禮帽，握着手套。汪主席前一天剛剪的頭髮，這天更顯得精神，旅途的勞碌，一絲一毫都看不出來。周佛海財政部長，好像不是戴那從前的黑框眼鏡，已換上了白絲眼鏡了，滿面紅光，顯得更年青了。林柏生宣傳部長仍是那樣的精悍的丰度，好像要對應那不久要來臨的軍大的事情似的。

歡迎要員裏，先頭進接見室的是山本首相代理，由清水南京大使館書記官及外次周藤岸氏的通譯，先對主席述了歡迎之辭，主席亦答了感謝之辭，最後就握了手。歡迎人員再依次地對諸隨員一一地握手歡迎。各大臣代理，亦都對主席致了歡迎辭，雖然都是短促的雙句，但是，兩顆心，早就緊握上了。阿部大將與主席的對面，好像有着無盡的感懷，交談，在這些歡迎者裏面，亦可說是最久的了。這些，就好像是一幕一幕的劇景。接見完了之後，主席一行與歡迎者一齊乾杯。

一邊，幾十員的攝影記者，都集中了交點，不停地在那裏照。岸上的最前的歡迎陣是六百五十的華僑代表，四百的中華同文學校學生。華僑當中日兩國的國旗，爆發着歡迎的熱意。當平井八幡丸船長失傳，主席踏上了甲板的時候，岸上揚起了中華民國的國歌。主席立正了，低着頭，這情景，主席一定是感動的。

在「汪主席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的歡呼聲裡，主席不時的舉起了禮帽來應答這些熱情。上了陸，分乘了廿餘輛汽車，一直到了那在大阪神戶之間的甲子園飯店——那是主席一行休息的雅靜的所在。

沿路上，街中心清寂得人車都沒有，只有兩旁人行道上整然排列着歡迎隊，各團體，各學校，男女老少，都手裡舉着兩國國旗。

是在阪神是這樣的，恐怕，汪主席足跡所至的地方，其歡迎情形都是如此的。

主席一行在甲子園飯店一息之頃，當夜八時五十八分就再由神戶坐了「主席列車」東上了。訪



◊ 宮 ◊ 離 ◊ 關 ◊ 霞 ◊

「萬歲！萬歲！」的歡迎這主席汽車的一行。在人群里還可以看到：白髮的老婦，扶着手杖，一手在搖着國旗。八九歲的小學生，穿著制服，小手舉着國旗，鞠躬，不住的喊着「萬歲！」——這種歡迎的情景，不儘

日第一夜，就在列車裡過着。第二天，六月十七日，午前八時四十五分，主席的列車就進了東京車站。在第五站臺，近衛首相以次，松岡外相，及川海相，東條陸相，河田藏相，柳川法相，金光厚相，秋田拓相，村田

選相，小倉國務相，井野農相，關傑，杉山參謀總長，水野軍令部長，山田教育總監，西尾，土肥原各大將，鈴木企圖院總裁，松平，小山貴宗兩院議長，石渡實業會事務總長，平滿洲國大使，以及東京府知事，東京市長，其他陸海將星，各省高官，與惠團體百餘者，中德關係民間有力者等約一百五十餘名，都禮裝地等候着歡迎汪主席。

在站頭，汪主席與近衛首相的握手，那是可紀念的一瞬。

出了車站，一行就直去了幕布區的中華民國大使館。

滯留東京期中，汪氏除爲因中國革命而殉難的友邦志士慰靈碑執筆碑文外，並想乘這次訪日的機會，在公式的日榻之餘暇，以私人的資格，來實現二件願望：

(一)對爲中國發展始終援助的先覺者頭山滿翁，會見並致敬意，同時與翁談談，交換意見。

(二)參拜青年時代的恩師故相讓次郎博士的墳墓。

十七日午後四時，汪主席爲日本皇室之賓客，由白根首席接待員以下各接待員出迎至中華民國大使館。汪主席帶同周行政院副院長，徐外交部長，林宣傳部長等隨員，與接待員一同，由大使館出發，入霞關離宮。當晚六時，即於離宮，舉行以汪主席爲中心之隨員接待員等之晚餐會。餐後，隨行政院參事廳長，周外次，隨中央醫院院長，藤原司長等隨員與水野接待員以外的人員，均退出離宮。

十八日午前十一時卅三分，汪主席以及隨員一行，於備仗衛兵之敬禮，軍樂隊中華民國國歌

樂中，由離宮出發，參入宮城。天皇陛下，皇后陛下與汪主席會見，訓會食。午後一時卅分汪主席由宮中退出，午後一時卅分天皇陛下御差遣三笠宮殿下赴離宮答訪。午後四時汪主席出離宮，入中華民國大使館。

午後五時，汪氏以行政院長資格於中國大使館與記者團最初之會見，發表聲明，爲訪日之第一聲。對日本全國上下之熱烈歡迎，謹表謝意。

繼之，由林宣傳部長對記者團之質問，予以回答。關於：「日本爲太平洋興起的萬里長城，這次自己亦可以看到這保衛東亞的長城是怎樣建築的。今後期待此長城發揮其威力，並希望中國國民以全力來協力保衛東亞。」

十九日汪氏一行登陸了明治神宮，詣國神社。午後，汪氏以行政院長資格訪問宮田，首相，外相，陸相，參謀總長，海相，軍令部長，藏相，樞密院議長。午後五時半於大使館受首，外，陸，海，藏，樞各相及參謀總長，軍令部長之拜禮。晚出席首相官邸之晚餐會。

廿日起，即與日政府當局以及其他各界談話。

廿二日晚汪主席與近衛首相於東京廣播電臺向東京致詞，這是可紀念的意義重大的演說。

主席是抱愛愛中國，愛日本，愛東亞的信念，將三愛融合起來建設東亞的。

廿五日一行離東京，西下赴大阪，與各界懇談後，即就歸國之途。歷史的訪日的使命，於此即完全終了。

本刊學生徵文入選發表

我們的大學校

學校身家的描述

胚胎——產生——成長

關於這些事情，當然不是少明文的記載的，但我嫌牠太像流水帳，於是不願意節錄。據我自己的體識，每逢新入一個學校裡，總會遇到一些老班的同學，誇誇自己資格老到似地歷歷道出一些關於本校的故事。我不敢說他們沒有一些談話有增劑的助力，但我總覺得這樣的口頭傳說，有些異樣的風趣，好像清靜的晚上，坐在老人

便隨地隨生在修葺過的一個舊王府裡了。有如一個毛羽未全的小雛，或是一個柔嫩的青苗；看顧他的人，當時不知前過了多少的血滴。在他九歲的時候，轉寄愛護在德國的聖言會手裡，以後便隨壯地成長起來，到現在已經十七年了——他顯然地感慨着輔仁的發展。



北京 輔仁 大學

· 陳 更 ·

身勞碌地轉轉來，我不時出神了。

記得有過一個上級的與我，很誠懇地來訪我；知道他是與我指導我的心意來的，我便請他為我講說輔仁的歷史，他點了點頭：

「十八年前，輔仁開始在羅馬教宗和美蘭本篤會的決議下，被注定了胚胎於北京市場的命運。上天保佑他，第二年

些人學不在讀書和抱奮勵強於死咽主義的漢子，我們學校是很少有志士來臨的——有如洩露了國密，他做過追悔的數相——直到七七事變以後，輔仁漸漸地罩上了榮光。這不僅是因爲用飯碗的招牌，誘致了許多落難的名教授，同時戰爭的包圍，也把大量的學生壓進了來；於是輔仁顯出了興隆的氣象——

他說的很恰當，輔仁的足球隊，能在北京市內，成爲勁旅的，最來便是過去的遺蹟。還有一次；我偶然聽到一個宿舍裡的工友，說着真傷的語調：「如今學生多起來了，洗臉的磁盆，擰得不像樣子，抽水馬桶的木蓋，也坐壞了好幾個！」——我再也聯想到別處去，以至滑過了他的言海，於是再聽下去。

「方纔不是和你說過嗎？從前的校舍，不是這樣壯觀的，以後在某一個時期內，才建蓋了現在的兩層高的日形樓，對日的所在地，變成了輔仁的兩臂的附屬兩級中學。女院也是最近方擴充到附近華麗的慈王府，假如；你想到了地球的環繞太陽，月亮的環繞地球，那麼兩處女子附中的設立，便是當然之理了。」——記得當時他講得口渴了，我遞給他一杯酸梅湯，他喝了幾口，又想起了話頭：

「輔仁是有一個缺點的，就是男女不同校，除了有時小姐們夾着書來向上一點兩點的功課外，你只好閉門止渴！」——他覺得梅湯太酸，把杯交還我的手中。我現在明白了乍入校時，看見輔仁生活討論會的壁報上，大寫着：男女同學合課後。的題目，則更覺驚異的道理，原來是解除那界線呼的表示；不怪在邀請美國使館的樂隊，演奏歌曲以歡迎新同學入校之夜，一位教授的講話裡有這「老年的同學會教給你怎樣走過女院河邊的小橋！」的語調了——

「老弟！他拉住了我的思緒——不過；若是想到求學的真義，這樣的事情，勿寧說是更免掉了擾亂精神的一層紗幕罷！老弟！輔仁好比一張已經由前人操好了草稿的圖畫，你要用智慧和努力來渲染他，在你自己有了體會和體驗，學

授也就增添些燦爛的華光了！——我非當感動地和他握手，他按着輔仁學生的常習，用英語和我道別。

所在——四隣——面目

「北海」的景色，恐怕美得在每一個遊覽過的人的心裡，都假貼地印着良好的影子罷！但若不是親身走過那五分鐘機關通過的關門，便只好望牆高牆，暗自嘆息了。輔仁的校舍却爲我們節省了多少走路時所要消毫的苦汁；因爲我們走上一段樓梯，靠近南面的窗子，便可以不用費力地看見壯麗的白塔，遊生的木叢，和不滿的煤山！這不僅是消解了休息的時間，也可以讓我們發抹一些時代的浮華思想，而不亞太委屈地去聽聽受的本國史。

我稱爲平民娛樂場的什刹海，在夏季裡，是再熱鬧不過的，如果沒有課，可以拿着遊覽團圍觀女院南西兩面的小河，聽着柳絮走到那裡去，坐在蔭涼的系欄裡，花兩毛錢，泡一壺香片。看書寫了，而在會飄過來一陣清香，引起了你更一嚐談處名物的心慾

由學校前的定阜大街，慢步地向西走去，在你將要發出疲乏的時分之前，你可以在右面看見一所幾平該老得就要倒亡的破廟。假如那天正好是三六九數的日子，你一定要吃驚那些不伴祀人憂天之想，而坦然基業在廟堂裡的人，這會這多的。但那不過是一個常例的講廟寺的廟會，在我們都看得太膩了。

又若上湖所謂男女兩院的界河，和親友們漫步；女人跨在水邊洗滌衣服的影子，可以不時地投到棋盤上。嗚！還有那滿了浮萍的水鏡，我們能看見被小魚攪動的釣絲，和落在浮萍上的蜻蜓呢！這樣的情景，真太美妙了，讓你不願不願

法說與中韓抑的憤懣，如果你要這意地高喊，請聽菜園裡，驢子拉動水車，給你作出的伴奏——叮叮的脆響！

輔仁的校舍，就在這棟動人的環境包圍之內，宏闊而幽雅，依循常人的習慣，若走出去遊逛，便一定要換上好的衣裳，所以輔仁就對着美麗的西區，在歐式的建築上，披了中國古制的褂子。更若相信混血兒的靈魂是雄健的話，則輔仁的大樓是具有引人的匠力的事情，也是不容人不承認的了。

輔仁的建築，最惹眼的要算綠色琉璃瓦的正門的樓頂，蔥花的拱門的邊線，和樓的角上，聳立着的箭樓似的角亭。假如留心比較每個窗窗的花樣，樞匠人設計的可思，一定要令你驚服了。

據說輔仁的禮堂，是被多少的建築家作着極偉大的目標；但我們除非在有事會的時候，是難得有仔細端詳的機會的，雖然：這事不出所以高貴之點。除了主要的教堂而外，還有資料學館——一階階級式的教堂，新館——一所白樓的禮堂，不過在走道前者時，供人發身影院的感覺，走道後者時，令人疑似在下茶館之外，對黑板繪圖畫約筆注的心情，是仍然不減於別處的。

在天井裡面，植着常綠的杉，柏，香樟的竹子。在夏天裡更覺一種幽雅的色彩，黃紫的紫子，隨風飄蕩着；給製宜廣她們的人，拋去了生硬從心裡的枯槁。

另外有一所花園，也是頗可愛的，但爲神文們所屬有；並不允許學生們輕易涉足，已是頗可恨的了。然而學生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憤恨，是遠不如對於女院的封禁來得有力的。因爲可以肆意遊蕩的日子，雖少有區校節，除此而外，就只好高唱。朱門酒肉臭，路有一錢一死骨。的調子，在幽靈變面之餘，便滋生出一種一掃有知悔悟天堂似的謔語：

「嗚呼！嗚呼！……女院便是紅樓夢裡所描寫的大觀園！很多痴情的人，都以為這種情願是不錯的，於是望穿朱漆門上的翠環，呆。地沈溺在幽思裡面了。」

輔仁教授者之險相，勉勵者的風采，勸察者的手法。

1：指導者的教師

輔仁的教師，黃髮垂髫的人，固然不少；但大部分還是和學生在一塊土地上生長的本國人士。在全體的「Faculty」裡面，有着中，德，美，荷，日等不同的人種（按人數多少爲順序），老，少，俊，醜，醜，醜不同的形色。老的花白了鬚髮，小的夾在學生堆裡，令人難認不用有能在大衆面前抹粉筆沫的實力。區別他們的國籍；在輔仁來說，雖着服裝是一定失敗的。不僅神父們，爲了要表示接近中國，穿上了黑長衫，布底鞋；其餘的歐洲人，也慈顧意免除紐花打結的麻煩，而來一試中國的輕裝，——反而有些極心西土的國人，却十足地洋化起來。

按性質來說：輔仁的教師們是分作白蠟義務，和月薪薪水兩種的。前者是公教的「Faculty」和「Society」，他們和他們吃教會提的飯，費力出汗乃是當然的。後者雖然也都秉着教育，爲學術的名義，但究竟不得不看想自己的飯盤！所有的教師，是分作下列的五等：教授，副教授，講師，教員，助教。至於二者中間的差別，不知是教學力，或是按苦勞的年月來作標準。不過：教授都有自己的「Office」，比較其餘的角色爲優越，爲舒適，倒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不過：綜合起來說，他們苦幹的精神，還是頗可佩服的，他們始終在埋首研究，而且不時地在審察雜誌上，發表嶄新的獲得。某一個晚上，還可以開個一個學術講演會，請他們之中的一位，痛快的傾述着應用腦力和心直的事實。教師和學生之間，便這樣地靠着學生的景仰，和教師豐富的學識而連繫起來。然而這種彼此之間的感情，是只好在心裡默存着罷了；真要開言語表示出來，是太不容易的。中國人的言語，因爲地域上的分離，說起來便很多不能融解的地方。而外國人，則非用另一種語言，是不能奏效的了。因此：英語的流通，在輔仁是除了北京話而外，是最普遍的。於是：鍍過金的中國教師們，索性拿英文本子備數，扯起洋腔來了。

2：爲勉勵學生的圖書館

由在頭上掛着「大圖書館」的扁額的木門進去，便面便可以看見一張釘在木牌上面的告示。知道不許說話之後，要靜情地從古銅似的館員身側，拿一片恰符你所攜帶的書冊的數目牌。然後選擇合己平意的座位，——儘手靈脚地走去，捻亮燈，儘開書本——不要作出任何的聲響，儘可



輔仁圖書館上層片爲輔仁正門。右爲女院圖書館

歡歡自己的呼吸

每一個到圖書館裡去的同學，都是這樣處處地行動着；我們不能討教這樣的規則，否則便要被館員取走了閱覽權。所以，即便你是走頭的學生，來到這裡，不過是等待上課的時間，也不儘量爲放縱一點兒的。因此圖書館，不當作我們的遊樂場。多少人爲了功免惰性的來襲，惡意地自動地受一受管束，收拾禮拜日後的心頭雜念。

容讓感感性的同學。除了星期日，假日以外；每天到夜裡九點半鐘，繼續聽講課的。於是任性的同學，便得到了靜靜的角落——絞榨腦汁去研究學識，或給情人寫信的機會場所了。館員們不會偷看的；而神聖地透過來的風絲，又能得你拭去熱汗，則圖書館之對於愛侶，又賜與了莫大的便利。所是輔仁的學生，都在愛護着圖書館。

對於一些有。蛀書蟲。別號的人，在輔仁又是有意識。得獎金嗎！。作爲獎勵的話們的。據說學期試驗，能得B等成績分的，便可以下納學費；因此不少抱着名利雙收的志願者，趁著清爽的空氣，不睡早睡，而儘着操場，苦研讀課本。圖書館裡，當然又可以看見他們在踴躍，細查數不清的書目了。

3：爲勸察的考試——訓育課

據某一個校中職員，引以爲自滿之語的，是每學期功課：都要查堂點名。事實上也是爲同學們所苦惱着。請假過三個鐘點，便需要到街上刻家長的數字來作個證明。不過：這樣事情，倒究竟有益於學生的效試的，多少不能認爲誤導引學生注意的講師們，都預先警告着，「不常聽講的，決對不能得好分數！」因而罰小一些

的學生們，都畏服於這獨立法之下。考試是在「期中」一期末「兩次」的。我試期前，如果有某一門功課預備得不熟習，可以設計託辭，請求日後補救，但門功課又不得不出五毛錢的補救費，窮人便只好嘆氣了。

同學年的成績，只少須得「應得學分」的過半，而成績分對學分的比例，又不得不成三比二的數。否則，便要受嚴懲或留級了。

除此：對可憐的「新人」更冷地進行一次所謂「個別試驗」的察驗。但這試驗是一回「語言文字」的測驗。因爲所有的科目只限於國文和英語日法等外國語。一年的學生，都戰戰兢兢。地等候着沖沙士的過渡。

輔仁學期的分枝

研究所：假如不是有幾個教師是由本校

的研究所畢業的話，幾乎牠的存在，便不爲人所相信了。原因正如整個大學生說來，在中學生的新學業，單憑眼力和聽覺，是決對辨認不出來的。又好像端詳一張

左爲男生宿舍樓閣非大樓



人頭難辨的照片，個人只知這自己生命的高貴，難見了自己，便不顧及別人也有自覺心的實事了。因此：本料的學生不計心研究所的分成文理兩科，倒也是毫不奇怪的。本料：回想起來在投效輔仁的當日，有時確是驚異着自己所以能在這系統裡選出一個專攻科學的決心。衷心的願往當然可以使人斷定前進的目標，但良機與注

一團難免於失敗的意想，也不能不說是令人猶豫的動因。也許便是優柔寡斷的表現罷？我是費了十分的力量，纔打定了主意，自己當然不願意担着鼻子，像被強迫着吃藥似地，去學這反己意的功課，但如一加放

慮於將來出世的問題，却又不敢不在經濟的情況下，發憤甘受一點委屈了。依循我的性格「文學院」中國文系的講義論典，史學系的攷古證今，西洋語文系的造作，多嘴饒舌，都是具有着強力的吸引力的，但

倒底因爲本來的基礎，不建立在這些區域之上，便惘然地走入了社會經濟系的大門。雖然：每逢走過「理學院」的化學系教

室門前，被一些藥品的氣味，鑽刺着鼻孔，還不免在夜裡作瘋手拿試驗管的幻夢。看見數理系的同學，搬着儀器，又會認了背誦公式的苦楚，而躍々欲試起來。同時生物系的割割青蛙，聽來也是頗動於心的。除此：記憶裡殘留着的中學教員的威

嚴，還有時隔地誘致着我。於是「教育學院」（含有教育系，哲學心理系，美術系）也成了我表白的對象。這樣：我差不多被浮動的心念給纏繞得發昏了，又熱心地盼望着能結識一位女院

家政系的小姐。因爲校裡沒有制服的規定，於是學生的衣服也成了讓愛經濟原始的紳士用以舉

例說明這人之間的區別的題材：「頭類除了在天氣冷起來的時候，披上樹葉，是沒有像你們這些多式樣的衣服作裝飾的。」有人說女院的小姐們，都具少奶奶的風采；若不是差在不肯直說的點上，倒不算是多

於女院的小姐，然而見了多好的西裝；在體中絨絨之餘，燙宜的成分，幾乎是很少的。若更是平常的藍布大褂，就反而重溫了自己對於「形體」的懶惰了。

在每學期交出一百元的正費之外，對其課的費用，輔仁的學生都不得不最先預算出來。原因校裡除非是女院，並沒有餐廳的設備。我們都需要費精力來找尋掛着飯

鍋子的所在。雖然許多牟利的。填鴨所。那鴿子般的地圍圍在學校的左右，但遠々地跑去餵飼的煩苦；誰也不願意甘受的。所

作的菜飯，眼見着被廚夫用着勿寧說是鳥鴉爪的手指，玩弄似地播弄着。但起眼不

下心來，拔腳逃到別處去，時間和精力二者的限制，使我們僅能在暗地裡批評着。儘可以填滿腸胃，而想不出辦法不

花高出於別處的煎錢。最近出現了一處爲富家公子單獨解開的

洋餐館，窮小子們固然也可以托庇取着

理髮室，熨氣等。這都是俱備的。在樓閣非大樓裡，住着一位美國神父和兩位德國神父，算是監督着我們的起居。除了星期六的晚上，大門在十點鐘就要關

閉的，因此平常看戲或是電影的同學，便須吩咐門房等候了。

學校裡刊行的「輔仁文苑」輔仁生活」等雜誌，是可以替嗜好文學者解悶和舒散

懷抱的。戲迷可以參加「國劇研究社」，以

音樂家自許的，有加入「輔仁管絃樂」交

響樂社」的機會。攝影家有「攝影學會」在

徵募你的傑作。運動家又是被允許着經

課餘

其他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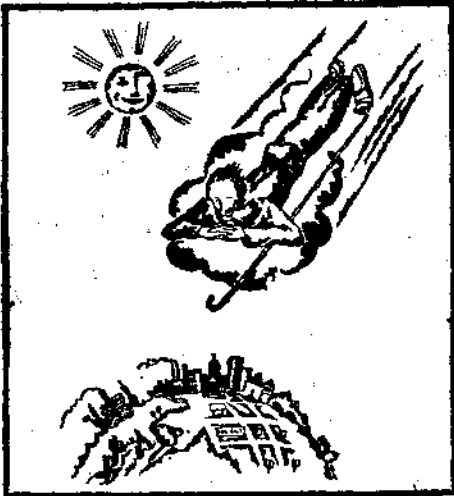
關於男女分校之區缺點，國文教員們想

海外連續漫畫介紹 天使由里兒畫傳

寫在前面——我們介紹這套充滿諷刺的、有趣味的連續漫畫，主要的動機，便是因為他繪畫得好，每幅的線條佈置，都是經過縝密計劃後而動筆；把故事中每個人種種個性的表現發揮得極清楚，這不祇給繪畫漫畫的同志一個絕大的參考，同時又可把賞鑑者帶進更深一層的認識。故事是述說一個落後的天使爲了增長知識來遊地球，不期然的落在美國西部，而使他得到不幸的遭遇……直到他在地球得到人類的擁護和被打回天國止。連續看來有些像電影卡通故事，而含義是把美國人的性質以及社會情形，巧妙的暴露無遺。全篇共七十八幅，每次我們刊載六幅，固然是稍長一些，但願讀者靜心的領略着，作爲調劑文字的枯燥。本篇畫者爲 Frank Barsman 故事執筆爲 M. P. Pale 關於這二人的履歷是不甚詳細，非常可惜也是十分抱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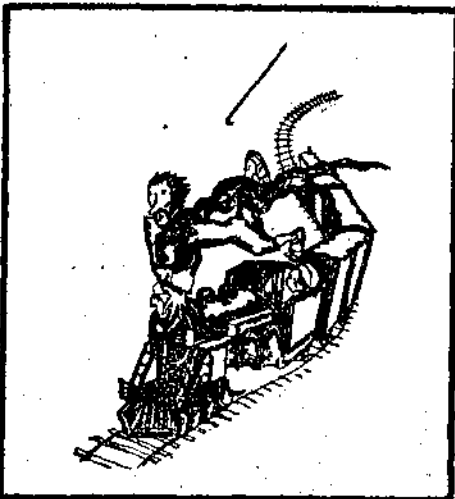
① 由里兒一個老天的最後後的天使長。



② 他決定飛向地球去了，在離天和地極近的時候，那地球轉回看他那最高的部份恰巧是美國的中部。



③ 由于無人談理和自立的苦悶，于是他便去請求上帝允許他出外遊歷以解苦悶。



④ 在他脫離苦悶的期間，落在一輛慢行的火車頭上了。



⑤ 既蒙上帝允許，他便帶着一塊快樂的心步出了天門，他忽然發覺……由上天在加州和俄州以來，地球便大改變了嗎？



⑥ 火車在小站停下來的時候，因爲看不過之客的服務，便和面談許許多人驚異。

日本文學指南

池寬著
以菊齋譯

第一文學是什麼?

一、人生指南

社會日漸複雜，因之而社會文化日漸趨微細，花樣繁多。試看福特製造汽車的過程：有些工匠，整天就只在機械的某一部分按釘子；又有些工匠只在油。那怕不明白汽車是怎樣製造的，工人也可以幹他的活。學生們在大學裏學了經濟學，法律學等等深奧的理論或學說，一旦走進社會，或者被派在銀行的前櫃點鈔票，或者被派在公司記賬本；那些辛苦學來的理論和學說，都一無用處；這是現時的實情。要是這樣，即使不在大學畢業，只消會寫記或算帳就可以幹的了。社會分化，職業成為分工的，而被限在局部的狹隘分野；如是則人們對於社會以至人生的視野便縮小，而造出認識不足的殘廢人。再說分化作用激烈起來，科學主義，機械主義為世所崇，則雖有製造機械，經營公司的才幹，而對於人生的認識以至理解卻等於零的人，或者對於人的心理的動向毫不在乎的人就加多了。成了技術或技能而無能主義，人世益發的殘廢人填滿。

一如上述，社會複雜起來，人的心理以至對人的關係，一天比一天複雜起來，而獲得關於社會，關於人生，關於人的知識或認識的方法，卻又極不方面而且困難起來了。然而，在文藝的世界則描寫着一切的人生。描寫着一切的人生和社會，並不限於現代；所以依據文藝研究人生，乃是最近正確最簡單的方法。人們的生活，正如

是不會明白真實的人生，同時又不明白道地的文學的。

二、坦白的心理

誰也不以為文學是只為文學者而存在的。古今中外的傑作，都為世上形形色色的人所讀，所愛而留傳到現在。志於文學而棄垂名竹帛的人恐怕是短不了的，事實卻未必就隨心所願留在歷史上。那麼，是誰把坦丁或莎士比亞留於今日呢？那不過是

小引

本書題曰「日本文學指南」，原書是三十二冊本約三六〇頁，雖只是一部小書，內容卻是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不愧為一部簡明扼要的日本文學入門書——本國及日本文學。現在先將本書分七章：第一章是「文學是什麼？」，內分十三項所談的可以說是文藝類型的「文學」；第二章是「作家」；第三章是「必讀之書」，內分三節：第一節「自古代至明治時代」，介紹日本時代的著名與大家作家；第二節「明治維新以後至現代」，介紹明治新文學產生以後至現代的名著與大家作家；第三章「外國文學」，介紹歐美各國自古至今的文學及其名著與大家作家；第四章是「日本文學的歷史」，簡述從神代到現代日本文學的演進與現狀；第五章是「文壇與學界」，介紹日本文學界與學界之關係；第六章是「小說的分類」，自體話、傳記、敘事詩起，從內容方面將小說分為十類，分別加以說明；第七章是「小說的形式」，自形式方面將小說分為十種，說明各異的體裁，並指出作法之要點；第八章是「劇曲」，說明劇曲與小說的關係，以及劇曲的體裁與作法之要點；第九章是「詩」，介紹自古代至三百年來日本詩歌之變遷，以供對日本文學之參考；第十章是「雜文」，介紹自古代至三百年來日本雜文之變遷，以供對日本文學之參考；第十一章是「兒童文學」，介紹自古代至三百年來日本兒童文學之變遷，以供對日本文學之參考；第十二章是「翻譯文學」，介紹自古代至三百年來日本翻譯文學之變遷，以供對日本文學之參考；第十三章是「其他」，介紹自古代至三百年來日本其他文學之變遷，以供對日本文學之參考。

民國三十年五月八日於北京

上面所說變成非常的狹隘，可是一種步入文藝的世界，則任何人生都透迤托出，所以能够知道人生的真面目。我以為一個人要是研究文藝，自己的人生行路自然就明白起來。如其拿所謂文學的看法或感法，

一個時代傳到一個時代，且乎一切階級，人們為其作品的魔力所吸引而讀而已。讀者連續不斷，結果那作品就留到後世。作者也許傾注心血寫着，讀者卻是不負責任，是冷酷的。然而古今的傑作，唯其

使不負責而又冷酷的讀者五體投地，所以留到現在。自鳴自捧的小說或不子人以感動的小說之類，無論寫多少也只是白寫。再說讀者，無須乎謝的「作家怎樣地歎苦心的寫」或「怎樣地心血的寫」這一類的事情而予以同情或加以揣摩。只一味地隨心所欲，不負責，冷酷就可以。唯一要緊的，是非存坦白之心不可。此事無論常欣賞文學或當創作文學之時，都是極關緊要的。任你怎樣把雜誌或報上的學藝欄讀得爛熟，而後精通於文壇的情形，文學也還是摸不清的。非變成一種心境，虛心地朝對面正而衝去，坦懷地觀照物象不可。所謂居心坦白，一見似乎是平淡無奇，事實卻不是隨便做得到的工夫。尤其是在生活上歷盡艱辛的人，總是守護自己，使自已免於為人世間的異常的壓力所壓倒，不然就勉盡其力，藉使自己去橫行直撞，如是也許可以養成對於社會的抵抗力，可是大有流於偏見之虞。不适合自己的口胃的事象，他就不睬了。

對於是以學的事物，他卻連一睬都不睬。如是坦白的心便喪失無遺了。

基特說「人的理智似乎喜好迷入謬誤圈中基於一切。雖然照例用着反語說着，事實上人生活在複雜的社會，在五花八門的環境生長下去，則坦白的心不知不覺之間就迷入謬誤圈中而成了偏見的俘虜。」

只要具有坦白的眼光，任你怎樣冷峻地欣賞藝術作品，那也毫不妨礙。

直捷痛快地說，所謂冷峻的眼光，指的便是不挾成見。人而懷偏見，則不僅是藝術，對於人生一切無從理解，也無法去創造。

來訪半月記

（六月一日）開張學堂開辦國民學校七十
六名（三日）北京西城國民學校校長周本俊一
氏外百五十八名（六日）開張學堂開辦國民學
學校（校務）錢木三天外四十五名（九日）
滿洲林業株式會社社長日滿鐵道理事外二十五
名（十日）滿洲國警務廳副廳長日滿鐵道理事
團團長高橋林氏外二十一名

本社主辦海軍講座談話會

(下) 上海作戰的新形勢 太平洋方面

美國海軍空軍部

狂奔於「戰備」的美國

商船亦陸續地加以武裝

對日壓迫乃援英援蔣的一助

美國加緊強化戰備

當於地中海大西洋掀起着激烈的戰雲之時際，在太平洋方面由於美國的採取加緊大擴充軍備，與戰備的促進等措置，日美間正刻々地醞釀着緊迫的空氣，太平洋的波瀾，將應加呈示着高潮的形勢起來了。美國是在作怎樣地準備，將出現怎樣地作戰呢？此問題才是我們所應該加以關心的一個最重大的事情了。

從來美國的海軍政策，在對於充實其作戰背景的海軍軍備之一層，未必有統一之致，是難免有步調不整齊的現象，但這都是因為計畫與預算，兩方完全成爲別個的原故。於是若把此次所計畫的以一九四七年完成的目標，而所從事的一九五〇年之甚大建艦計畫，與舊計畫是到失敗的運命，不久就要變成泡影，是不足爲憂的那種淺薄的見解，那變或許就要被人攻擊指爲這對於國防太無關心的見解了。

在最近的將來，對於目下所從事的整備此兩洋艦隊的美備之大建艦計畫，就要看其實現出來的一事，是應看做已無可疑的事實。然而顯露在增進這海軍軍備的裏面，在表面不大顯明的地方，是有存在我們應十分警戒的戰備之促進的一事。

戰備一云者，其目的是在戰爭開始前，其期間內，所迫近之必須完成之準備而言，原來軍備的充實，是比較之含有過及漸將來的計畫之部份爲多，可是以此反之，戰備的促進，是在於事變臨至緊迫，必須要急遽地實現才行的。一個切實之要求，這一點是應該加以留意才好。此戰備或將隨於軍備的擴充，或將與此而進，或參入在其中而進行的。去年九月所採用的資料整備方針，可謂是在對於當前的戰

爭準備，銳意地促進其現實化。除了整備必需物資的貯藏，或戰艦的人員修理，彈藥，炸彈的戰時定數搭載，及增備高角砲之外，把歷年來的舊式驅逐艦潛水艇，全部加以整備使其就航，而且買收

商船一 改裝爲特設戰艦者也有達至七十萬噸二百隻的巨大數目。又對小型船舶的徵用，亦已達至一百隻。人員方面前年八月不過才有十萬人者，今年已增員至二倍二十餘萬人，且在非常時的場合，海軍尚可充員至定員三十萬人，海兵團六萬人。造船所方面的勞動時間之延長，一星期可從四十八小時延至七十二小時。徵此種之整備情形看來，便知美國是以怎樣的費夜兼行而從事於戰備的完成之一般了。

其他自二月上旬就實施艦隊編制的戰時化，與作戰指揮的一元化，這對於當前的戰爭準備，是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又如登用對日主張強硬而聞名的麥克阿瑟大將任爲美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把海軍的人士不加以重用的一事來看，美國是在作怎樣的意圖也就可以顯露得來了。此外又如以夏威夷爲中心，集結着約近八成的太平洋艦隊之主力，以及以菲律賓爲根據地，陸續地加以增強祖國海軍，再加緊地從事於強化夏威夷島的防備，以及充實阿拉斯加，阿留地安群島方面的軍事根據地等，莫不在說意地籌謀其準備，對於增加遠東方面的壓力，也正是不可餘力地幹起

來，這是顯然不能隱蔽的事實。此類若把這些措置看爲是在從事於對英援助，而把對於太平洋的關心與措置。

忽略一而不顧，或者把其看做弱化了者，那是未免太過於早計了。不但如此，美國對日本的態勢，可謂是在顯示着從明天起亦可以採取實行交通遮斷的形勢，這確是可謂對我們施諸危險而極的措置呢。

太平洋基地的配備情形

其次來對於美國最近在遠東及夏威夷方面所配備的兵力之情形，來加以觀察一下則大體如下：

菲律賓方面 菲律賓爲美國的一所有力的根據地，有整備着要塞及嚴重的防備施設，其備用作成前進基地的砲台者，此爲世人所周知的事實。

海軍兵力常備軍正規兵士民軍合共有二個師團約二萬人，預備軍約十一萬人。陸軍是說是在半年後，可以達至現在的二倍約一千架。海軍兵力有巡洋艦三隻，驅逐艦約十五隻，潛水艇約二十隻，水上飛機母艦五隻，飛行艇三十架，飛行機二百五十架，值傳說目下正在大事增強中。

夏威夷方面 夏威夷爲太平洋戰最嚴重的根據地，自數年來就再三地加以強化。現在太平洋艦隊的大部份，都是常駐於此。軍中飛行機，就有配備着一百架以上，顯示着虎視眈眈之勢，完成着十二分的準備。常駐的陸軍兵力，戰艦八隻，巡洋艦二十隻，航空母艦二隻，驅逐艦約六十隻，潛水艇約二十隻，幾乎將美海軍的精銳全部集結於此地，是在以這個夏威夷作爲中心，不斷地加以

猛烈一的訓練。關於關島 (Guam) 對其防備之強化，直至去年爲止總是被否決

談話者

- | | |
|-------------|------------|
| 海軍少將 伊藤 豐三 | 海軍中佐 藤田 五郎 |
| 海軍大佐 平出 英夫 | 海軍中佐 白木 重 |
| 海軍大佐 坂山 五郎 | 海軍中佐 川添 判男 |
| 海軍大佐 三浦 明 | 海軍中佐 青木 武 |
| 海軍中佐 山田 茂雄 | 海軍中佐 大塚 隆 |
| 海軍少佐 金子 啟太郎 | 海軍少佐 富永 謙吉 |
| | 海軍少佐 田中 勇 |
| | (本社方面) |
| | 編輯主任 高石真五郎 |
| | 編輯 上野 實 |
| | 其他 |

者，但一到了今年，則連一個反對者都沒有，以滿場一致通過了達五百萬美元的防備預算，做此事實也可以做個暗示，美國的對日動向的一個個例，且可知作或太平洋戰上的戰略要點，美國是在怎樣地重視此島之一般了。

此外北日阿拉斯加 (Alaska)，阿留地安 (Aleutian) 南十字特威島 (中途島) (Midway I.) 約翰斯敦島 (Johnston I.) [E] 爾德島 (Palmyra I.) 查克島 (Wake I.) 培克島 (Baker I.) 等，把太平洋上諸島嶼，盡收為作航空基地或潛水艦基地，說實地加以整備之外，在一朝有事之際，為陣與英、澳、荷實施協同作戰起見，可經過這些基地出於比較的安全的太平洋方面，是計實利用自夏威夷至新加坡的所謂海軍基地的連續，而且傳說現已有開始進行其準備，此項計畫若實現之時，為傳作或中斷基地起見，英領的西太平洋諸島也可利用者固勿論，連亞斯比，達爾文 (Darwin) 等自然可以利用者，此當然可以想得到的。此項計畫由於美、英、荷軍事合作的對日包圍態勢，已漸次變遷起來的證據，對此問題的趨勢，是應有加以深



進 軍 島 威 夏

基的考慮之必要。此外自中國事變勃發以來，與援海政策併行，強化其對日本經濟壓迫等情形，都是應視為對日戰備上所不能輕視的。

美國在太平洋的布陣

主眼點在於根據地

太平洋作戰與大西洋作戰的差異

在此次的歐洲戰，值得稱為海戰者有十二次，且都是屬於偶然發生的遭遇戰，或船艦護送中的襲擊戰，通商破壞並其妨害的種種種類，能認爲大規模的海戰，尤其是決戰的那種大海戰者，未曾有過一次。尤其在大西洋所演進者，自當首推前年威在蒙特維的亞 (Montevideo) 洋上的英艦三隻對德艦格拉夫·斯波號 (Graf Speer) 的海戰以及在冰島 (Iceland) 海面上的英國航空母艦勇敵德及假裝巡洋艦數隻之對德艦高連艦沙輪和斯特 (Gambier Bay)，格奈則斯 (Gneisenau) 號的決戰等。

兩場一爲主要。猛烈可觀的海戰，則前未演過一次。在大西洋將東將作出怎樣的決戰呢？的這個問題，由於美國參戰的要素，當然會被提議地非常大的問題出來。但是近來在美國成爲問題的要害或乎？或護送乎？的議論，遂被決定採取護送的這個時期才是具有美國參戰的意義。此後的大西洋作戰，其通商破壞戰及對比的防禦戰，是可預期將展開相當可觀的場

圖 示 平 洋 太 的 國 美



一個一現實。在德國的意向，是欲從各方面來壓迫日本，使日本無從伸出手足，是認爲此種措置，才是對英援助的一個最有力的方法了。

面。不過德國的海軍，還處在建設的途上，德國的海軍既還未完成，則此海戰未必能展開出真正的大海戰，尤其美國的海軍，會與這樣弱勢的德海軍爲對手一，將其根幹的部隊開出到大西洋而來者，是絕對想像不到的，是故，會在大西洋展開大決戰者，也是當然所想不到。

今日美國在大西洋是怎樣地感需要多數的艦艇者，這誰都容易可想像出來的。可是美國依然把佔八成以上的艦艇存留在太平洋方面不過擴張這微弱的艦隊的事實，可謂是可供作美國是怎樣地重視着日本海軍的一證了。在德國來說，也是不得不把此一點，予以相當地評價的。今後此歐洲戰若再繼續幾年下去，則而戰的形態或許就要變得非常的惡劣的吧，但是若想像到現在所作戰的場面起來，則恐怕依然脫不出游擊戰的形態以外，且要捲入於非企圖的作戰的那種程度者也是很稀少的吧。

以此相反，在太平洋的場合，則有可觀爲在遠在崎星伯仲之間的艦隊戰鬥之可能



島 島 海 軍 兵 命

性。然而這也並非不能想像到自開戰的同時，就會展開出來。是預先展開游擊戰，乃至通商破壞戰之後，才會臨至大規模的決戰，由其勝敗，來作決定制海權的歸屬。此一點與大西洋的戰局的趨向有很大的差異，其真正的意義，是在求爭取制海權的一點爲其特徵了。因此兩軍必須要擇得適當的根據地者，是相當有意味的問題。尤其是根據地在怎樣的距離可獲得呢？其根據地的補給能力，可達至怎樣的程度呢？本國對其根據地的兵站線，要怎樣的來確保呢？等把以上的諸問題合併考慮起來時，則在大海戰之前，對其各個的妨害，或者爲強化在其間所從事之補給力起見，是應努力於動員全體的總國力。其根據地與本國的距離一的問題，將成爲集中世界的觀聽之問題了。

在海戰時敵軍的存在與否的問題，與不明確的場合，對於海戰的展開是會波及着很大的影響，這一點在廣袤及五千哩的太平洋作戰上，雖有航空機發達如如今日的地步，也是會成爲還有相當的困難問題的吧！從此根據地至戰場之途中，會發生奇襲部隊的登陸，而且潛水艦

及驅逐艦、飛機等的奇襲部隊之活躍。由此所促成的到達決戰場之部隊之兵力差池，及由於其距離與中途所受的脅威之差池所引起之戰力之參差，這些問題又可在決戰勝敗上波及莫大的影響者，為當然的事。把這些問題引導於最

有利一 的方面者，就能够獲得站在容易取勝的態勢，這是當然的事。

目下美國的輿論所說出的集團讓渡的準備已告完成的話，或者已有準備隨時可將其艦隊進出於世界的全部海洋上，說着相當明確的語句，向國民呼籲者，其用意可以說是在於使輿論方面早日跟隨於政府所企圖的目標上之一點，政府雖似極力裝



新 加 坡 東 海 岸 路

據說現在只是使事於暗成，現則多參照的種種態度，可是其真意之目的，是在以實行進取之準備讓渡。使實際上能够再進一步有利之援助而國的一點者，當可想得。因爲美國這民主國的名義之關係上，不能全然無視輿論只是把此誘致於使其感受參戰由新不勝的方面之印象而已。

據說若把美國的輿論研究所調查的材料取來作參考，在今年三月調查國民的意見之結果，對於以派遣海軍去歐洲援助英國之可否之問題，贊成者爲百分之七十七，反對者爲百分之二十。

空軍一者佔百分之二十四，贊成派遣海軍去援助者爲百分之二十七。可是在

四月的調查，對於以體體的出兵力援助英國之可否問題贊成者達至百分之四十一。又對於若按照現在放置則英國將遭毀滅的前提條件之下，可否派遣兵力去援助之一層，贊成者達至百分之七十一，對此且有詳細着政府強力地表示援助之意向時，則立即可達至百分之九十二的記事。美國現在所企圖者是什麼呢？於此大體就可以洞察出來了。

海軍部長諾克斯氏曾說過日、德、意三國的海軍力合計爲一百八十五萬噸，美國的海軍力爲一百三十五萬噸，故在美國國防上來說是處在極危險的地位。這句話對於當然要加算在內的英國海軍，這一噸也不

計算一 在內者，其意當然是在表明如果現在英國若遭滅亡，則美國將瀕於極危險的狀態之意思。於此其武器貸與法的提案的理由，以及關於實施此法案的熱意，一切才能够認爲有包括在內，因此這個武器貸與法的有效期限，由於史塔克氏的提案將其艦隊提高至三百五十萬噸的一九四六年同一日期的一點，若加以考慮起來，則其意圖是什麼呢？可謂已顯示前報明瞭了。在其苦言實現時，誰要出來作什麼事呢？這一層可謂讀者們來想像就是了。

現在所說的話，是不能不消耗巨大的犧牲。美出於此已瀕於滅亡的英國了。其結果已迫進至命令德國國家也所不辦的地步者，事屬極其明顯。由此，日、德、意

同盟一 的鼓動，是在於何時呢？此問題對於日本國民是會予以直接的影響的，現在所謂後方的一句話者，已成過去的話了。軍人傾手於武裝的這一層部論，從美國直接方之國策的部論，現在已作成不執武器的第二種部論了。今後的戰爭，既無武力戰，則此事實極其明白，浮現於國民的頭上者，就是將來的戰爭之態度的吧。

閉一會 詞

美日關係將上原：今天在講位非常忙碌的時候，能够愛重時間，光臨於這個會議，真是不勝感戴，同時能够拜聆內容豐富的談話材料，真是不勝欣喜的，那麼今天的會議，就此告完散會吧。(完)

散 文 之 卷

第 三 次 本 刊 特 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 | 青 | 沙 | 藍 | 穆 | 蕭 | 董 | 雷 | 功 | 蕭 | 靳 | 羅 | 野 | 冉 | 朱 | 李 | 果 | 李 | 陶 | 韓 | 未 |
| 揚 | 野 | 林 | 荷 | 華 | 髯 | 繒 | 力 | 遜 | 菱 | 丙 | 足 | 翁 | 崑 | 亨 | 燁 | 夫 | 倩 | 曠 | 明 | |
| ：皓 | ：寒 | ：生 | ：漁 | ：春 | ：雨 | ：晴 | ：風 | ：憤 | ：藍 | ：沙 | ：笑 | ：槐 | ：野 | ：野 | ：斷 | ：率 | ：更 | ：江 | ：第 | |
| 月 | 夜 | 命 | 船 | 之 | 後 | 天 | 雪 | 野 | 野 | 夢 | 笑 | 的 | 的 | 野 | 片 | 夫 | 夫 | 的 | 三 | |
| 的 | 抄 | 的 | 船 | 之 | 後 | 的 | 之 | 野 | 野 | 夢 | 笑 | 的 | 的 | 野 | 片 | 夫 | 夫 | 的 | 次 | |
| 誘 | 抄 | 點 | 船 | 之 | 後 | 風 | 夜 | 野 | 野 | 夢 | 笑 | 的 | 的 | 野 | 片 | 夫 | 夫 | 的 | 訪 | |
| 惑 | 抄 | 滴 | 船 | 之 | 後 | 風 | 夜 | 野 | 野 | 夢 | 笑 | 的 | 的 | 野 | 片 | 夫 | 夫 | 的 | 問 | |

下 期 預 告

華 文 大 報 日 報 編 輯 處

其實是有啊，
 雖是摸索不磨而已！
 唯其如此，
 我們纔能繼續這艱難的跋涉。
 看啊，天上又出現第一顆星。

招魂

正欲重溫化蝶的故事，
 忽然，千層嶺外
 一聲熟悉的呼喚：
 一信。

「你該記得小塘對岸的一團白楊，
 這是我家祖塋，
 明年今日，楊葉黃時，
 尋我於此！」

「從前有……」
 是每個故事的開端，
 同時也是每個故事的終結；
 「從前我有一位朋友……」
 一副憔悴的面容，
 酒過我的記憶。

有一葉滿載的葦舟，
 於自己的海上乘風；
 它禁不起一點淚水，
 你看——
 它果然沈沒了。

閨婦怨

野石榴的香味吹入池邊蜘蛛的巢裏，
 探莓人紫衫映着騰脂的雲天。
 靜聽溪谷淺流的悠揚，
 而無意的拾起一片飄落的花瓣。
 在萎縮的藍色上描出她昨夜的夢，
 夢見遠行人黃昏裏顛頭揚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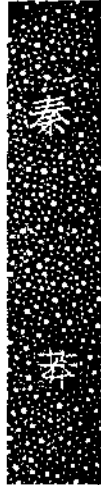
葡萄的粒子熟時，
 紫色晶珠似繫在駝頭的命串。
 人也隨心情灑到沙漠裏，
 想那駝駝的腳步遙遠。
 為何那般的匆忙？
 歸來嗎？晚霞罩了鄰家騰起的煙。
 北國寒冷，噓氣會不結冰在笛孔？
 還吹舊時的調子嗎？紺青霧遮斷果樹園。
 你也夢見過家鄉？
 如不會，可是夢又都落在哪邊？

葬

黃昏，血染着西天的雲霞，
 我握着一支憔悴的金銀，
 在掘坑掘一個狹小的墓窟，
 畢竟有誰講起超渡的經文，
 我需我自己埋葬我的過去了。

不奢望有窟堂皇的建築，
 豪華的裝飾，和
 耶穌的十字架，古老的碑文，
 只能容下這驅殺的角落，
 容許墓草盤旋，野蘭先居，
 那該也是理想的墓地了。

我將用理智當燭酒，
 毒殺自己的奢望和企圖吧，
 該拾起罪惡的白骨，
 和過去的足跡，
 一併葬在這黃昏的墓地吧！！
 燃起幾張海紙方箔，
 祈禱下第一步澄澈地新生吧！
 靈魂會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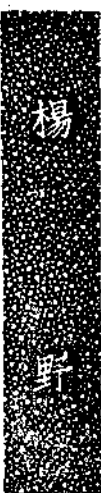


暮途是向何處歇脚？
 飛倦了的鳥鴉尚且知還！
 人從夢的網裏被驚覺，
 晚風吹薄衣袖，送來一些清寒。
 回去吧，孩子也許哭醒了，
 拋下一隻落葉和一聲輕輕的唱歎。
 留在身後的還有無限靜寂的田野，
 夜的灰色吞沒了那片郊原。
 四〇·二一，一五。天津

一支悲壯的祭文——
 過去被我埋葬了。

白雲

你是在編織着一個豪華的夢嗎？
 抑是在追逐着一個永恒的憂感，
 如果是爲了
 數着——層架灰色的倦影，
 那爾酒在我的髮絲上吧？！



夜車

夜車的燈，
 把搭旅者的影子
 描在野荒；
 任沈睡人吻着路草，
 和草上的寒霜，
 還有太白金星的小亮，
 騰草製成的燈光，

你別徘徊在蒼昊的角落了，
 那裡是沒有青春的悲哀的，
 最好，你踏在秋葉的肩峰上，
 你該聽見了，
 會是你想聽見的一支調，
 怨我吧！我只有這一息的生命了。

只有這一雲，
 你該是最偉大呢！！
 不然，你該當心着
 蒙古沙漠的天風，
 它會吮去你所有的熱情，
 縱然你有着一棵大理石的心髓，
 那該是遇到氫氣焰的鋼鐵呢！
 誰叫你又拖起輕快地步伐，
 跑到那遼遠地天邊，
 你不要太相信這
 宇宙裡所有的一切一切吧！
 那只是一幅——
 陰險和陰險的構圖。

看，那邊捲起了彤雲，
 該是你滅亡的時期了。

前座少女的面影，
 面影該有的草香。
 隨後再衝着
 那舞過紅葉的冷風，
 馳向前方，
 在幽兵般的曠野裏，
 曳出一片鋼鐵的聲響。
 想尋根流星的髮絲，

我拉開了車窗；
秋季午夜的清夢，
瀟瀟地灑入我的胸膛。
我知道落葉不會哀怨，
枯草不會低泣，
我猜出秋聲是鬼的磨語，
或許是夜風的歌唱！
是你怨我們太喧嘩嗎？
抑或向過路人傾述哀傷？
我噙着口哨，擦着睡眼，
送給你：
送你再歸夢鄉！

昏暈裏——
我忽然惘悵
人生就和乘夜車一樣！
車箱是狹小的世界，
這暗野是玄大的穹蒼，
夢想是道上的影，
使人歡笑的
僅有窗外的風光。
幾小時也相等着百年，
虛夢原無關乎短長！
捉不着一點
逝去的情和景，
也劃不出
一條驚人的痕；
車在你擱住的站驛停了，
家徽着這平庸的死亡！

情詩

像一匹放浪的雄獅，
渴慕一架彩色的牢籠；
踏着顏色與聲音，
我跑進你的夢裏去。
你用哭與笑擾着我睡，
在夢中我也笑了。

偉大的愛情呵！
偉大的偶像與鎖鍊呵！
「貪婪的人有禍了」嗎？
我想吮吸你的血與脂肪呢！
你呀，你像藍色花；
你的癡癡讓我憂鬱了！
假如愛情厭倦了呢？

雨聲

靜靜的夜，
是誰在窗外幽泣？
——這樣哀涼！
無數晶瑩淚珠，
隨着微風的嘆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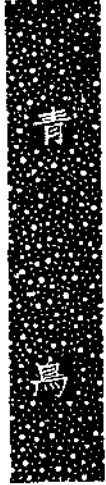


假如愛情改變了呢？
我為我的智慧顛倒了！
你不信孩語的真理嗎？
孩子：你的臉臉了！
莫非你的眼睛要落雨嗎？
讓我吻乾你的熱淚吧！
且珍惜我們此刻的沈醉！

三個犯人

我看見三個犯人，凶狠地——
但他們的腳和手都被鐵枷鎖着，
而且，有一群武裝的警士隨着，
像洋人手中牽着的狗一樣。

在他們走過大街時，
後面跟着無數的閑人。
他們是去赴刑，預備交出生命，
而那家多的傍觀者，
却心胸泰然地，
相同在看一齣平凡的把戲。



灑上了窗紙。
簫滴伴奏着顛倒的蟋蟀聲，
交織成惆悵的行進曲，
一縷淡愁——
拋進了寂寞的深淵。
十，十二，夜，雨聲淅淅中

流落

這三個犯人也許是爲了生而犯罪，
也許是狂妄的人一時掀起了惡念，
模糊的害了人，模糊的得到肥己，
但也是模糊的走入了死之門。

一個車箱中載着飢餓的一群，
黃色的頭髮彎彎曲曲，
深陷的碧眼灼灼有神，
一個個都是焦黑的面皮。
大斯拉夫祖上遺留的後裔，
往日裏也會是皇族，王孫，

旅人

並不是他們對祖上的遺產不經心，
而是大時代的變化的怒潮把他們沖盡。
別了祖國，別了故鄉，
像被放逐的野狗四方流散，
飢寒中使他們忘了一切的留戀，
更不顧什麼是恥辱與難堪。
流落的亡命者在異國中，
聽到了祖國已經是顆亮星，
這消息給他們帶來了惆悵，
他們無力再做漠北長征的夢。

滿天白霧，炊烟般的迷濛，
你，旅人，請提起你的燈籠，
仔細地踏穩着脚步，
照一照哪一條是該走的路。
請不要埋怨這條路是怎樣的長，
會走盡的，除了猶豫和徬徨。
一步步地走，像駱駝之在沙漠，
到盡頭，你，旅人，會有新的開拓。

你依然迷戀着舊時的幻夢，
你依然摩撫着往日的刺痛，
請相信人類絕不是沒有同情，
不過暫時的被利慾燻壞了心。
這裏的紅燈綠酒和桃花面，
哪一樣值得你永久的留戀，
何況金錢的享樂和物質的陶醉，
總不過是犯罪的一個準備。
記住，前進吧，你，旅人，
不是爲自己是爲了人羣。
去尋找光明究竟在何處，
再回來指點我們一條正路。

新時之卷 ④

滿天的白雲吹烟般迷濛，
你，旅人，請提起你的燈籠，
仔細地踏穩腳步，

照一照哪一條是該走的路。

(四〇，十二，鐘作，於英連)

獨 歸

黃昏里
廟門切斷了
老和尚
沉寢衰弱的草鞋聲
走下石階
向長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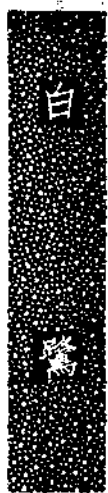


換一口呼氣
拍去身上佛堂里的灰塵
烏鴉們都睡去了
此時 惟白塔
熱戀着初三月
同西風送晚鐘
陪隨獨歸人

離開了馬來亞的

海岸線

「康德羅莎」的水手，旋着巨大的鐵輪，
尖銳的鐵錘從海中浮起，掛在船邊。
海水在船底滾着雪白的浪花，
船身緩緩地，離開了馬來亞的海岸線。
憂鬱的馬來亞，殖民地的繁華都市呵！
你使我留戀，但你又使我嫌厭，
你的一切，鐵的交響，角與絃，
都蒙上了一片綠色的哀愁！
你已失了往昔繁榮的詩輝。
那埋藏的火山呵！總將帶來你未來崩毀！
憂鬱的馬來亞，遙遠的雪蘭莪呵！
你使我嫌厭，但你又使我留戀，



那裏留下美麗的人兒，
她的純潔心，候我還歸，
但是，我是天空的白雲，飄渺無定，
誰也料不到，我們何時再見？
我飄向茫茫的海洋；南國的薰風，
將吹盡我藍滿面上的異國煙烟。
北邊，天空瀟瀟的紅霞一朵，
那兒是，鮮豔的故國雲天！
雖然，那裏未必是我留戀的樂土，
但，那邊真理的狂潮正澎湃地向前。
留在憂鬱之國的女神呵！
我望你停止拳拳已往的祈求，
異國的煙烟已使我沈悶，
我要向熱狂的北國飄流！

四十，十一月，改作，上海

宿夢之前

夢未醒，
有人敲門——
兵！兵！
「起來吧！
原上又有羊羣了！」
揉一揉，
一陣驚疑！
籬笆外，
有走向太陽的
昨夜的旅人。
一個，兩個……
鏗鏘々！鏗鏘々……
尾後，
留下一串鈴音！



我的歌

我的歌，
猶如瘋狂匠人手裏的赤鐵！
經千百次錘鍊
雄洪的聲韻也不會消滅！
宛如雨空爆發的雷鳴，
荒原的烽火！
永恆的奔放着！ 叫喊着。
雖然人間是睡去，
山海也有百年的寂寞！
似大海捲起飛嘶的濤聲！
去淹滅。鯨體的血口！
去淘汰天宇的陰晦。
又如大壑的風聲啊！——

瘖啞的行人

叫醒了枯木，叫醒了宿草！——
復生在美麗的春天！
(雖然我的歌是唱在冬天！)
我的歌，
經千百次錘鍊！
也消滅不了他自由的鋼韻，
如雷火之奔騰！
永遠在天地中間嗚咽！
長年的跋涉者呵！
夢一樣地，
偶爾，兩隻疲倦的眼睛，
高睨在長空，
寂寞的咀角，
也會流出一聲傷心的嗚嘆！
(春風秋雨，逝去多少了！)
瘖啞地，
猶如落葉追逐着西風！
柴門的風聲，
再會落掉一滴心語嗎？——
「去吧！一切都等待你去嚐試呢！」——
而今如西風捲落炊煙
渺遙的去了！
背着破綻的行囊，
沒有語句呵！
堅毅的，
抵拒着廣漠的風砂！
(午夜黃昏也一度休息嗎？)
經過那——

新詩之卷 ⑤

失色的朱門！
 讓容的荒城！
 也聽到了呵，
 哪大海的韻律！
 潮水淹滅漁人的悲酸！
 一切，這一切！——
 震動他沈默久了的心絃！
 (能再放下行囊聽聽一刻嗎?)
 孤獨的跋涉者呵！
 蒼啞地，
 聽砂風捲起山海的籲語吧！

哈爾濱行

風聲是我的歌曲，
 荒野是我的家！
 我在冰冷裡生長，
 我在風雪中飄盪！
 火車笛又一聲怪唱，
 我懷著至上的欣愉，
 踏上了鐵製的搖籃！

我們相遇在人叢。
 鐵一般的神力握住了血手！
 風雪中我們相互的蒼啞了喉嚨。
 有至上的靈魂哪！
 這樣的戀愛都是超尤！
 我們的胸膛是凍結的松江，
 冰層的深底激動着亂騰的血浪！
 人叢中漂流着傲笑的言語，
 噬獸的四隻眼睛睜睜着東方。
 朋友，你不要哭吧！
 我們的酸心誰來瞭解？
 我有一句贈語——
 「山海中鍛鍊着飛馳的腳踵！」

雪夜

一舞々，白雪撒向這
 宿眠了的古城！
 皎々的
 風吹着電桿鳴！
 何時？於電桿脚下
 又插上夜行者的足跡。
 這冷落的古城！
 失眠的旅人，
 睜大了乾酷的眼睛！
 雪之塵透露了深更！
 聽窗外的風曲吧，
 孤舍空冷！
 (火柴盒子也在酥甜了！)
 眼睛，凝睇着昏燈！
 窗外殘亂了！
 誰知道？
 這雪壓的古城有旅人
 不眠的苦痛！
 兩情通紅！
 心企滑——

失題

昏燈幽巷，
 輪影繼續着征程，
 (寺鐘響過了墓野，
 把旅人將送到那兒去?)
 馬蹄踏碎了懷鄉者的戀情，
 月牙掛上柳樹梢，
 大地更深染夜色了。
 家書只捎來一片溫情，

星子的希冀

「古城何時天明？」
 瑣亂地，一舞々之雪
 又墜下了風之天空！
 旅人心——
 常在幻想着天上的
 閃耀的星顆。
 (因麼，暗夜十分永久了！)
 黑色裡，
 洶湧着赤葉的歌！
 旅舍默坐，
 一個心情，
 再來想一下星子吧！
 (沙漠上哪有過燈火！)
 這是子夜！
 遼空飛着北地雪，
 清醒吧！星子已給雪花掩滅！
 展開地，只是一片沙漠！
 你該在太陽睡着的時候，
 負着雪舞走去了。

我們一齊走

箱篋里檢視起隔年的襖袍，
 不敢重讀當年的信箋，
 (人憔悴得如風塵中的斷葉)
 看流星殞落了天頭，
 讓季節走進去蕭瑟吧！
 把友誼告一段結束，
 於今已完整了我們的愛情，

你如落葉，我是秋風，
 你命運該以我為轉舵了。

你知道平凡容易，
 (偉大底確是難啊！)
 對於生，我幾次叩真理之扉，
 也告訴過你——好好活著。
 說起人生如夢？是謎？
 (其實我並不歸依於宿命論)

假如人可造幸福，
 我為你，我為大眾，獻出我自己。
 要這僅是預約呢！
 你也僅是我一個將來伴侶，
 聽四野風吼，星斗依舊，
 我的詩，能是我的心聲嗎？

倘真理尚在人間，那就是你自己，
 (你幾次說生存的乏味。)
 時代風雨不吝的狂襲，
 信念把人類聰明了。

在人間，歷史的歲月，
 我曾將敵作友，認賊為父，
 (慣於生存的把戲。)

蝸牛的烙印，我邁上了二十個階梯。
 誰是驕子？誰是丐兒？
 誰不習戀於溫柔的塔尖？
 永劫靠近了真理，
 為真理就犧牲了自己吧！

燈昏，紙盡，
 我羞縮於偉大的青年人的血魂，
 我縮想前行不斷的荆棘，
 我們一齊走！我們一齊走！

西

章

通用

一個死難的難友

咱們沒有怨泣，
綠水是苦悶心情的蕩漾，
你微蹙下眉梢，
把黑藍色的眼眸張開，
咱們緊握住手，
你說——

「時代翻出了多量的摺疊，
日子埋下潛深處的淚，
沸騰的血，
要滋潤着受難者底心！」

在一個明媚的下午，
濤浪跳着藍綠一色的浪潮，
你搖着巾兒，
又圍住雙手高喊着：
「再會！」

你微笑着，
雲郵船載走了你健壯的身影。

「這裡我透破了社會的虛偽，
那是黑漆漆的一團，
這裡的淚眼着枯黃的葉滴落，
這裡是丘八爺們行獵的地區。」

「我並不在同他們工作，
我只單是替他們駁下窮困者的衣裳！
我底難友呵！

爾時刻站立在浪潮的海邊，
遙望着隔水茫茫的鄉市，
那是晴黑的大地呢！」
是一個輕雨的夜晚，
我捧緊你的信，

我珍貴着你的心情流淚了！

又一次的來信——

「他們說我是陣綫上的絆腳石，
是救亡隊裡的好偽，
接着警告的是：
要備着黃赤色的泥潭，
把自己活生生的埋掉！

「他們又說我是條叛逆的腿，
是退化了的腦袋，
他們還移個冰山樣疊在我底身上，
立意要撲熄那正義和平的火焰！

「周圍安置上亡命的槍彈，
痛苦却深地把我刮疼，
我用淡藍色的筆寫出：
死不過結束了肉體，
航艙的工作却賣掉了我的靈魂！」

多久就不會再有過信息，
漫長的長日，
我在憧憬着你姍秀的字，
忽然妖雲送來了死訊——
「暗黑的陋室裡失了蹤，
受刺刀戳破了肚皮，
躺在頂丘野的矮小的叢林里！」

多麼重的打擊啊！
這簡直是沒有人性的事實，
而可又那麼迫真呵！

親愛的難友！
爲了分輕大眾所受的殘暴，
爲了更切合於活的意志，
你靜悄悄地犧牲了！
我不會流出單純兒女情態的感情，

我不願有個污辱你英偉的精神的憑弔，
你的話是對的：
「死不過結束了肉體，
航艙的工作却賣掉了神經的靈魂！」

親愛的難友！
這是光榮的死呵！
這殘忍的一幕，

彷徨

我想撞破生活的平庸，
更想去追尋那渺茫的理想，
可是，一聲暴言使我吃驚：
「你是被人們公認的軟弱的羔羊！」
啊！我彷徨——
彷徨在無有青草的廣場。

矛盾的心緒

雖然願意把自己埋藏在深沈的黑色裡，
當我極端的苦悶時，卻會穿上鮮紅的衣

笑

笑，在愁苦踐踏
的臉子上強橫的溜
誰要你這樣

默

行

許多人要留下冷酷的記憶！
當爭取黎曙的時代，
咱們和運的前衛却失掉了這第一員先鋒。
可是呵！
咱們却深刻地默記着：
時間爛掉了你寶貴的肉體，
却永不會虧蝕你的英爽的靈魂！
一九四一·四·鼓浪嶼

裝，用強烈的色素，刺激我苦悶的心緒！
雖然是深刻的尊敬着一個人，卻無端反
也懼怕着那個人！
雖然時時咒詛着我所厭惡的人，嘗想用
竭全力使它改悔！
雖然在苦悶得心欲碎裂時，嘴角卻也拉
出驚人的狂笑！

雖然懼怕着夜裡的狂風，也想孤立在黑
暗的角落裡，求它吹散我一切的苦樂，愛
憎，使我變成一個麻木的生活者！
雖然想時時前進，可是當我遇到途上的
荆棘而招來煩惱時，卻也想做一個退後的
安於現實者！

生活抓破了羞耻
永遠的鬼混了

熱戀着暗
鍍金的人生
也會葬埋年月日的腳下

渠們

灰色天張羅幕的幕帷，渠們默黃昏悄々走來，手指撥動賦々的廢煤堆，仔細地，辨認生命之化石。

希窮鑄鎖着疲倦的眼睛，風雨已冷落渠們的朱色夢，沒有智慧的笛音爲渠們引路，不懂酒着交流之古昔的變宴。

不爲明日的思案而憂鬱，命運予渠們以原始的喜悅，紫色繭繭爲誰開放美麗呢？渠們讓視方今世紀的影像了。

偶然睹到煤焦層中七色的花紋，削黃的臉子罩起輕淺的笑意；很祖宗那遺傳三尺鋒刃，欲做五百年前某地騎士的風度呢。

夜深沈沈吠無謂的驚詫，有人將窗子啓開又關閉了，還不歸去嗎？許貪看紅樓里文士伴讀的燈影！

雪朝

游魂樣雪花作婆娑之舞，給灰天幾許蒼老的容顏，颯道上有人丟失，幾隻鮮明的腳踪，又讓後人將脚尖翹起了，黃包車流星般駛去。

陳

散走各自不同的憶記：

（可曾有人願戀於這雪朝的故事呢！）青色炊煙劃過荒地，沒有墓碑與名字的墳丘，一撮白土填滿年代的殘缺；山谷間的田隱益見荒蕪，死掉了文士與牧者的足跡。野孩子爲何還擎着火把，

何許人

家鄉之戀 九章

深夜

自家獨伴燈火
設想振回古銅色的記憶
誰知却深鎖在心臟底下

當煙帶兒縮短生命在牆角里
想起我曾有箇
爲風塵磨削而殘缺的故事

正月里

我爲了童年的疑惑
跑到你們家里去
妳坐在窗前
我問
龍王的三公主倒底嫁給誰啦
妳說：
嫁給張生了唄！

明亮地，在山巒徘徊？

哦！我記起了！
許是尋找一蓬枯草，
欲迎十一月風而焚燒；
是等待一幢石扉突然開啓，
膜拜轟响的巨靈之偶像；
抑是偶然地來此憑吊？

你感到寂寞和冷落嗎？
你說不，你說：
你聽歡喜讀下，
駝鈴響了東，
沈軍的蹄印該不遠了，
光明的日子該不遠了。

三
那塵妳嫁給誰呢？
我隱刺着妳心之苗
妳臉上比海棠花香紅

我摘過一朵野玫瑰、
替妳插在鬢旁
妳呢還得
像春空里一隻小蝴蝶
我偏說是剛生新角的驢鹿
妳擁開了笑泉
這笑泉一直流入我的心房

四
我愛憎着一根油亮的辮子
緣因我總覺那辮子的力量
彷彿是條烏蛇
每見面嗅得我全身懶洋洋
我有時假恨的捉住了辮子
無意的
撞在妳那處女纖微的胸部

妳臉上
立刻紅潤得像春天的晚霞
可是却一顰沒響
果若有三天我不見這條烏蛇
找個狂得幾乎要投河

五
一天我倆徜徉在牧場上
南風在拂現着柔髮
分明是啓示着這青春之力
妳懷着片濃刺的春情
倚在我的身旁
我爲了這誘惑的激動
終於我不能自束的
捧起妳那羊脂般的臉
當我接到一股熱力的時候
草原上
在蘊漲和流燙着肉肉香味

六
月亮地里
我挽着妳的手
漫步在田園路上
星光流散在妳唇邊
妳眸子閃着水晶石般的光彩
妳親切的問我：
你是哥々還是弟々
我說：
是哥々
妳偏執意說我是小弟々
爲甚麼？
妳說：
我願意你叫我一聲姐々

七
妳晨起浣衣在河畔
驚起一群野鷺
我輕々向妳說：
妹々妳嫁給我吧？

妳嬌媚的向我擠了擠眼
兩人的影子
搖晃在水皮上

八

冬天我回來
編說：
妳已有了婆家啦
我急急的忙跑去問妳
當我第一次看見妳流淚
淚珠碎濺像鳳仙花籽

但那花籽
明天不會開出嬌媚的鳳仙花

九

翌年的春天
聽說
妳隨着丈夫到南方去
我整日望着那遶灣的江水
落日嘯！
你告訴我那曾愛過我的姑娘吧？
有人企望着妳是在黑土家鄉里

雨夜的記憶

推開漆黑的門扇，
夜風捲着十一月的雨滴。
燈下，你張着火熱的脖子，
彷彿在向我心裏傾注着一種非物質的液體。

你替我拿過來傘柄，
「小心點吧！苦寒夜風的侵襲，
況且，況且你孤弱的孩子，
怎麼得趕十一月天的冷雨？」
我拂却你的好意跑開了，
一路上我做着懦弱的噁泣；
爲什麼我沒有呢？這一點——
向愛着自己的人答覆一句的勇氣？
稀疎的，寂寞的，雨打在夜裡的古城，
我姑記着那漆黑的門扇傍，
愛我的人佇立而嘆息着。

十一月，古城

生命的咀咒

今天才只是十月初七，
在這裡還沒有到探險期；
（你明白嗎？探險期是十月二十七）
你，衰弱的人也將就點兒吧！
不能費一銀煤——即便凍死了我，
還是凍死了生瘡病的你。

你生在這塊地上，宿命安排了你的吃苦，
除掉了「犧牲」，「供獻」，再沒有那微幸的
享福。
你的生命是握在別人的掌心呀！是那樣不
稱罕的被人蹂躪着呀！
你有病你就死吧！誰讓你祇生了兩隻手和
兩隻足！
還能說什麼虐待了我和你？
爲了傍人就得先「提供」了自己。
你有哀有怨，去訴給七殿閻君吧！
這裡的法條磨訂下：咱們還有那自由的快
樂的日子！

十月，慶陽之夜

霜降的日子

今天是霜降的日子，
樹葉也隨着風兒奏着曲！
黯淡色的陰天，
只點着天空的鋪面。
前幾日吟寒的心曲，
早揮在心門裡。
爲了流浪吃苦的耐痛，
但，我怎能怨天地！
都說霜降的日子，
是乞丐呼寒的前奏！
想有錢者的心絃，
未必不吁冷慄之語！
呵！九月霜降後的織衣日，
又給小姐們不少的忙意！

雜詩

1
掘起紅藕的根，
保護這幾株媚人的種子。
蕭蕭的秋陽，
我對着太空微笑了！
未了結的人生，
仍有它來日的希望。
紅藕鮮豔的花瓣，

暗巷的黃昏

把日子的短促——
都拼給心上人利用！
暗巷的黃昏
在夕陽的早離中；
襲來了將夜的風聲，
到處敲着不過問的門扉。
變香的秋風，
將街巷的沙塵；
都揚在人家的面上，
不停的玩着撲面旋風舞。
眼簾裡的一切，
都抹成朦朧的影子。
但，幾株老幹的樹身，
也在黃昏裡染成暗淡色。
四〇，十月終於秋初微涼。

2
將能眩耀賞者的雙睛呢！
頭腦眩暈，
找不到苦口的良藥，
口裏吟着：
古哲的箴言，
不覺清醒了！
是什麼時候呢？
吹來了一陣涼風！

陳離裏——
雨聲？風聲？……
深縮了我的雙肩。
挺立的幾株草花，
也終於萎凋了！
激昂之心，
誰是我底慰安呢？

生的回憶

是在什麼年月？
社會上有了我！
查小生命的寄托。
到現在人們都說：
「你是成年人了！」
幼年的光陰，
逝去如梭，
儘自追憶着，
看見許多童兒，
聯想到自己童年的生活。
是偉大的天真？
是卑鄙的頑皮？
還不記得什麼！
鏡裏的容顏，
自己辨不出確實底假真。
但是額紋——
我哀悼這如水波底額紋！
當然不是兒童，
消蝕了稚氣；
失掉了天真的靈魂！
娶妻？生子？
明瞭性生活的單純。
不堪回憶，
真是不堪回憶——
度過了不被人注意的，
二十二載底光陰。

若說敘述我個人的歷史，
也許沒有什麼可歌可泣，
年代的齒輪，
我不忍，
拋掉了被軋碎的遺跡。
殘浪片片，
我又將從何敘起？
默而息乎？
又恐辜負了——
美麗的詩題！
是在什麼年月？
訓育束縛我，
遊玩的自由。
儼然如一匹野馬，
被鎖在荒丘。
我無嫌怨，
亦無猜恨，
度過了書生的盡頭。
雖然夢是香甜的，
習是遠人的，
依稀底情景，
撇過雙眸！
是在什麼年月？
踏上征人的旅途！
爲了金錢的驅使，
搗起生命的利鋤。
投進社會裏一個小泡沫，
有沒有利害的影響？
依舊模糊。
秋冬春夏，雪月風花，
被我點上了塵污。
是在什麼年月？
又寫愛着藝術的生活！
人生的行程，
客子的寂寞！
藝術能陶醉心靈——

這偉大詩人的幻想呵！
吟味着威士忌的甘甜，
來擊滅生途的坎坷！
是在什麼年月？
我拋棄了宗教的信仰。
自己便是天神，
何必向虛無膜拜，
磕頭壓響？
無賴亦無賴，
只憑着良心，
日進無疆！
人是在嘲笑我：
「不會色莊，
不會裝模作樣！」
到現在：
我也許會哭，
也許會笑！
哭裏含着生之熱誠，
笑中藏着生的哀悼！

誕日與鷄之命運

隣家偷了三隻鷄，
日日的裝在籠子裏。
主人時常的，
走到那籠子傍；
品評她們，
羽衣色彩的美麗。
鷄歡喜了，歡喜的
喔々的叫啼。
主人揣着什麼心意呢？
微笑着的走過去。

噩

疋

一頁一頁的日曆，
隨着——一頁一頁的日記消逝了，
我這回憶的腦波，
不自主的色然心焦！
是在什麼年月？
我將同腐草，
一樣不被人注意的消滅！
即使引起了人的同情，
也隔離不了必然的哀歎！
是在什麼年月？
我不復繼續着，
生的回憶。
這片刻的回憶，
是否能終了我長長的詩題？
筆也鈍了，
幽靈似在勸着我，
止住了筆。
「生的回憶」「生的回憶」，
使我心悸而懷疑！

今天說是主人，慶祝
他的誕日。
主人特意走到籠子傍，
品評她們肥瘦的身體。
鷄歡喜了，喜歡的
喔々的叫啼。
主人微笑的走回，
跟着廚夫把她們領了去。

話

• 平常人告訴給孩子的。
我是平常人，

變說着孩子的話；

因爲是我

具備一棵孩子的心。

注意孩子的性情。

孩子在我的心目中；

超越過了，

我繁心的愛人。

孩子便是，我的；

第二代之化身，

將來留傳的精神。

後日活動的話，

永久生存着的心。

孩子，我們

相共着靈魂。

怎忍心隱瞞了實踐，

不告訴呢？

但，顧念着哪？

說給孩子聽的方法。

孩子能够了解嗎？

關於我的話？

因爲着孩子，還是

柔柳絲般的纖細。

用孩子話訴說吧！

把我見到的，

這屋子吃苦的心理；

孩子也該嚐試呀。

「孩子讓我告訴你：

你的生命！你那

最喜歡的，

翠羽的嬌鸞。

在今天的黎明

已是不飛不叫的，

餓死在竹籬中。

你平時最愛

騎的棕色木馬。

給爸爸的手，

在作早飯的時候；

砍成了木料，

充了煮飲的火柴。

啊，那美麗的糖人哪；

媽々冲上了開水，

款待了，

遠路的來客；

禮當作午餐。

等到了黃昏

薄暮的時光，

你的爸爸，

你的媽々。

含着泪水的眼睛，

屋中的空氣，

相對的不出聲息。

你明白嗎？

這是一副什麼情景？

你還餓，鬧，叫。

這是天的氣壓。

才開始降低的哪。」

我這平常人，

說完了孩子話。

孩子哪！

唯有呆々的凝眸，

可憐的樣兒；

懷念着往昔的過去。

醉

醉真的人生是真實的。

因爲他不會裝着假臉哄着那可憐的孩子

酒之焰驅走了

后天的邪癖。

在這時才看出那天生之力

動流淚

在人世捲着熱風。

沈寂

· 裏面動靜，給一個朋友。

你的一生，是沈寂；

沈寂在低垂頭顱的

冥思幻意中。希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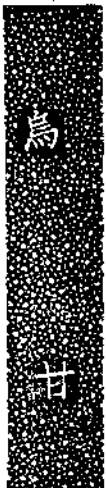
哪！黑暗來填滿空虛。

脚步縲繞了，人生的齒輪。

等待着，鏽生鏽

永恒的！混過自己木人的

型。在行動中消滅了靈魂。



急雨前

十月了

怕再聽不見響亮的雷鳴

——那雄渾的呼喊

雨將至

黑雲緊板着

一張苦臉

狂風攪亂了落葉堆

失眠者憑窗佇立

是尋找丟在夢里的記憶？

還是愁急雨漏進來

濕透霉臭的破棉被

隔壁有寡婦低泣

也許夢寐里，她正和死去的丈夫私語

失眠者扯破被蒙了頭

想躲避，驚人的急雨和

伴隨着鏽粉，葬掉

褪了色的殘生。

沈寂！又另裝在一個

人的頭顱中。在生殖。在延續

又要伸到那裏去？

才停手呢？

死去的朋友

你會答覆不？

(我可憐了這世紀。)

讓我焚了吧？

這詩稿，不願意來紀念你！

因爲你此刻

是真的沈寂，沈寂。

擾人的哭泣

想

無眠夜

風砂貼窗紙耳語

鬼崇地

細述繁瑣的故事

月亮早死去

星子也丟失了魂魄

秋蟬鳴樹葉敗，響

更柝帶過來

千古的荒唐夢

胸積如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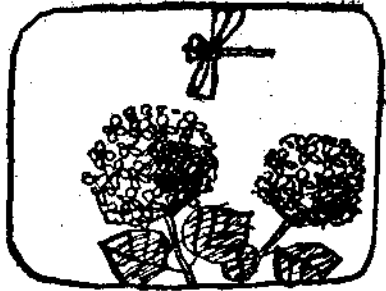
想哭，想狂叫

想駕一葉扁舟

駛過罪惡的人頭頂

乘長風直入海底

乘長風直入海底



世界文
化消息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美國流行小說之新趨勢



本刊以此第六十五號，已進入了第七卷第一期。

其這機會，改變了許多地帶上的體裁。我們同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企圖改革內容，發行策略。諸君幸留意，繼續愛護。

▼當編輯本刊時，恰巧際會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先生訪日的盛舉。遂以本期做爲「歡迎汪主席訪日」的附錄。汪主席的訪日，是日本文學界，最所歡迎的；其意義的重大，無庸贅言。關於訪日的盛舉，隨着本刊記者所採錄的「汪主席訪日的盛舉」一文，就可以明瞭。

▼近編首屆應本刊之稿，特別爲「歡迎汪主席」的玉稿。此外又接獲了汪主席駐日大使，本多駐華大使的所感。此等稿是我同人深引爲榮幸的。

▼當這時候，高木隆郎氏的「中日國交與國際國民政府的友誼」是最高尚最良的稿。高木氏是著名的中國研究家；其關於強化國民政府的積極地立論，中日兩國人士皆可傾聽。

▼大編總少將的「中日事變與歐洲大戰」一文，也是難得各位不能動聽的軍事論文。大編少將是著名的軍事評論家，上次曾遊歷中國，親歷現狀；向其所敘述的中日事變的將來與歐洲大戰的動向，是當汪主席的訪日，大家能研究的題目吧。

▼吳任事應有親交的山田純三郎氏的「汪精衛與中國革命」一文，可謂爲「汪先生的公的生涯」；而由陸軍省編的陳慶雲氏的「汪主席的家與生活」一文，可謂爲「汪先生的私的生活」。讀者若一併讀之，當有深切的興趣。

▼以上這附錄中的主要論調。此外，本刊無難在舊刊上，或新報上，都登載了汪主席訪日的許多照片。此等照片，都是最新最速的消息。這在本刊獨能發揮的特長，而爲其他雜誌所不能企及的。這一點是我們同人可以自誇的。

▼本卷第二頁的「日本主義」是介紹日本現代的補充生產的情況，打聽在本卷中連載。

▼自本期起，應在卷頭附載「我稿的主張」一欄。

其目的是把世界上半個月間發生的重要事件，加以論說與批評，以備認識時局的動向。

▼本期所刊載的第二次特輯「新時之卷」，作家全部達十九名，作品已有四十六篇之多。這都是從廣大防各地新進作家的傑作，足顯大防時期的興隆。這是我同人所引爲欣悅的。希望讀者諸君，已能應付的藉地應付之名著「日本文學指南」因張我軍教授(筆名以翰)的演說稿，由本刊刊載了第一次。我同人相信能博得讀者各位的好評。

▼「我們的大學校」擬由本期起，開始發表。本稿件是依次介紹：華北，華中，華南，滿洲國各方面的情況。不但學生們，也是各界文化人必讀的好文字，而且希望每日學生臨給好作品。

▼下次特輯，係「散文之卷」。如孫生地小兒文三十一篇，已能推其在編輯者的桌子上。這也可相信可以勵諸位讀者的期待。

汪注(六月二十日)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寫字樓上于自三天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總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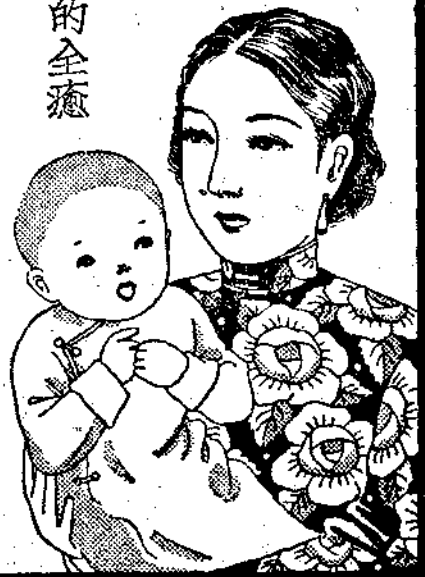
東京市神田區有樂町二丁目一

總發行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總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全年	日本、中	三圓九十錢
	外國	三圓九十錢
半年	日本、中	一圓九十五錢
	外國	一圓九十五錢
三個月	日本、中	六十錢
	外國	六十錢
每月	日本、中	二十二錢
	外國	三十六錢

月經不調
四肢長冷
不妊症
夫婦失諧
於自宅秘密的全癒



現在在日本最有名的新發明
的婦人病治療藥是新製美神丸。本藥就是專門醫亦推獎的優効藥，所以恰如在家常常聘名醫一樣使女性安心。重症慢性的婦人病亦在自宅輕便的內密裡全癒了。本藥是新發明，所以與專門醫的治療可奏同樣的効果，一服接連有効七晝夜，愛用者是能以美麗與健康，對小姐能惠給良緣，對太太能授給可愛子寶，使夫婦圓滿。請立即愛用吧。

本藥主効
白帶下 赤帶下
內膜炎 子宮下熱
崩後血 卵巢炎
月經不調 四肢長冷
久婚不育 經之房味
及其他所有婦科病症
價藥
三週份 一元一角
五週份 二元八角
十週份 三元五角
備有說明書函索即寄

新製美神丸
獲痊者最多的婦科聖藥
大正十一年八月五日開始
本館(總發行所)大阪五七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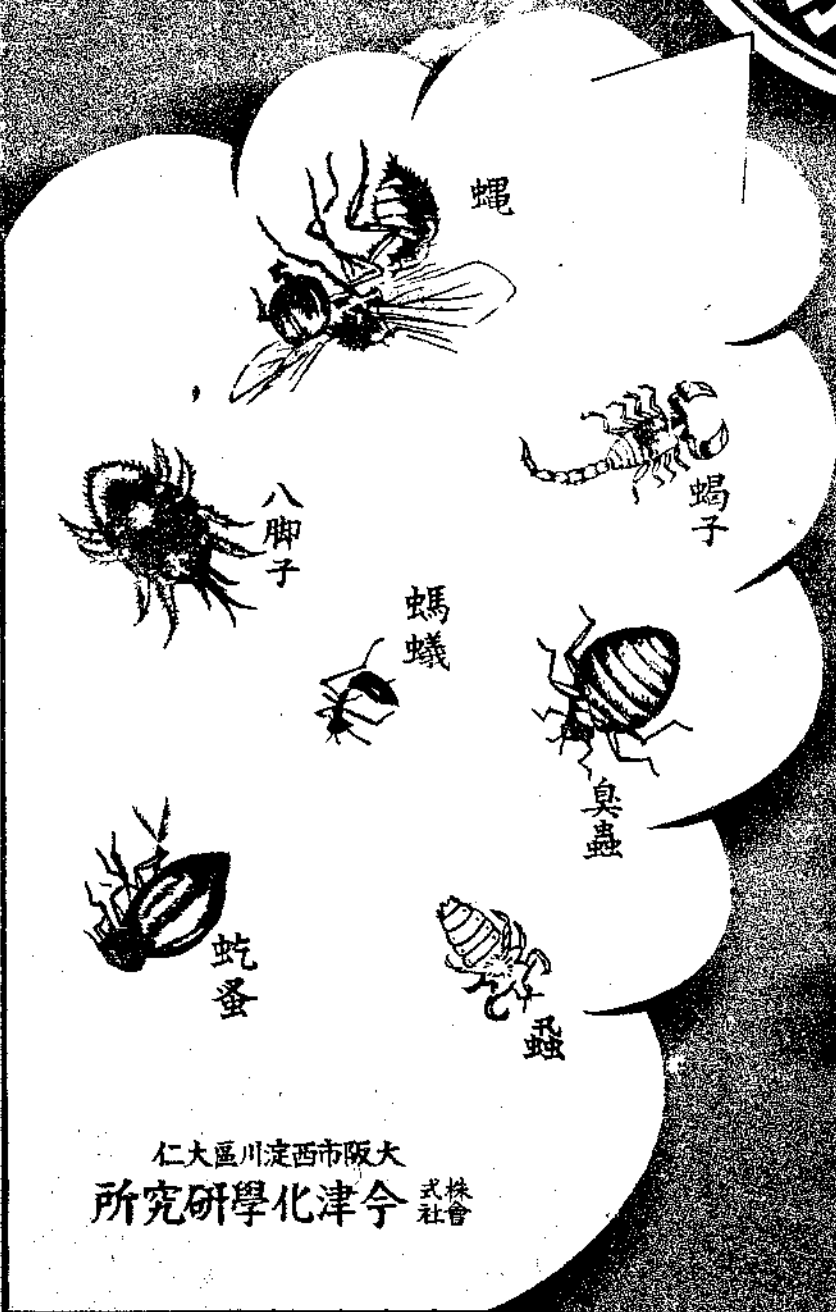
免費奉贈
請將本藥名錄詳閱於
明信片上寄向總發行所
當即奉送
新製美神丸 一星期份
婦人病之調理根治法
一冊
及其他實物即不取分
文請即寄名錄取良機
難得幸勿失之



今津殺虫粉其味極香，且對人畜絕對無害。然施之於蠅蚊、蚤虱、臭蟲、螞蟥、油蟲、八脚子等，其殺除作用，儼若毒瓦斯之威力。立時全滅無遺。其効如神。牛馬、豬羊、貓犬、鷄鴨等體上，雖免寄生害蟲，如虱蟻、八脚子、疥癬、針虱、疥蟲等。過此粉立時消滅。故於家畜發育上有益多矣。乳牛、乳羊去其害蟲，則乳量日漸增加。鷄鴨產卵亦然。

宜滿足
今津殺虫粉

家家必需此一罐！



大坂市西淀川區大仁
今津化學研究所 株式會社

阿買巴 赤痢一般腸患特效藥

鹽野牌

好梅親

效力超常 品質

每裝10片 100片



大 阪 日 新 報 社 發 行 所
東 京 日 新 報 社 發 行 所
大 阪 日 新 報 社 發 行 所
東 京 日 新 報 社 發 行 所



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三種郵便物
和十六年七月一日發行(每月一回日十五日發行)

華文大阪每日

第...六十五號

定價十錢(送料一錢)

發行所 大阪市北區...
編輯人兼印刷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賣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每日新聞社